

朝鲜是一个整体

2 026 6374 1

朝鲜是一个整体

(国际友人谈朝鲜的统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
图书馆

朝鲜·外国文出版社·平壤

1979





外国朋友们参观板门店，高呼阻挠朝鲜统一的美帝国主义从南朝鲜滚出去。





在日本。



在瑞典。

世界各国人民举行示威，支持朝鲜人民争取祖国的统一的斗争。



在索马里。



在西德。





美国底特律市民
举行示威高呼美
军撤出南朝鲜。



丹麦哥本哈根的市民举行示威，要求美帝国主义撤出南朝鲜，支持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

西柏林市民举行示威，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南朝鲜当局的新战争挑衅活动。





印度德里青年联盟的示威者们高举要求美军撤出南朝鲜的标语牌朝着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行进。



日本各界人士进行示威斗争，高呼“美帝国主义从南朝鲜缩回魔爪！”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活动。



美国纽约市民举行示威，高呼“美国
防部和华尔街从南朝鲜缩回魔爪!”





斯德哥尔摩市民在南朝鲜驻瑞典大使
馆前举行示威，要求美军撤出南朝鲜。

G0641/19

出 版 说 明

几千年来，朝鲜人民作为一个民族，在一个领土上生活过来的，但是由于外来势力，三十多年来遭受着民族分裂的痛苦。

击退外来势力的干涉，统一被分裂的祖国，是朝鲜人民的一致愿望，是刻不容缓的民族最高的任务。

为了自主地统一祖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直做了真诚的努力。但是，由于美国当权者和南朝鲜当局策划制造"两个朝鲜"，进行新战争挑衅阴谋活动，朝鲜还没有得到统一。

今天，世界进步人民都认为朝鲜的统一问题，必须按照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阐明的统一祖国三大原则和五大方针得到实现，并完全支持和坚决声援朝鲜人民争取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的正义斗争。

近年来，外国朋友们支持朝鲜人民争取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的正义斗争，发表了许多文章和演说。本社现将其中的一部分译成中文出版。

目　　录

金日成主席是统一国家的中心、
　全体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秘鲁全国作家艺术工作者协会委员长　博士
　　阿尔伯特·塔奥路·迪·比诺 …………（1）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统一祖国政策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　寺泽　一 …………（11）

朝鲜人民应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
　　法国参议院议员　阿尔·奎伊奥…………（30）

朝鲜人民的热切愿望
　　丹麦作家、记者　阿纳·赫尔路乌·皮特逊…………（32）

朝日鲜明的国家遭受的痛苦
　　法国《人道报》对外政策局长
　　伊弗·毛路·费尔南…………（41）

阻挠朝鲜和平统一的驻韩美军
日本国际问题评论家　梶谷善久…………（51）

美军驻扎南朝鲜是实现朝鲜统一的基本障碍
法国参议院议员　阿吾布里…………（63）

美帝国主义要从朝鲜缩回手
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
克利斯特安·列米·利沙尔…………（68）

美国不要策划永久分裂朝鲜
在美国的"主体思想研究小组"主席、《前卫报》行政副主编
法联西斯·比尔…………（74）

朝鲜是一个整体，"两个朝鲜"论是骗子手的诡辩
日本"金日成主席著作研究会全国联络会议"事务局副局长
花轮不二男…………（81）

朝鲜民族是单一民族
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斯特伊那尔·斯特基尼…………（101）

南北朝鲜的现状和统一问题
日本政治理论杂志《世界》编辑局长
安江良介…………（104）

朝鲜的统一和国际法
日本明治大学教授　宫崎繁树…………（145）

有关侵略朝鲜的联合国决议
体系和日美安全条约体制
日本评论家　藤岛宇内…………（167）

社会主义力量和不结盟力量必须
团结起来积极支援朝鲜的统一
马耳他《马耳他消息报》主编　乔·贝尔拉…………（216）

未来的祖国是一个整体
拉丁美洲记者联盟秘书长
赫纳罗·卡尔内罗·切卡…………（221）

金日成主席是统一国家的中心、全体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秘鲁全国作家艺术工作者协会委员长　博士
阿尔伯特·塔奥路·迪·比诺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朝鲜人民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一直在一个领土上，用同一语言和文化及风俗，发扬民族的智慧和荣誉生活过来的单一民族。

这样的朝鲜民族，由于国家被人为地分裂成两个部分，时过三十二年的今天，依然遭受痛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帝国主义者借口解除战败国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强占了南朝鲜。

由于分裂，国家的统一发展遭受很大的障碍，甚至通过悠久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共同性，也在逐渐消失。

朝鲜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南北分裂的悲剧与日增大。拆散在南北的父母、妻儿、亲戚、朋友，虽然近在咫尺，但不仅不能互

相见面，甚至不知道生死安危。

早日结束分裂的悲剧，统一被分割的祖国，这是摆在朝鲜人民面前的最高民族任务，是刻不容缓的最迫切的革命任务。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同志在深入分析国家被分割的历史环境的基础上，科学地阐明了统一祖国问题的本质。

金日成主席教导说：

“我国的统一问题，本质上就是收复被外来帝国主义者所霸占的领土和人民，在全国范围内确立民族主权的问题。”

正如金日成主席所教导，朝鲜的统一问题，不单单是统一被分裂的民族的问题，而且是收复被外来帝国主义者所霸占的领土和人民，在全国范围内确立朝鲜民族的主权的问题。

金日成主席指明了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的最正确而正当的道路。

金日成同志教导说：

“我们过去和现在一贯地主张：在没有任何外来势力干涉的条件下，由朝鲜人民自己自主地、根据民主的原则，用和平的方法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根据这一基本方针，自从国家被分割的第一天起直到今天，先后一百五十多次提出实现统一的合理方案，并为实现这些方案做出了一切有诚意的努力。这些提案包括与实现国家的统一问题有关的一切大小问题，如：建立统一政府、举行自由的南北普选问题、撤出外国军队、实行南北联邦制、实现南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裁减军队、实现南北之间的人士来往和书信来往，等等。

由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耐心的不懈的努力，从一九七一年起进行南北对话，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发表了以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提出的自主、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的三大原则为基本内容的南北联合声明。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实现南北联合声明，提出各项合理的方案，做出了一切真诚的努力。

特别是，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于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所作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中，提出统一祖国的五大方针，指明了防止朝鲜永远分裂的危险，促进国家的自主和平统一的道路。

统一祖国的五大方针的基本内容是：消除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军事对峙状态，缓和紧张局势；实现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多方面的合作和交流；召开由北方与南方各阶层人民和各政党、社会团体的代表组成的大民族会议；实行在高丽联邦共和国单一国号下的南北联邦制；以单一的高丽联邦共和国国号加入联合国。

敬爱的领袖金日成主席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在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重申统一祖国的英明方针和斗争任务，提出要在从南朝鲜撤出美国军队的条件下，把停战协定换成和平协定；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南北联邦制等。

如上所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所有方案都是旨在排除外来势力的干涉，实现国家的自主和平统一的最光明正大的、切实可行的方案。坚决站在主体立场上制定的这一切方案都反映了金日成主席的爱国立场和火热的民族爱。

然而，由于美国和南朝鲜当权者的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活动和新战争挑衅活动，上述的一切方案中没有一项得到实现，南北统一的道路上依然横着严重的障碍。

南朝鲜当权者曾在全民族面前庄严宣誓要诚实地履行南北联合声明，但一转身就说什么“不能把我们的命运寄托于那几张纸，而且不能相信它”，便一个一个地反对联合声明的原则和协议事项。

他们横暴地违反关于在不依靠外来势力，由朝鲜人民自己统一国家的自主原则，一味乞灵于依赖外来势力的政策，说什么

“联合国军不是外来势力，美军应该长期驻在南朝鲜”。

他们还肆意蹂躏了超越思想、理念和制度的差别，谋求民族大团结的原则。

他们不顾南北联合声明已经发表，南北对话正在进行，仍然鼓吹“反共”和“对抗”，说什么没有理由和根据废除“反共法”和“国家保安法”，“不能和共产主义者共存”，“为了战胜他们，必须进行斗争”。

南朝鲜当权者宣布“紧急状态”和“紧急措施”后，又发布“紧急戒严令”等法西斯恶法，野蛮地镇压要求民主自由和统一国家的爱国的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甚至镇压宗教徒。

只要是不合他们的脾胃的人，不管他的社会地位如何，不管他是外国人，就给他扣上共产主义者的帽子，加以逮捕和监禁，动用“反共法”和“国家保安法”进行拷问和屠杀。

一九七四年七月七日，国际大赦令委员会美国代表传教士威廉·巴特勒在“对南朝鲜的调查报告”中揭露在南朝鲜肆行的野蛮的拷刑方法说，这些拷刑有很多是世上没有公开的，其中有：使人变成残废的柔术和拳术拷刑、使人昏厥的高压电刑、使人精神失常的毒蛇拷刑、使人自行招供的麻醉药拷刑、为灭掉拷问的痕迹动整形手术后给予释放但过一两个月就死掉的拷刑、水刑、针刑等等。

我们通过南朝鲜当权者肆行的屠杀暴行和对旅日朝鲜人归国留学生徐胜兄弟施行的所谓“成吉思汗炙肉”拷刑，就可以知道他们的野蛮拷问和非人的暴行，已达到了顶点。

他们对徐胜兄弟施行了电刑、水刑、飞机刑等拷刑，但这样做还嫌不够，竟扒光他们的衣服，倒吊起来用火燎他们。结果他们受了严重的烫伤，眼皮烧焦了，鼻梁和耳朵烧塌，不能戴上眼镜，手指头也烧得粘在一起，不能写字，只能用脚趾写。他们变成了终身残废。

正因为如此，美国人詹姆斯·希脑特揭露说，朴正熙是“在南朝鲜没有受过拷刑的唯一的一个人”，是“南朝鲜的最高监狱看守”。

南朝鲜当权者明目张胆地违背南北联合声明规定的和平统一三大原则，捏造根本没有的“南侵威胁”，疯狂地进行战争准备。

他们宣布“紧急状态”，叫嚷“总力保安”“培养国力”等，调动一切人力和物力资源来进行战争准备。

进入一九七五年，他们叫嚷什么“保安第一主义”，一方面提出“争取第一次打击的决定性胜利”、“发动主动的攻击”等好战口号，加紧“国军现代化”，“把乡土预备军转变成正规武力”，另一方面对共和国北半部几乎每天发动冒险的军事挑衅。

由于美帝国主义操纵南朝鲜当权者，在朝鲜，目前南北对话陷入了停滞状态，紧张局势空前加剧了。

美帝国主义由于它的侵略本性，继续霸占南朝鲜，阻挠朝鲜的统一。他们从强占南朝鲜的头一天起就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南北联合声明已经发表，南北对话开始后也依然疯狂地推行侵略和战争政策，拼命反对朝鲜的和平和国家的自主和平统一。

美帝国主义不履行第三十届联合国大会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也不肯听世界进步人民要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呼声，说什么同南朝鲜有“诺言”，更加增强驻南朝鲜的美军，向南朝鲜运进大量的核武器和各种作战装备，甚至肆无忌惮地进行拿核讹诈威胁共和国北半部的挑衅活动。

美帝国主义甚至说什么日本是保障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安全的基石，把包括冲绳在内的日本领土变成发动侵朝战争的作战基地和补给基地。最近把火箭等几千吨各种弹药从神奈川县逗子的美军弹药库运往南朝鲜的事实，就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美帝国主义把南朝鲜全境变成了战争火药库和军事练兵场，

并同南朝鲜傀儡军一起频繁地进行攻击共和国北半部的军事演习骚动。

美帝好战分子们出动"F—111"战斗轰炸机等现代武装装备和庞大兵力，连日进行大规模的"韩美空中攻击联合训练"、"韩美机动联合训练"、"韩美陆海军联合训练和海军联合训练"等。

美帝国主义和南朝鲜傀儡集团还用尽一切手段和方法寻找发动朝鲜战争的借口。

朴正熙这个家伙为摆脱政治危机，甚至制造"枪击事件"杀害自己的老婆，更加鼓吹南北对抗。另一方面，为制造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战争的借口，编出了"地道事件"和"武装共产间谍团渗透事件"等笨拙的丑剧。

美帝和南朝鲜当权者在军事分界线一带，从空中、地面和海上对共和国北半部不断地发动军事挑衅。他们干下的一切活动和战争演习骚动及对共和国北半部的战争挑衅，都是决不可忽略的最冒险的军事行动。

谁敢保证他们在"训练"的名目下搞的军事演习骚动不会随时变成实际战争，谁敢相信这些不间断的局部挑衅不会转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面进攻。

所有这一切事实说明，美国和南朝鲜当局进行的侵略和战争准备、法西斯暴压和民族分裂永久化活动，已达到了极其严重的阶段。

今天，朝鲜的局势紧张到顶点，处于随时爆发战争的危险境地。

直到目前，在朝鲜能够维持和平，完全是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耐心的努力。

如果美帝国主义者无视爱好和平人民的不断的警告，一味策划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那末他们必将遭到灭亡。

要在朝鲜防止战争，维持和平，促进自主和平统一，就首先

要从南朝鲜赶走美军。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教导说：

“美帝国主义的强占南朝鲜和它的侵略政策，是我们民族的一切不幸的祸根，是阻挠朝鲜统一的根本障碍。因此，要实现朝鲜的统一，就首先要迫使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滚出南朝鲜。”

今天，美军没有任何理由和根据继续赖在南朝鲜。但他们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越来越强烈要求美军立即滚出南朝鲜的今天，依然重弹根本没有的“南侵威胁”，主张自己军队必须继续驻在南朝鲜。

他们大肆叫嚷的所谓“南侵威胁”这一谎言早已彻底被暴露无遗了。

现在可能有人担忧来自南方的北侵威胁，但没有人想到有什么南侵威胁。

谁敢相信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小国威胁自夸为世界“最强”的美国保护的南朝鲜呢？

现在，美帝国主义者叫嚷什么如果自己的军队撤走，南北之间的“势力均衡”就遭到破坏，马上发生很大的冲突，妄图永久强占南朝鲜。

这种说法，也是完全不合道理的诡辩。

如果强占别国的外国军队带着核武器等一切最新式杀人武器撤走，那么战争的危险就会消失，这是不言而喻的。

美帝国主义者必须停止对朝鲜人民的侵略和战争挑衅活动，按照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带着自己的一切侵略军和杀人武器立即撤出南朝鲜。在美军撤出南朝鲜的条件下，把停战协定换成和平协定，是为在朝鲜防止战争、争取国家的自主和平统一提出来的根本问题之一。

朝鲜停战以后，已过了二十四年的今天，战争状态还没有解除，停战协定依然存在。

为了消除新战争的危险，保证和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缔结和平协定的问题，早已提出来了。

把朝鲜停战协定换成和平协定，是只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当局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两个国家是停战协定的缔约国，同时只有这两个国家才能保证朝鲜的和平。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了缓和南北之间的紧张局势，继续进行南北对话，根据统一祖国的三大原则统一国家，提出具体对策，建议要在美军撤出南朝鲜的条件下，南北双方分别把军队裁减到十万或十万以下，互相不诉诸武力来反对对方。

但是，美帝国主义者拿出各种借口来反对缔结和平协定。这不过是他们要在"履行停战协定"的借口下永远强占南朝鲜而玩弄的手法而已。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张，如果美国对维持朝鲜的和平真正有一点点的关心，那么应该立即丢掉对朝鲜的侵略野心，从南朝鲜撤走自己的军队，把军事停战协定换成和平协定。

今天，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是为在朝鲜争取巩固的和平和实现国家的自主和平统一提出来的根本问题。

然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依然策划制造"两个朝鲜"，玩弄狡猾的欺骗手法，叫嚷什么要"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交叉承认"等等。

爱国的朝鲜人民不希望分居在南北，不希望国土永远被分裂为两个国家。

朝鲜人民是历史上在统一的国家里作为一个民族生活过来的，因此，要把他们分裂成两个，是谁也不能接受的千秋难赦的罪行。

分裂是战争和背信弃义的道路，只有统一才是和平和爱国的唯一道路。

我们决不容许企图分裂朝鲜的任何活动和主张，并为反对这种活动和主张坚决进行斗争。

实行南北联邦制，是谋求民族大团结和促进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的最正当的方针。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所提出的南北联邦制，就是要暂时保留南北朝鲜现存的政治制度，组织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南朝鲜当局的代表组成的最高民族会议，统一调整朝鲜民族共同关心的问题， 对外则要以高丽联邦共和国的单一国号，作为统一了的国家进行活动。做到了这样，就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外交等所有领域保证朝鲜民族的统一发展，圆满地实现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团结和合作，早日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

通过南北对话防止民族的分裂，实现祖国的统一，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所坚持的坚定不移的立场。

南朝鲜当权者撕掉一切假面具，明目张胆地反对统一，说什么"统一的悲剧要比分裂的悲剧更大"、"和平地呆下去比实现统一更重要"。

他们一方面叫嚷"有关国家的对话"和"有对话的对抗"，另一方面为永远分裂民族进行毒辣的活动，不断地掀起战争骚动，肆行反人民的镇压。

这也不过是一个欺骗手法，他们企图借此欺骗世人相信他们似乎关心国家的统一。

南北对话，是为实现统一需要的，而不是为分裂需要的。

南朝鲜当权者必须遵循南北联合声明的精神，放弃依赖外来势力的政策，停止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活动和对人民的法西斯镇压，把反共政策换成联共政策，为实现统一做真诚的努力。

今天，南朝鲜人民和爱国者都拥戴金日成主席为民族的太阳，不顾美帝和朴正熙傀儡集团的野蛮的法西斯镇压，为实现

民主自由和国家的统一有力地展开坚持不懈的斗争。

如果朴正熙傀儡集团死心塌地地依靠外来势力，继续进行对南朝鲜爱国人民的法西斯镇压和分裂民族、发动战争的阴谋活动，那末他们作为罪恶滔天的民族叛徒必将受到历史和人民的严正审判。

朝鲜人民争取国家的统一的斗争，是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一环。

朝鲜人民为排斥外来势力的干涉，在全国范围内确立民族主权而展开的正义斗争，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完全支持和声援。

特别是，新兴力量国家人民由于过去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的共同性和今天展开的斗争的共同性，坚决支持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

全世界人民支持朝鲜人民争取祖国统一的斗争的呼声，越来越高昂。

朝鲜的统一，必将按照金日成主席所提出的统一祖国的三大原则和五大方针实现。

只有这条路才是给全体朝鲜人民带来独立、自由和主权，保障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的确，金日成主席是统一国家的中心、全体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世界人民无限敬仰的卓越领导者。

谁也不能阻挡朝鲜人民为实现统一祖国这一最大愿望而进行的斗争。

向往自由、独立和主权的第三世界人民和爱好和平人民，将永远站在朝鲜人民一边。

（摘自厄瓜多尔基托勃伦达得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革命的英才、伟大的思想理论家金日成同志》一书）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统一祖国政策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　　寺泽　一

这篇文章原载一九七六年日本“合同出版社”出版的《朝鲜的统一和人权》。

对统一的愿望

朝鲜是大致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被分割成南北两部分的。这里所以说“大致”，是因为根据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板门店签订的停战协定划定的军事境界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共和国——把它叫做分界线，所以不给人以国境或境界之感），在东部通过三十八度线偏北的地方；在西部通过三十八度线偏南的地方。

对于这一点，表现最突出的是，第一，这条线在东部正是以

坐落在三十九度线以南的金刚山以南为起点；第二，坐落在板门店入口处的开城市位于三十八度线偏南的地方。开城是公元十世纪统一了朝鲜的高丽的首都。在经历三十四代王朝的四百七十多年期间它一直是高丽的首都。据说，在朝鲜战争时期开城市的那古老的王宫大门遭到轰炸时，开城市民极为愤怒，都希望投入共和国。

由于饱尝这种分裂的悲哀，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都对朝鲜民族的统一抱着热切的愿望。这可以说是一种宿愿。

听说，一部分日本人认为，朝鲜的南北分裂对日本的安全有利。其实，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佐藤和尼克松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到的所谓"韩国条款"指出："韩国的安全为日本本身的安全紧要。"这可以说，是这种思考方式的集中表现。一九七四年八月，木村外务相在国会发言时否定这种思考方式，说这是基于冷战思考的想法。但是，一九七五年四月，宫泽外务相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举行会谈后，以重新评价韩国条款的形式又提起了这个问题。我想，在这里把这种思考方式同"冷战思考"联系起来加以批判以外，还要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这种思考方式。假如外国人对日本说日本被分割成东西两部分的好，或者说冲绳从日本分离出来的好，那末，大多数日本人一定会反对的。上面提到的朝鲜被分割的好这种思考方式和日本被分割的好这种思考方式是同出一辙的。

这不外是一种干涉内政。这又是同主权国家平等的原则完全相对立的思考方式。一些日本人果真感到这一点吗。

这篇文章要写的是共和国的统一祖国政策。所以在这里对于南朝鲜向往统一的情形，我想只举最近的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南方举行了总统选举。那时朴正熙获得了六百三十四万二千八百三十八票；他的劲敌新民党提名的候选人金大中获得了五百三十九万五千九百票，只差九十四万六千九百

三十八票。选举后，金大中说，“朴正熙的胜利是不正当的”，在选举中干出了谁也不能否认的舞弊勾当，并提出下列四点作了证明：第一，超过依法限定的定额，大量挥霍金钱，在全国范围内干了收买行为；第二，动员了所有公务员；第三，选举前挪用了国家预算；第四，拿选民名单搞鬼等。

尽管选举是在这种“情况”下举行的，但其结果金大中几乎获胜。在这次选举中不可忽视的是，由于总统候选人金大中接连提出直到那时连说都不敢说的缓和紧张局势、解散乡土预备军、列强保证在朝鲜半岛不发生战争、南北之间进行交流等问题，在野党获得了空前的声誉。还有，朴正熙于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发动军事政变炮制军事政权的主要目的在于粉碎即将于五月二十日在板门店举行的南北学生会谈。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南朝鲜人民多么热切希望统一国家。

现在书归正传。

平壤市的地下深处有地下铁道。这里有烽火站、胜利站、战友站等许多站。其中有一个站叫“统一站”。它比人们的话更突出地表达人们对统一的愿望。另一方面，共和国的人们不管国内外的形势怎样变化，一向不懈地、耐心地向往着统一，推进了国家建设。我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到五月九日的期间在朝鲜进行了访问。那时正赶上柬埔寨的金边获得解放，越南民族解放阵线攻入西贡。在这种情况下，在南朝鲜、日本、美国等地公开地或非公开地传开了共和国即将“南侵”的风闻。

那时当我们一行中的一个人对共和国的某人说他要在南北统一后再来访问朝鲜的时候，那个人很有趣地马上回答说：“我不认为统一会很快地得到实现。你何必说统一后再来呢，就是统一前再来，我们还是热烈欢迎你。”我再次深切地感觉到，共和国的人们本着自主、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的三大原则，不慌不忙地、踏踏实实地沿着统一的道路向前迈进。据说，共和国方面在

共和国成立以来，先后经一百五十多次提出了统一方案。

其中最重要的是为统一南北朝鲜而达成的"协议"——一九七二年的七•四联合声明。我认为重要的还有一九六〇年八月提出的"联邦制方案"。这可能是为达成这一"协议"而做的事前准备。另外一个重要的是金日成主席于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所作的有关加入联合国问题和统一问题的讲话。如果说上述二者是有关统一的要点，那末这个讲话可以说是根据现实的政治局面叙述了有关统一实践问题的"分论"。从这一角度出发，我想在下面考察这三者的内容。但在这之前，我想先考察一下与这三者有共同点的问题。那就是想同德国的统一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一下朝鲜的统一问题。

金日成主席对这个问题在同日本岩波书店常务董事、总编辑的谈话（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九日）中作了最明确的阐明：

"美国和日本的反动派以及南朝鲜当权者所以硬把'两个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的问题提交今年的联合国大会，也是因为他们企图利用这届联合国大会讨论东德和西德加入联合国问题的机会。美帝国主义者是阴险的家伙。

"东西德的情况和我国的情况，性质根本不同。东西德双方都赞成分裂。过去，德国是个侵略国。战争的结果，分成两个，一个成了工人和农民的国家，另一个成了垄断资本的国家。在东德保持工人和农民的国家，这终究会起到削弱西德垄断资本势力的作用。而且和德国邻近的欧洲国家也不希望德国得到统一变成强大的军国主义国家。这是因为如果德国变成强大的军国主义国家，就会重新作为侵略势力出现。

"但是，我国的情况与此不同。过去，我国不是侵略别国的国家，而是作为殖民地获得解放的国家。和我国邻近的国家都不认为我国统一后会侵略别国。中国人民、苏联人民都不那么想，日本人民也不那样想。朝鲜得到统一要比被分裂互相厮打更有利

于亚洲国家。日本人民也这样想，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也都这样想。

“尤其重要的是，南北朝鲜人民自己都不希望国家的分裂。朝鲜民族具有作为单一民族长期生活在统一国家里的历史，所以决不愿意被分裂。”（《答外国记者问》中文版，第三二六页）

如上所述，正确地考察朝鲜统一问题的重要钥匙就在于同德国问题对照起来考察。

“联邦制”方案

一九六〇年八月十四日，金日成主席提出联邦制作为实现南北朝鲜统一的过渡性措施。这一方案是金日成主席在八·一五解放十五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这一方案的提出，是和那年四月革命的结果李承晚被赶下台的事实有关。

在这次提出的方案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它明确阐明，举行自由的南北朝鲜普选是实现统一的根本途径，主席在讲话中指出：

“在没有任何外国干涉的情况下，在民主基础上，举行自由的南北普选，是和平统一祖国的最合理、最现实的途径。这是无可争辩的。我们呼吁南朝鲜的所有政党、社会团体和各阶层人民，要为举行这种选举而斗争。”

在德国，东西德的人口比例是一比三，而朝鲜的情况是，南方的人口比北方多一倍。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渥曾提出过两个德国的联合方案。这个方案指出，要正视德国的目前现实，互相承认在那里存在着完全不同性质的两个国家，并对于重新统一德国问题，提出了当前的

具体途径："不在全德国统一地举行普选"；而由东西德根据国际法缔结条约来实现国家的联合。但在朝鲜，由人口比例占少数的北方建议举行自由选举，这同德国比较起来，确有它的特点。

其次引人注目的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案的具体内容：

"我们所说的联邦制，是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实行的： 暂时保存南北朝鲜的现有政治制度，保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的独立活动，组成有两个政府的代表参加的最高民族委员会，主要统一地调整南北朝鲜的经济和文化发展。"

这里重要的是它首先把问题局限于切实可行的范围，并说要**"保存南北朝鲜的现有政治制度"**。自从联邦制方案提出后过了十三年，也就是七·四联合声明发表后约过一年，金日成主席同上述的岩波书店常务董事、总编辑的谈话中也谈到了如下的设想：

"我们还主张北方和南方在政治、经济、 文化等各个领域实现全面的合作和交流。

"今天，北方和南方虽然制度不同， 但是有很多问题可以互相合作。北方和南方可以共同开发地下资源，共同利用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此外，在许多领域可以实现全面的合作。

"如果北方和南方在各领域实现全面的合作和交流， 那末通过这一过程将会创造双方可以互相理解和信任的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互相理解也就会更加加深。在北方和南方合作的过程中，彼此的理解加深了，那末对制度也将会有正确的认识，现在一部分南朝鲜人对共和国北半部社会主义制度所抱的恐怖心理就会消失。同时，如果通过北方和南方进行合作的过程，分清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除掉坏的发扬好的，就会为实现民族大团结创造有利的条件。

············

"总之，我们是要通过各种途径加深双方的理解， 实现民族大团结，在此基础上实行南北联邦制。" (《答外国记者问》中文版，

第三二七——三二九页）

国家结合的方式甚多，其中的一种是“国家联合”的方式。这是由两个以上的国家组成不甚牢固的联合体，把特定的事项委托它的机关去共同处理的形式。

金日成主席提出“联邦制”方案的时候，虽然用了联邦这个词，但实行的方法是，组成可以说是不甚牢固的联合体的“最高民族委员会”，主要统一地调整南北朝鲜的经济文化发展。所以我想这个方案是不是实际上近似“国家联合”的方案。

“联邦制”方案，正如这个方案本身所阐明，是从承认朝鲜有“两个政府”这一思考方式的，换句话说，这是从承认一个国家里有两个政治制度这一思考方式出发，为实现民族大团结而提出的方案。对于这一点，金日成主席在同德国对比起来所作的谈话以及有关联合国问题和统一问题的讲话中已明确阐明。对于前一个谈话我在前面已谈到，对于后面的讲话我准备在下面详细谈。从这种意义上来看，“联邦制”方案是同那些两个以上的国家结合的“国家联合”方式有明显区别的新的类型的方案。这里说它是新的，并不是说它带有什么神秘的性质，而可以说它是由在一个国家里结合两个政府这一想法出发提出的方案。

南北联合声明的意义及其内容

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在平壤和汉城分别同时发表了关于全体朝鲜人民渴望已久的统一祖国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南北联合声明。直到发表这一七·四联合声明时为止，朝鲜内外的许多因素起了作用。这一国内外的各种因素是互相纠缠在一起的。但是，应首先指出的第一个内部因素，便是南北红十字团体的接触。南北

红十字团体为了给朝鲜人民实现寻找被拆散在南北的一千万家属这一愿望，虽然有些波折，但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进行了接触。这个团体从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到第二年八月十一日在板门店举行了二十五次预备性会谈和十六次事务人员会谈。在第二十次预备性会谈（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六日），就查明离散的家属的住址和生死问题、互相自由访问和自由会晤的问题等五个问题达成了协议。

随着这种接触的向前发展，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左右起，南北两个政府的联络代表进行了非正式的接触。同时，红十字事务人员会议也进行了高水平的政治交涉。一九七二年五月和六月，在平壤和汉城轮流举行了南北高级会谈，在这基础上，发表了南北联合声明。

在举行红十字会谈前，即一九七一年八月六日，金日成主席在平壤市群众欢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大会上作了讲话。这可以说是第二个内部因素。他在讲话中谈到了同年四月再次向南朝鲜的同胞兄弟姐妹和各政党、社会团体的人士提出的“八项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方案”。主席还指出：**“我们愿意在任何时候同包括南朝鲜的民主共和党在内的所有政党、社会团体和个别人士进行接触。”**从而第一次肯定了可以把朴政权作为对话的对象。

主席在讲话中还说：**“正象过去在朝鲜战争中遭到了失败的美帝侵略者举着白旗出现在板门店那样，尼克松终将举着白旗走访北京。”**从这句话中也可以看出，这一讲话是美国国务院于七月十五日发表声明申明美国总统将在一九七二年访问北京后约过二十天所作的。这里还有必要特别指出，这年十月二十五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阿尔巴尼亚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国席位的决议案的事实。这些都是使共和国方面有利地发出统一号召的外部因素即国际上的条件。

尽管共和国方面发出号召，如果南方的政权当局认为没有必

要响应这个号召，那末“为统一的对话”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由于如下的原因，南方不能不响应这个号召了。

首先考察一下内部因素。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南方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急速壮大成为有组织的长期的共同斗争了。各大学学生的联合也进一步加强了，他们提出的斗争任务也从过去的学校问题扩大到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了。举例说，迎接“四月革命十周年”时发表的文件，与过去的宣言不同，是以汉城各大学联合发表白皮书的形式发表的。他们进行的运动是民族运动、民生运动和民权运动，提出的口号是：第一，反日斗争；第二，争取群众生存权利的斗争；第三，反法西斯争取民权的斗争。第二年一九七一年四月，汉城的三万五千名大学生为反对军事教练的加强，高呼着“废除军事教练”“维护学校自由”，举行了示威。这个斗争很快发展成了全国性斗争。工人、农民也为争取生存权利展开了斗争。仅据政府发表的资料，一九七〇年参加工潮的人数增加到前一年的三倍，工潮持续的时间也比从前更长了。

到了一九七一年四月，正如在前面所述，由于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号召缓和紧张局势、实现国家的统一，在野党获得了很高的声誉。而且在五月举行的国会议员选举中，在野党大大前进了一步。

结果，在按比例代表制设的全国选区选出的议员也包括在内共有二百零四个席位中，执政党民主共和党占了一百一十三席；新民党占了八十九席；国民党和民众党各占了一席。这就是说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席位的分配空前接近了(《朝日年鉴》一九七二年)。在这两次大选举中进行的民主化斗争，后来转变成了反对佐藤首相访问韩国的反日运动和争取群众生存权利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反对朴政权的法西斯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斗争。到一九七一年秋天，甚至天主教教会等也参加了这些斗争。

在国际方面，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的声明中也可以看

出，美国不能不逐步改变亚洲政策了。尤其使朴政权大受震惊的是，在从一九七〇年开始的"韩"国军近代化五年计划搞得不够圆满的情况下，美军总有一天逐渐撤走。这样，朴政权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要么加强国内的镇压体制，要么对南北对话表示积极的态度，以对国内外形势一时敷衍过去。从结果来看，朴政权同时用了这两者，也就是说同时用了砂糖和皮鞭。朴政权一方面进行红十字会谈和政治会谈，另一方面，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发布卫戍令，彻底镇压了要求"解散中央情报部""修改、废除反共法"等展开的民主化斗争。

同年十二月六日还发表"国家紧急状态宣言"，为对付七•四联合声明发表以后的局势积极进行准备，开始确立"十月维新"体制来了。从这些情况来看，可以说当时朴政权很需要"争取时间"。对于这种情况，金日成主席向日本国会议员宇都宫德马谈了如下的话：

"南朝鲜方面到六月底说愿意发表声明。结果，于七月四日以李厚洛和金英柱两人的名义发表了联合声明。第二天，许多记者聚在李厚洛的周围，纷纷提出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统一原则规定统一应当在不依靠外来势力和没有外来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自主地加以实现，你打算怎样处理联合国军问题。对此李厚洛回答说，联合国军不是外来势力。这太不象话了。

"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是否该撤销国家紧急状态宣言。对此，李厚洛回答说，共产党是靠不住的，所以不能撤销。这简直太不象话了。

"除此而外，后来在国会上有人问，是否该废除反共法。对此金钟泌（总理）回答说，应该加强反共法。我们一个月当中保持了沉默，等到八月四日和南朝鲜方面会晤时，我们谴责说，发表联合声明后，为什么推翻声明。从那时起我们开始研究了南朝鲜方面的态度。后来，朴正熙本人出而开始说什么有对话的对

抗，有对话的竞赛，有对话的共处等。我们主张有对话的团结。不团结，进行对抗，怎能实现统一呢。”（金日成与宇都宫德马会谈记录，一九七四年，第八——一二页，日本自由民主党亚洲非洲问题研究会朝鲜问题小组委员会编）

那末，七•四联合声明的内容是什么呢？联合声明以前言和共有七项条款的本文组成。在本文指出，南北双方就统一祖国的基本原则和为创造加深南北之间的谅解、促进统一的气氛采取各项实际措施等问题达成协议，接着说，在全民族面前庄严保证诚实地履行这些协议事项。在这“各项实际措施”中，当即付诸实现的，除了汉城和平壤之间开设常设直通电话之外，没有什么值得指出的。

因此，我想在这里详细地考察一下，双方已达成协议的第一项“统一祖国的原则”问题。

原则有三项。第一，“统一， 应当在不依靠外来势力和没有外来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自主地加以实现”；第二，“统一，不应当以互相反对对方的武装行动， 而应当以和平方法加以实现”；第三，“应当超越思想、理念和制度的差别，首先作为一个民族，谋求民族大团结”。这个自主、和平、 民族大团结就是统一朝鲜的三大原则。

这从它的内容上看，是符合要求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趋势的原则，是为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实现和平和安定必不可缺的原则。正因为如此，全体南北朝鲜人民和日本等世界各地人民都热烈鼓掌欢迎了七•四联合声明。从前，除了南朝鲜当权者以外的南北的统一势力主张了自主、和平、民主这个统一的三项原则，但这次的统一三大原则是由南北双方达成了协议的。可以说，这在朝鲜的统一运动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人民群众和政界、财界人士越积极支持这一联合声明，朴政权就越加强镇压。这一态度表明，他们不但不向往和平统一，而

一贯企图以“和平”共处的名目固定现状或维持僵局。

金日成主席在上述的谈话中也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朝鲜当局加强了镇压。这就说明，他们在联合声明上签字是出自他们的策略的。人们这样说， 他们也没话可说。 大家知道，他们于十月十七日宣布了紧急戒严令，修改或新制定了宪法和有关司法、立法、行政的各种法以至关系到人民日常生活的各种法，炮制了所谓“十月维新”体制。

加入联合国问题和统一问题

在七•四联合声明发表后约过一年的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南北双方分别对加入联合国问题和统一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这个立场是怎样把统一问题同加入联合国这个具体问题联系起来考察的问题，又是考虑统一问题如何对待国际政治形势的实际立场。

上面已经谈过，如果把七•四联合声明看做是有关统一的本论，这一立场就相当于分论。南方的立场是与七•四联合声明背道而驰的，相反，北方的立场完全符合七•四联合声明，是它的延续。

这天， 朴正熙放弃从一九四八年以来一直把“韩”国说成是“朝鲜半岛上的唯一合法政府”的这一实际上毫无用处的说法，抛出“两个朝鲜”政策，发表了“关于和平统一外交政策特别声明”。声明有如下内容：

（一）实现民族的最高任务祖国的和平统一。

（二）维持和平，保证南北互不干涉、互不侵犯。

（三）继续进行南北对话。

（四）如果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和国际合作，如果联合国大多数国家同意，如果对统一不造成障碍，那末不反对“北韩”加入联合国；加入联合国之前也不反对邀请“北韩”参加朝鲜问题的讨论。

（五）保证基于门户开放主义的互利、平等外交。

（六）加强各友邦的联系。

在南方，一般是按和平、繁荣、统一这一次序谈论这个问题的，但这个特别声明是关于统一外交政策的声明，又是以朝鲜人民群众对统一的热切向往为背景的，所以它破例地形式上把统一这一句提到前面来了。

但是，由谁来看都很清楚，这个声明实际上把重点放在第四项的南北同时加入联合国这一“两个朝鲜”政策上。他发表这个特别声明的意图是：在共和国已加入各国议会联盟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派观察员常驻联合国等形势大有变化的情况下，要在秋天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讨论朝鲜问题之前固定分裂的现状。

共和国的金日成主席这天针对上述的特别声明，提出了“新的公正的统一建议”，并表示希望南方当权者以诚意对待这一建议。这个建议是他在平壤市群众欢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下面援引的讲话内容，我认为对特别声明直接作了回答。

“我们主张北方和南方不应分别加入联合国，并认为，要想在实现国家的统一之前加入联合国，那末起码也要在实现了联邦制之后，以高丽联邦共和国的国号，作为单一的国家加入联合国。”

主席以五大方针表明的新的统一方案如下：

“我们的这个以消除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军事对峙状态和缓和紧张局势、实现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多方面的合作和交流、召开由

北方与南方各阶层人民和各政党、社会团体的代表组成的大民族会议、实行以高丽联邦共和国为单一国号的南北联邦制、以单一的高丽联邦共和国国号加人联合国为内容的统一祖国方案如果得以实行，就将给本着南北联合声明的原则，按照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意愿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历史事业带来伟大的转变。”

后来，八月八日发生了“绑架金大中”事件。南北的对立越来越加剧了。共和国方面南北协调委员会主席金英柱就这个事件发表声明说：“不能同李厚洛等中央情报部的暴徒坐在一起讨论统一问题，必须换成希望和平统一的人们。”对此，“韩”国方面主席李厚洛说：“因此，南北对话面临严重局面。”并要求撤回声明。他对金大中事件只字不提，只谈了金英柱的声明。一九七五年七月四日南北联合声明发表三周年的那天，朴正熙发表特别谈话，说：“不仅如此，‘北韩’侵略者于同年八月二十八日提出废除反共法和国家保安法等我们决不能接受的要求条件和借口，片面地中断了南北对话。”问题在于他在这里只谈了南北对话的中断，一句也没提南北对话中断的原因，这是一个特点。

难道已把七·四联合声明的统一祖国的三大原则特别是第三项原则“应当超越思想、理念和制度的差别，首先作为一个民族，谋求民族大团结”忘掉了吗？只要回顾从联合声明发表后直到今天发生的事件，就可以知道他发表联合声明是出自“欺骗策略”的。难道这只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吗？

如果不是那样的话，就该回头再次本着联合声明的原则，创造南北对话的条件。既然双方都主张进行对话，为重新进行“扎实的对话”，应该做些什么呢？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考察一下一九七五年四月印度支那局势剧变的环境中发表的朝中联合公报的内容。

朝中联合公报的发表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柬埔寨民族解放阵线解放了首都金边。第二天即十八日，共和国的金日成主席访问了中国的首都北京。在访问期间，发表了朝中联合公报。这是四月二十五日在北京签署，于北京时间二十八日上午六点发表的。这正是我在北京逗留的期间。

当时对金日成主席的访问中国有了各种揣测。那是因为金日成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四月十八日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所作的讲话中指出：

“一旦在南朝鲜发生革命，我们就将积极支援南朝鲜人民，我们作为同一个民族绝不能袖手旁观。

“如果敌人悍然发动战争，我们就将用战争来坚决回答，彻底消灭侵略者。

“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失去的将是军事分界线，得到的将是祖国的统一。”

特别是对后一段话，好战分子们认为是好战言词，大加宣扬，制造了流言。他们在这里故意删掉讲话中谈到的“**如果敌人悍然发动战争**”这一句。他们还故意把讲话中谈到的如下一句话的意思弄得模糊不清了。讲话指出：

“今天在朝鲜，是和平还是战争的问题，归根到底取决于在南朝鲜把持一切权利以主人自居的美国的态度。

“如果美国真正希望朝鲜和平，不想阻挠朝鲜和平统一，就要停止扶植遭到南朝鲜人民反对的卖国势力，不要干涉南朝鲜人民的活动，以使他们按照自己的愿望实现社会民主化，建立民主

政权。”

这段话是阐明自主路线的。朝中联合公报粉碎了一切揣测和流言。联合公报申明朝鲜统一路线没有变化，它指出：

“中国方面重申，坚决支持朝鲜人民争取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正义斗争。统一祖国是朝鲜人民崇高的民族愿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为统一祖国一再提出正确的主张和合理的建议。特别是金日成主席提出的关于自主和平统一的三项原则和防止民族分裂、实现祖国统一的五点方针，为解决朝鲜统一问题指出了正确途径，得到了全体朝鲜人民的坚决拥护和国际上的广泛支持。中国方面认为，朝鲜的统一应当在金日成主席提出的原则和方针的基础上实现。”（讲话和联合公报均据《月刊国际问题资料》一九七五年五月号，外务省情报文化局）

在这联合公报中引人注目的是，第一，它采取了中朝两国分别对双方面临的当前问题互相重新表示态度的方法。例如：对朝鲜的统一问题，中国方面重申支持金日成主席提出的原则和方针；对中国人民为解放台湾而进行的斗争，朝鲜方面重申对它的支持。

第二，双方对国际形势作出了同样的评价。双方在联合公报中一致认为，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更加有利于全世界革命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并指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觉醒和壮大，是当前国际形势大好的一个明显标志。还指出，印度支那人民解放斗争的新胜利，大大鼓舞了世界各国人民，并对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等等。

在联合公报中使我特别注目的是：“世界上有帝国主义存在，这种社会制度就酝酿着战争。帝国主义正在‘和平’的幌子下进一步加紧侵略和战争活动。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在增大。”

在认识目前国际局势方面，我认为联合公报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在增大”是很重要的。我想强调的是，在印度支那战

争已结束、一般认为世界大战或战争的危险在减少的时候两国对局势抱有如此的看法。

金日成主席在中国结束访问回国后，五月八日接见了包括我在内的访朝代表团。席上，他谈到朝鲜统一问题时说：

“统一朝鲜方针是没有改变的。如果日本人民为我国的自主独立与和平同我国携手前进，就能够击退美帝国主义的内政干涉。应该实现南北联合声明中提出的自主、和平、民族大团结的三项原则，粉碎企图分裂一个朝鲜的阴谋活动，把朝鲜统一成一个朝鲜。”（《朝日新闻》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二日）他还说：**“即使越南、柬埔寨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方针也不会改变。”**如下一句话，尤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越南是越南，柬埔寨是柬埔寨，朝鲜是朝鲜。每个国家都应制定并实行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政策。”**这就强调了基于主体（自主）思想制定的统一方针不会有改变。

代替结束语——重开“南北对话”的条件

我在这篇文章的许多部分已谈了为重开“对话”应采取什么措施的问题。

去年秋天召开的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支持北方的决议案和支持南方的决议案。虽然两者的关系是同水和油的关系一样，但是，支持“韩”国的决议案强调了“继续进行南北对话，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支持共和国的决议案要求“遵守南北联合声明的原则……实现持久和平和自主的和平的重新统一”。既然如此，“韩”国应该首先考虑一下重开“对话”所需的具体条件，否则，“继续进行对话”这句话本身就会变成空话。金日成主席于一九七五年七月

十五日同宇都宫议员的谈话中指出：

“因为张基荣（南北协调委员会汉城方面副主席）**提议要在七月十五日会面，所以副主席寄去了复信**（七月十四日）。**其内容是第一，要停止以南侵威胁为借口鼓吹战争；第二，停止灭共、胜共之类的反共骚动；第三，停止镇压南朝鲜民主人士的勾当；第四，遵守七·四联合声明。另外还有一个条件是不要策划两个朝鲜以使分裂永久化，而老老实实地举行会谈。如果不把统一作为目标，会谈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说如果停止这种行为，我们是什么时候也都可以重开会谈的。南朝鲜报道说北方破坏了会谈。所以我们再次发表了声明，说在民主主义者遭受镇压的情况下举行会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举行了会谈，就会得罪南朝鲜的人们，但是红十字会谈还是要继续进行的。”**（《读卖新闻》八月十七日——二十四日）

南朝鲜方面对七月十四日的复信中说：

“平壤方面在七月十四日给汉城方面的电话通知中，用一句话拒绝了汉城方面提出要在七月十五日召开第十一次副主席会议的建议，并依然坚持过去的立场，说只有大韩民国首先取消六·二三和平统一外交政策宣言，其次停止反共政策才能重开南北对话。”

如上所述，一方说如果不把统一作为目标，会谈就没有意义并主张要为实现七·四联合声明的原则创造条件；相反，另一方却只是重弹“重开对话”。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七日，共和国方面副主席曹明一给南朝鲜方面副主席张基荣打了电话信。这个信表明了南方和北方对“对话”所持的立场的明显的差异。下面援引它的一部分：

“……我方在七月十四日电话信中再次提出，如果你方真正希望和我们进行对话，那末在空谈‘重开对话’之前，应首先本着双方达成协议的原则，停止‘反共’、‘灭共’骚动和战争骚动，取消

对南朝鲜爱国者和人民的法西斯镇压措施和罪恶的'两个朝鲜'路线，并期望你方对此表示态度，给以复信。"

这就是说，这里着重提到的问题是，要求对方从根本上改变对对话的态度。电话信中回顾说：

"我方为有效地促进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对话，已向汉城方面要求对上述各种原则性问题表示态度，并给汉城方面提供足以作答复的三个月的时间。"

接着说：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你方直到现在也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希望在今后一个月之内表明肯定的态度。"（《朝鲜通讯》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双方今后也将继续站在上述不同立场上交换电话信。如果交换电话信的方式变为"对话"的形式，那末人们不禁要问七·四联合声明的三项原则跑到哪里去了？是谁在彻底破坏联合声明？对此，在朝鲜发生的各种历史事实给我们作出了解答。

朝鲜人民应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

法国参议院议员　　阿尔・奎伊奥

主席阁下：

亲爱的朋友们：

我首先以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你们致意，并为这次召开支持朝鲜自主和平统一世界大会感到高兴。通过这次大会，我们能够再次重申我们从很早以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表明的坚决而积极的支持。

法国共产主义者的这一支持，是极其当然的。法国共产主义者深深地同情一个勇敢而又具有高度自豪感的人民过去一个时期备受殖民剥削，后来又受到战争创伤，三十多年来一直作为分裂的牺牲品遭受痛苦。一九六八年五月我荣幸地同法国共产党代表团一道访问过朝鲜，这对我来说是永生难忘的回忆。

在朝鲜当成问题的事，同样成为法国共产主义者展开斗争的理由。那就是，在不受外国干涉的情况下，实现自决，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是那个人民不可让步的权利。也就是，因为有必要制止使用核武器，制止花费大量资金的危险的军备竞赛，消除紧张局势的祸根，促进和平事业。这又为的是保卫那些在军事分界线以南地区时常被人告密受镇压和拷刑失去了人的最起码的权利的人民的自由。

这也同我们自己的民族利益有关系，同法国也有关系。那是

因为自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的朝鲜战争时期，法国参加这一战争，干下了反对朝鲜人民的侵略暴行，因为驻南朝鲜的美军盗用了联合国的招牌。为消除美军的驻扎南朝鲜和军备竞赛所造成的紧张局势的根源而活动，为使朝鲜的两个部分重新和解、互相尊重而活动，用一句话说，为正确解决问题做出贡献，是符合法国和法国人民的利益的。

我们不能不承认我国现政府不朝着这个方向做出努力，恰恰相反，它在联合国支持了旨在永远分裂朝鲜的发言，并怂恿法国的大企业向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南朝鲜进行大量投资。还传来它同汉城政权将在核领域互相协助的可靠消息。由于有广大的声援委员会和社会舆论的支持，我们在法国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几年前，在巴黎设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贸易代办处。我们还为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巴黎设大使馆，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在法国首都巴黎飘扬，继续进行斗争。现在法国共产主义者谴责法国政府的错误政策的同时，为在国内广泛宣传事态的真相和金日成主席提出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提案而努力。他们为在国内扩大和加强对南朝鲜的进步的、民主的爱国人士（不论他们是否圣职者）展开的勇敢斗争的声援进行活动。他们为使法国更广大的人民以团结了的力量，更有力地支持朝鲜争取自主和平统一的正义事业而进行工作。他们将本着这次世界大会的精神更加有力地推进这一运动。

朝鲜的朋友们和兄弟们，我们曾站在英雄的越南人民一边，同样，现在站在为争取胜利而展开神圣斗争的你们一边。

（摘自法国阿尔普列德·埃波尔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支持朝鲜和平统一世界大会文献集》）

朝鲜人民的热切愿望



丹麦作家、记者
阿纳·赫尔路乌·皮特逊

一九七六年七月天气晴朗的某一天，我探访了离欣欣向荣的开城市有十二公里的板门店。板门店位于把朝鲜分割成两部分的军事分界线上。非军事区横贯着朝鲜半岛，长有二百四十公里，宽有四公里，板门店是特别会议场区。这里有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着“联合国军”招牌的美国殖民主义者共同管理的会议场和设施。这些会议场和设施是为实现朝鲜的持久和平而举行会议所用的。此外，附近还有四个中立国所用的建筑物。北边有中立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所用的建筑物，南边有中立国瑞典和端士方面所用的建筑物。

板门店是令人悲痛的证据，它说明朝鲜被分割成两个部分已有三十多年。在这里能够看到截然不同的两种现实。以军事分界线为界，以北地区有精心侍弄的肥沃的稻田伸展到非军事区，而以南地区则是一片荒地。那荒芜的坡地和水旱田也是原来有人种过的。在这里还很明显地看得出南方的军事要塞，这些分明是违反停战协定去修筑的。北方则没有一个这样的军事设施。

我们在非军事区入口处的检查哨上，把黄旗插在车子上，以示我们是合法的观光客。当我们通过设在非军事区北边的美国检查哨的时候， 有几个美国佬军官带着好奇的眼光偷偷地望着我们。 在非军事区， 我们参观了在停战协定上签过字的那座建筑物。这是有两个出入口的大建筑物，如今用作博物馆。在现在的会议场里从签订停战协定以来共举行了三百八十次（截止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军事停战委员会会议。

在具有同一语言和文化的单一民族一起过了五千多年的这个国土的中间划出来的分界线，分界线以北的欢腾的建设景象，和以南的荒芜的田野形成的令人悲伤的鲜明的对照，所有这些使人更清楚地理解到为什么统一被分裂的祖国今天变为全体朝鲜人民的最热切愿望、民族最大的最重要的任务。

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而勇敢地进行了历时三十六年的艰苦斗争的朝鲜人民，一九四五年获得解放后，就期望争取民族独立和主权，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美帝国主义者侵占朝鲜的南半部，依然保留了败亡的日寇的走狗，解散了各地组织起来的人民委员会，镇压南朝鲜的一切进步力量，开始肆行了恐怖统治。

在共和国北半部，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人民建立了新的民主国家，但在南朝鲜，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的短时间内竟有二十五万多名爱国者遭到了屠杀。

不顾美国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的妨碍活动，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举行了全国的普选。北半部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七的选民和南半部百分之七十七点五二的选民参加了这个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的民主自由选举。这次新选出的最高人民会议抨击在这几个月前炮制傀儡“大韩民国”的美帝国主义者的分裂企图，宣布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出了实现自主和平统一的号召，但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傀儡于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在朝鲜

半岛上发动了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战争。朝鲜战争持续了三年之久，给朝鲜人民带来了无可估量的不幸。美帝国主义者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地区进行狂轰滥炸， 使之变成废墟，几乎倒退到石器时代。在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签订停战协定以后，美帝国主义者叫嚷说北半部过一百年也重建不起来。但现实却是和它恰恰相反的。

我在开城同一位五十六岁的老女工申顺德谈了话。她在谈到自己亲身体验的往事时说：

“一九五〇年底，我们两口子带着五个孩子， 住在平壤。当时，美帝国主义者威胁朝鲜人民，说要使用原子武器，并进行恶毒的宣传。那个时候，人们的阶级觉悟还不高，所以被他们吓住了，也不知道美国鬼子说的是谎话。敌人在发动战争的前夕叫嚷说，只用三天工夫就能吞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我们一家人都害怕，我的丈夫和三个孩子到南方去了。我也本想带两个女儿跟着去。但我们一来到开城，桥梁全被炸毁了。拥到江堤的人不知有多少，使江堤变成了白色长城（当时朝鲜人大部分都穿白色衣服）。 江上没有桥，也没有船。加上美帝国主义者又向人民胡乱开枪。我和两个女儿只好留在开城了。到今天我还不知道我的丈夫当时死在那里还是逃到南方去。直到今天，我们不能互通音信。

“今天我们这样能迎接来自远方的外国客人， 但不能跟在南朝鲜的亲戚和朋友见面，这真是令人痛心的事。

“我曾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下生活过， 在美帝国主义强占下也生活过，而且正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生活着。的确，不论美国强占者还是日本强占者，他们都是一丘之貉。日本鬼子在一九四五年溃逃时大肆叫嚣说，不到三年还要回来。那个时候，不说日本话，就要挨打。

“事实上，日本鬼子和美国占领军是一鼻孔出气的。 一时霸

占开城的美国占领军完全无视人民，任意屠杀人们，强占儿童们学习的学校做他们的兵营，干出种种野蛮暴行，给人民带来了无可言状的不幸。

“战后，我为了活命，想到市场去做买卖， 但那也是不容易的。后来，我加入生产合作社，真是高兴极了。

“然而，我一想起当年想逃到南方去的事就感到惭愧。于是，为隐瞒这些事，说我的家乡是汉城，甚至改姓换名了。

“可是， 我一想起我在瞒着那些十分亲切地对待我的好朋友和同志们，心里总感到非常难过。 于是， 在一九五七年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来到我们合作社的时候，我下决心把心里的一切都给说出来。我哭着说，我辜负人家的信任，感到很惭愧。

“这时，慈父领袖端详着我，慢慢地讲了内容如下的话：

“‘战争时期，有许多人被拉到南方去了。有的人是经不起原子弹的威胁而去的，有的人是对美国鬼子抱着幻想而去的。

“‘有些家伙是畏罪而逃的。但不管怎么样，他们走完全是由美国鬼子造成的。

“‘美国鬼子使用各种阴谋诡计，让朝鲜人自相残杀。

…………

“‘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对美帝国主义强占时期加入治安队或反共组织的人，只要他们悔过自新，都给予宽大处理。

“‘到南半部去的人，只要痛改前非，回到共和国的怀抱，也能受到宽恕。

“‘……共产主义者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站在人民的一边，为人民谋幸福，为了人民的利益就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

…………

“‘只要把北半部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坚如磐石，人民生活日益提高过幸福的生活，就能鼓舞南方的同胞更坚决地站起来，展开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卖国贼的斗争。这么一来，大家所盼望

的我们祖国的和平统一就会到来。

“‘你们想念在南方的丈夫，这不是错误。

“‘问题在于你们为了让丈夫回来，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加顽强地努力工作。’

“过一会儿，在合作社的门外， 伟大领袖朝着我这边走来，说：

“‘你要放下心来，注意健康，好好工作。

“‘你一定会和你的丈夫团圆的！’

“我是这样得到很大的鼓舞，为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积极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如今，我们的工厂已扩大成拥有许多新机器的大规模纺织厂。我们厂还有托儿所、幼儿园等一切设施，我那两个女儿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我从五十五岁那年起就可以领取年老补助金在家里休息，但我还是决心继续工作。如今，我每月领一百五十圆生活费，每年还享受一次生活费照发的休假。大闺女已经出嫁了。现在，我和二闺女一起住在高层住宅的两间屋里。家里有电视机和各种现代家具。

“我亲眼看到了哪个制度是最好的。 我要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到底。”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始终一贯地为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而做出了努力，但很遗憾，由于美帝国主义者及其汉城傀儡“政权”的阻挠活动，朝鲜政府的真诚努力如今没有得到结果。

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关于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教导说：

“我们党在统一祖国的斗争中一贯坚持的基本方针是： 在没有任何外来势力干涉的情况下，由朝鲜人民自己，自主地，根据民主的原则，用和平方法实现国家的统一。”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根据这条始终一贯的方针，为

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促进国家的统一，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方案。

一九七一年举行了南北红十字团体的预备性会谈。

一九七二年，举行南北高级会谈，根据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提出的自主、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的原则，发表了旨在实现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的南北联合声明。

但是，南朝鲜傀儡"政权"极端害怕人民的正当意见，在联合声明上签字的墨水还没有干，就违背了这个声明。

今天，南朝鲜的局势比任何时候更恶化，南朝鲜变成了活地狱。劳动者领饥饿工资，做着奴隶劳动，又为几百种苛捐杂税受折磨。乞丐和失业者充斥街头，劳动群众一般都是文盲。美国占领军在横行霸道，干出种种恶毒行径。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根本没有任何外国军队，但在南朝鲜驻扎着盗用联合国旗号的四万五千多个美国军队。

在南朝鲜，人民无辜地遭到监禁、拷打、屠杀。南朝鲜傀儡"政权"的野蛮暴行，甚至使美国主子也都感到难堪。这些家伙们拿所谓"来自北方的侵略威胁"的荒唐无稽的借口，为他们的罪行辩解。

但是一切事实却清楚地证明，是谁在朝鲜当战争贩子。

美帝国主义者为了永久分裂朝鲜，企图制造"两个朝鲜"。

归根到底， 他们妄图支配整个朝鲜， 正在进行种种阴谋活动，其目的不外是，为美国和日本安全地侵入南朝鲜制造条件，同时加紧推进反对北半部的战争准备。

一九七六年七月，我在朝鲜进行访问的时候，南朝鲜傀儡们狂乱地搬进了新型侵略武器，于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得不发表声明，严重警告这种行为。两个星期后，美帝国主义者在板门店地区挑起了很可能导致战争的严重事件。

一九五三年以来的二十多年期间，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

儡们挑起的违反停战协定的事件竟达十三万一千九百多起。尽管如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向保持沉着的态度，不断地提出了争取自主和平统一的正大光明的方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多次提出了依旧保留建立在朝鲜两个部分的互不相同的社会制度，以高丽联邦共和国的单一国号作为一个国家加入联合国的方案。

所以提出高丽这个国号，是因为它对双方都是公平合理的。如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把朝鲜叫作“朝鲜”，而南半部则叫作“韩国”。

高丽，是一个时期在朝鲜存在过的统一国家，是为世界所广泛知晓的。因此，这是南北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最好的国号。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在朝鲜消除新战争的危险，保证持久和平，向美国提出了关于缔结和平协定的提案。但是到今天为止，美国对这一提案还不做任何回答。

最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各政党、社会团体举行联席会议，提出了四项方案。四项方案的内容是：为争取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实现向往统一的北方的社会主义力量和南方的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缓和北方和南方之间的紧张局势，消除核战争的危险；铲除民族内部不和的根源，创造民族大团结的气氛；为了磋商上述的一切问题，召开南北各政党、社会团体和各界人民的代表组成的南北政治协商会议。朝鲜的和平，完全是由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耐心的努力才得到维持的。

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活动的目的，在于把南朝鲜永远变成军事基地和殖民地。美帝国主义者企图霸占整个朝鲜，前总统福特的太平洋主义清楚地说明这一点。美国仍然控制南朝鲜，是有它的目的的。南朝鲜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所以对美国鬼子是个宝贵的原料源泉地。同时，美国鬼子还企图把南朝鲜变成用来牵制苏联和中国并加强对日本的支配的军事基地。从这一点可以看

出，美国鬼子妄图在整个亚洲占优势。从前，美国说朝鲜是一个国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属于南朝鲜的。这就是所谓不能承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理由。美国的新的政策起因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断加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威力和她日益提高的国际威信。世界所有进步人民都承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朝鲜人民唯一的合法政府。南朝鲜傀儡"政权"在遭到全世界的谴责，处于象阮文绍和朗诺那样的灭亡的命运。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活动的目的在于扶植傀儡"政权"并做战争准备。美帝国主义者一向叫嚷说为和平而进行战争，而这一回也会说同样的话的。美国鬼子嘴上宣扬"和平共处"，实际上把自己武装到牙齿。

美国不希望在欧洲爆发战争。美国鬼子希望在朝鲜爆发战争。

往南朝鲜运进了一千多种核武器。其中也有发射装置和导弹。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拥有的大部分核武器都部署在南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想发展核武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仅没有核武器试验场，而且还根本不觉得需要核武器。这是因为朝鲜并不认为美帝国主义者在朝鲜战争中能使用核武器。从地理上来看，朝鲜是个小国，双方军事力量都集中在非军事区附近。双方相隔很近。如果敌人使用核武器，那末他们自己也会招致很多伤亡。只有蠢才才会说出要使用核武器的话来。曾叫嚣过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的福特和基辛格才是傻瓜。

敌人为了威胁和恐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和国，搬进了核武器，可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根本不怕敌人的讹诈政策。南朝鲜向美国要求核保护伞，可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根本不想向任何国家要求核保护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只相信自己的自立的主体国防力量。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张，必须完全禁止使用核武器，停止所有国家进行核炸弹试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决不会

在任何有关部分停止使用或试验核武器的条约上签字。部分的停止是没有用的。部分停止的目的在于欺骗世界人民。只有全面地停止核武器的生产和试验才对世界人民有利。

朝鲜人民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希望战争。一九七六年八月下旬发生战争骚动的时候，我正是在平壤。当时，那里一切都完全正常，看不到任何战争兴奋状态和动员姿态。

朝鲜人民体验过惨酷的战争。我在信川博物馆看到了如实地证明美帝国主义者在战争时期肆行的大屠杀惨状的照片和遗物。有几十万人被屠杀或成了残废。金刚地区有一二一一高地，它是敌人在战争时期干出的野蛮罪行的无言的见证者。据说当时这个高地遭到敌人的轰炸，矮了几米。

朝鲜人民军从数量上就是把美国占领军除外也比南朝鲜傀儡军少得多，可是他们坚信能够打退胆敢侵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任何敌人。

我在平壤同一位人民军军官谈了话。他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没有征兵制度。人民军是由志愿人伍的人组成的军队。大多数青年都希望在人民军队里服兵役，但是建设事业也需要大批的青年，所以不得不把他们派到建设部门去。

朝鲜人民军积极参加机关、文化宫、住宅建设等和平建设。官兵们还到农村去参加插秧和秋收等农活。

朝日鲜明的国家遭受的痛苦



法国《人道报》对外政策局长
伊弗·毛路·费尔南

一、被分裂的民族

室内当中有四方形普通桌子，桌子两旁分别放着五个一般的灰色安乐椅，这便是军事停战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的板门店会议场的全部备品。

横穿桌子的一条白线，使人切实地感觉到这个国家被分裂成两个的事实。这条线的北边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边就是美军强占三十二年的朝鲜南半部。

要说装饰品，只有插在桌子上的两面小旗。一面旗中间是红色宽面，其上下各一白色细条，再上下是蓝色宽边，红面靠旗杆一边有白色圆地，其中是五角红星，这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另一面是浅蓝色旗，遗憾得很，这是联合国的旗子。这是美国人发动这一国际机构内的他们的表决机器，以联合国的名义把朝鲜拖人火海里的那个时期的遗产。

我在朝鲜人民军军官的陪同下刚走进坐落在军事分界线上的板门店会议场的时候，有很多美国人拥到会场南面的窗边来了。他们当中的一个家伙，拿携带用无线电话机急忙向上司报告这一事实。那个家伙话说得很冗长，看样子他在详细地报告我这个受朝鲜共产主义者保护的白肤色的不速之客的容貌。还有一些美国鬼子头戴写有"MP"两个字样的钢盔，屁股上挎着手枪和棍棒，两手插在腰上打转转监视着我。他们就是共同警备区内的美方人员。

他们个子都高，不难看出他们的体格符合身长须有一米八十二公分以上、体重要达八十公斤以上的有关部队规定。但是，乍一看也可以知道他们并不符合须具有一般以上知识水平的他们的有关规定。不知是他们要讥笑，还是要挑衅，在玻璃窗那面朝我撅嘴，看他们的这一嘴脸，可以看出他们分明是没有教养的人。

板门店的两种象征

从这儿走几步就有与会议场相似的另一幢建筑。这就是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签订停战协定，终结了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的地方。在战争期间，美军司令部给朝鲜的每一平方公里投下了十八颗炸弹，但仅据他们自己的统计，他们却损失了四十万零五千个人。正因为如此，当时的美国代表克拉克将军发出悲鸣道，他是在没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第一个美国代表。

这个停战协定规定，将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但是，美国人不执行这项规定。结果，今天的板门店象征着完全相反的两个事实，那就是所谓最强的帝国主义的军事惨败和朝鲜的分裂。

朝鲜是世界上闻名的“朝日鲜明的国家”。整齐的田园、清澈的水、晴朗的天空、明亮的阳光、水晶般的岩石、金刚石般的山峰、 丰富而细腻的色彩、 白墙红瓦顶的住房栉比鳞次的和平村庄、弹伽倻琴（据说是公元五世纪制造）的伶俐的孩子、穿着稍长的裙子和色彩华丽的绸缎小袄的美丽的妇女、清雅的木兰花纹装饰、山鸡歇翅膀、迎春花和杜鹃花在绿树中间盛开的柔和的小山岗……

花，在板门店也可以见到。朝鲜方面的地区是一片美丽的花坛，精心侍弄的牡丹花等各种花争艳，而板门店那边美军方面的地区是围着铁丝网和望楼林立的荒凉的地区。

从哪一方面来看，这个国家的南方只能说是地狱。这就是这一国家的北方和南方的完全相反的两种面貌。

南方是地狱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南朝鲜以负外债七十六亿二千万美元的代价取得了他们吹嘘为汉江流域的“奇迹”的那种非常快的发展速度，这和十年前在易北河和莱茵河中间地区发生的现象相似。

但是，南朝鲜经济与西德不同，完全依靠外国资本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的投资。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比起来，南朝鲜经济更集中于出口，它的一半以上由美国和日本占去。

这是典型的新殖民主义经济。它除了一小撮特权阶层以外没有给国民带来任何东西。 人民群众处于比任何时期更悲惨的境地。

南朝鲜工人平均每月只能挣相当于二百五十至三百法郎的工资，如果要由他抚养四口人（这是一般的现象，没有一文钱的

父母要全靠儿子抚养），那末只拿这点钱连家人糊口的粮也买不到。他们每天吃的是一两碗饭和几片泡菜。

工厂的景况很坏，工人们受非人待遇。工作时间平均十二小时，有时达十八小时，没有奖金和夜班津贴。

妇女的处境更是恶劣。她们的工资不到男工的一半。她们一结婚就被撵出来，这是屡见不鲜的。但不能不指出对她们的一项特别“关心”。象美国电子公司的分公司“西克马迪”那样的一部分企业，为不让女工在工作中打瞌睡或累倒，给她们吃兴奋剂。

常言说，劳动等于自杀。

农村的情况，比这还要悲惨。全国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农民，把命根子寄托于不到一町步的小块地，为大地主做苦工。一到冬天，他们的处境更悲惨，许多农民背井离乡到城市去找活路，但很多人滚落到城市贫民窟里，卷入失业的洪流里去。

满街都是谈不到什么挣钱的擦皮鞋的孩子们、上了年纪的乞丐、喊着“买紫菜饭喽！紫菜饭！”穿街行商的孩子们、给人背运笨重东西的背架夫，等等。

生活费在无止境地上升。最近六年来米价竟涨了三倍以上。街上暗娼盛行，有三百万学龄儿童不能上学。

南朝鲜当权者在大力提倡耐苦。这个地区自古就是朝鲜的米粮川，但他们却在这里宣布了“吃面日”，到这一天，让人们喝白面清汤，尝尝美国的“援助”，不吃就处罚。

这些材料，是我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平壤见到的南朝鲜爱国者讲给我的故事中的一部分。这些故事中还有很多比这更悲惨的事实。

平均每八名居民有一个警察

他们还给我讲了南朝鲜的监狱境况。他们说，那里拷问已是家常便饭，肆意把人处以死刑和绞刑。他们还谈到了汉城政权，那是世界上最残暴最野蛮的法西斯独裁政权。

在戒严令和紧急措施下，一切民主自由都遭到抹杀，人权遭到蹂躏。

可以说是南朝鲜的盖世太保的韩国中央情报部拥有一万八千名官员和几十万密探。据说目前南朝鲜每一平方公里有四十名警察，也就是平均每八名居民有一个警察。

汉城大学正门的对面设有兵营，那里有五百至六百的军人经常处于警戒状态。学校里设了秘密的电视装置，监视学生们的一举一动。只要有十名以上的学生在走廊碰碰头，就被扣上阴谋颠覆政府的罪名遭逮捕。

二、地球的"热点"

现南朝鲜独裁朴正熙警惕大学生，是有他的相当的理由的。

正是因为大学生展开斗争，他的前任李承晚于一九六〇年四月赶下台了。一年后一九六一年五月，美国人为进行报复，策划军事政变，使朴正熙篡夺了政权。

他的履历确实是耐人寻味的。

他起初用冈本这一日本名字出窝，当了当时把朝鲜变为殖民地的日本占领军的中尉。

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的战争时期，这个家伙在美军的指挥下佩带旅长的肩章出现，在俄克拉何马的福特塞尔美军事大学受训，完成了他的气质。

用青瓦盖了屋顶的他的汉城宫殿叫做青瓦台，这纯粹是学着华盛顿的白宫起名的。

每当进行选举，朴正熙都随便捏造了选举结果。尽管如此，在汉城，总统候选人金大中压倒了朴正熙。然而，专事舞弊选举的地方的选举结果，却把这一优势压倒了。

金大中认为亡命日本是妙计，但到了日本也无济于事。朴正熙发动中央情报部的特务， 把他从日本绑架到汉城来关进了监狱。

自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一年当过总统的尹潽善也被判处徒刑了。

南朝鲜的前外务部长官郑一亨和最著名的诗人、基督教徒金芝河等人也都在坐牢。

曾于一九七四年四月三日举行示威的四千名大学生当中，有五名被判处死刑。

延世大学的学生韩熙永和梨花女大的一个学生都受严刑拷打死了。

金钟泰同志被判死刑后被处以绞刑， 崔永道同志受拷问死了。这两位共产主义者曾创建统一革命党展开了地下活动。金钟泰同志的夫人林宁淑也被捕，被判处十五年徒刑，他们的两个孩子至今下落不明。

还有多少爱国者被捕坐牢，有多少人遭受拷刑丧了命了呢！目前被关进南朝鲜监狱里的政治犯有多少，其数目不大清楚。据消息灵通的人说约有六万，但有的人说有二十万。这个数目怕更切合实际，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啊。

卡特先生，人权呢？

这就是美国为朝鲜的分裂永久化而维持的恐怖制度，这就是以拥护人权自居的卡特政府所保护的政权。他自食其言，违背诺言，美国继续干涉朝鲜，这绝不能说成是为保卫“自由”的正当行为，相反它只带来了最残酷的镇压。这种干涉，又不能说成是为了保安。苏联人早在一九四八年单方面地从这个国家撤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也早已离开了朝鲜。

不论是多么苛刻的观察家也不可能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说成是一种威胁。共和国所实行的自主的政策，无疑是以实现和平统一为目的的。

共和国所提出的许多提案中有这么一个提案：暂时保留国家的两个地区现存的经济社会制度（北方的社会主义和南方的资本主义）实行联邦制。

朴正熙本人也曾说：“坦率地说， 从今以后我们也能靠自己的力量击退北朝鲜的攻击了。”（一九七七年四月同法新社和合众国际社记者的谈话）事实上，南朝鲜法西斯分子靠美国的援助拥有七十多万军队，占世界的第五位。

今年他们拨出几乎占汉城政府预算的三分之一的十八亿美元维持着这一庞大的军队。还预计为发展军需工业，将额外拨出四亿三千九百万美元。

南朝鲜军队还具有战争经验，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三年期间，有三十一万二千名南朝鲜雇佣兵派到越南，同美国远征军一道进行了战斗。

在这种条件下，该如何解释美国对朝鲜的军事干涉呢？是要

补充在国内根本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朴正熙军队的致命弱点的呢，还是出自更全面的战略上的打算的呢？看来，这两种假说好象都带有某种真实。第一种情况使美国成为人们最憎恨的独裁的庇护者；第二种情况将带来严重的危险。

你在竞选时做了何种诺言？

如果说，驻南朝鲜的四万美军并不是为的给朴正熙撑腰，那末它究竟负有何种使命呢？为什么拿包括导弹和七百个核武器在内的最新武器装备了这个军队呢？难道不是为攻击北朝鲜和她的邻邦苏联与中国的吗？

这样，这个朝日鲜明的国家变成了冷战的遗物——地球上的“热点”之一，变成了足以导致军事分界线上的全面冲突的许多事件的发生地，因此更使人感到不安。

仅在最近几天，汉城的军队在朴正熙和美军军官及西方外交官员们的参加下，在离军事分界线只有几公里的地点，进行了以北朝鲜的某一阵地为假想攻击目标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从美国的侵略越南和在那里遭受的惨败中受到冲击的美国社会界，对美国继续干涉朝鲜表示深切的忧虑。

尼克松本人也不光彩地离开白宫时， 不能不预计美 军 的撤退。卡特也在竞选时明明白白地许下诺言说要撤走美军。然而，这位新任美国总统刚一执政，就拿各种借口开始脱身。到五月，卡特把副国务卿菲律普·哈比卜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布拉云将军派到汉城和东京去了。访问的结果明确的是，美空军将把自己的装备和人员照旧留驻南朝鲜；“逐步的”撤军将只限于陆军，到一九七八年底为止只撤走六千名美军。如果用这种速度全

部撤走美远征军，不就需要十四年的时间吗？然而，那些受了汉城的大量贿赂的华盛顿参议院的大议员们对撤军问题比白宫更是置若罔闻。

美国企图拿这种方式想把他们对南朝鲜的军事强占永久化。但他们没有任何权利那样做。美军的南朝鲜强占，只能加剧紧张局势。继续维持这种强占是与第三十届联合国大会一九七五年十一月通过的决议也背道而驰的。

金日成主席的谈话

朝鲜人民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民族。朝鲜没有任何理由分裂。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主席同我谈话时，我向他说，人们往往想把朝鲜和德国问题相提并论。

对此，他强调说应该考虑到这个问题有本质上的差别，他说：

“朝鲜从来没有侵略过任何人，相反，朝鲜曾受了人家的侵略，变成了殖民地。我们实现了统一，也不会威胁任何国家。相反，我们实现了统一，将对同所有邻国发展和平关系方面造成有利的条件。”

一九七二年七月南北之间开始了会谈。会谈中强调统一应该自主地用和平的方法，在民族大团结的基础上实现。

但是，汉城的傀儡认为会谈威胁他的独裁，进行了各种阴谋活动，结果会谈处于无限期的停滞状态了。从那以后，朴正熙集团更加加强了法西斯镇压，在对外方面，为取得人家承认“两个朝鲜”，疯狂进行阴谋活动。

金日成主席重申，共和国政府坚持自主和平统一的合理方案。

法国提供给汉城的原子能发电站

南朝鲜傀儡受着帝国主义的支持。日本的一家杂志最近恰如其分地把汉城政权比做一条疯狗，说它是西方的血和日本的血流在它的血管里的杂种狗。

西方的迪斯卡尔政权和法国垄断组织对延长朝鲜的悲剧，并不是没有责任的。一九七六年底，法国给南朝鲜的政府及私人提供的贷款竟达三十一亿七千六百万法郎。除此而外，还打算提供三亿八千五百万法郎的贷款。

他们原则上已达成协议，法国以八十八亿六千万法郎的贷款向汉城政权提供两座原子能发电站。

金日成主席对于给本来就带有危险性的南朝鲜的法西斯独裁又增添核危险的做法，表示了愤怒。

（摘自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国《人道报》）

阻挠朝鲜和平统一的驻韩美军

——要求撤走驻韩美军是世界的呼声



日本国际问题评论家
梶谷善久

被分裂的三十年

一九四五年八月，朝鲜从日本的三十六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下获得了解放。但是，在所谓美苏两大国的对立这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气氛中，南方于一九四八年八月炮制了“大韩民国”，同年九月，在北方诞生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通过悠久的历史，用同一文化和语言生活过来的一个民族被分裂成两个国家的这一不正常的状态已经持续了三十年。

这决不是朝鲜民族自己选择的，也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从民族、政治和文化上来看，朝鲜应该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正如日本统治时期也说“北方的工业，南方的农业”，南北从经济上也有

着互相补充的关系。

原来半岛这个地理条件，常常使它变成引起国际纷争或进行战争的地方。

大陆上的国家要把自己的势力扩张到海洋时，有许多场合把半岛用做跳板。同时，半岛往往被人视为战略基地和兵站补给基地。

朝鲜首先不能不遭受来自亚洲大陆的压力和侵略的折磨。大家都知道，过去向西远征到欧洲的元朝军队，企图向东征服日本，前后两次侵略了朝鲜。

当时，朝鲜半岛作为军队和造船材料的强征地，遭到了不可言状的掠夺。

由于树林的滥伐，所有的山都荒废了，城镇和乡村都被烧毁了，许多居民被拉去做造船工，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

帝俄和明、清等北方的大国也曾不间断地把手伸进了这个半岛。历史上，朝鲜半岛被用做侵略亚洲的跳板的事就不必再说了。

日清和日俄这两次战争，是日本为确立对朝鲜的霸权而搞的军事行动。一九一〇年，日本以合并为名把朝鲜变成它的殖民地，并通过彻底的镇压和掠夺，把这块地变成了侵略中国的基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军和苏军进驻朝鲜的目的，只是为的处理战后问题，即解除日本军武装，把日军送回本国。

但是，在朝鲜的两个地区出现了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两个政府“大韩民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结果，美军到了今天还驻扎在南朝鲜。拿一般军事专家的常识来看，这个军队和海军基地的布置，并不单单是为了对付共和国的军事力量，而且是为了侵略北方的苏联。

民族共同的宿愿是和平和统一

已经是晚秋了。在北纬三十八度线一带，街道上的白杨树可能开始落叶了。站在这个军事分界线上望去，北方的齐整的水旱田一直伸展到分界线，一排排雅致的合作农场多层住宅散落在附近一带。可是南方，由分界线向南四公里的地区是一片杂草丛生杳无人烟的地方。据说，那里有禁区，埋有核地雷。

如此明显地表明南北状况的风景，可能是再没有的。

共和国按照主体思想，彻底贯彻执行民族自主路线，而南方却越来越严重地追随美国，附属于日本。

美国对朝鲜半岛关心的只是军事上的问题，日本则追求经济掠夺。在这种情况下，南朝鲜经济不可能取得正常的发展，是非常明显的。在增加国民总收入和发展城市的空洞的口号下，人民为偿还六十三亿多美元的外债而受苦。自从石油危机以来每年的贸易赤字超过二十亿美元。除了叫做"五贼"的特权阶层以外，民众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善。

但是在北方，去年十月提前一年零四个月完成了经济建设六年计划，完全做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人民对衣食住等各方面无忧无愁，生活水平年年大有提高。

特别是，实行普遍的十一年制义务教育等，举国倾注很大的热情，以全国学校化、全民学生化的气势发展教育。

独裁和腐败已达到顶点的南朝鲜政治，只能叫做法西斯了。他们毫不留情地镇压了在野党、知识界人士、宗教徒和学生的民主化斗争。

朴政权把那些迎接全体国民赤手空拳同日本军警展开斗争的

独立运动纪念日三月一日发表民主救国宣言的金大中等十八人判处重刑，遭到国内外的强有力的谴责。

甚至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也在九月一日通过了批判朴政权扼杀人权政策的决议。

韩国中央情报部曾企图把在日本绑架的金大中在对马海峡加以杀害的事已由前美国国务院朝鲜科长列纳特揭露出来了。韩国中央情报部干下的种种反人民的罪行，比起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过无不及。

南北朝鲜的黑暗与光明之差，越看它的具体事实，就越感到吃惊。南北民众精神上和肉体上享受的幸福之差，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毫无疑问，分居在南北的朝鲜民族，有共同的宿愿和共同的希望。那首先是和平。因为日本国民曾经被政府和军部赶进太平洋战争，遭受过无可估量的痛苦，所以决心“绝不再拿枪”。同样，朝鲜民族对和平的向往，是坚定不移的。

由于美国的武装干预，同胞被迫同室操戈，三八线南北地区都遭到了浩劫，正象被压路辊筒辗碎一样。这一朝鲜战争惨状，如今也记忆犹新。

南北都不希望把国土焦土化的战争再度爆发。和平和南北统一是全朝鲜民族一致的宿愿。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发表的南北联合声明就是对这一愿望的回答。这个声明阐明了三项原则。第一，必须在不依赖外来势力，不受外来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自主地实现统一；第二，北方和南方互不依靠反对对方的武力行动，而要用和平的方法实现统一；第三，超越思想、理念和制度的差别，作为一个民族首先要谋求民族大团结。

从那以后的事态发展看来，反而与这一原则背道而驰，似乎把统一的希望推到遥远的将来去了。

但是，只是南方的一部分当权者主张武力对抗和胜共统一。然而，朝着和平和统一这一巨大目标前进的民族的意志，是谁也

不能挫折的。

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

美帝国主义为把朝鲜分而治之，利用了以维持世界和平和促进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为目的的联合国。美、中、英三国在一九四三年的开罗宣言中承认朝鲜应自主独立。但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小型联大却通过了有关只在南朝鲜举行选举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同年五月在联合国监督下，只在南朝鲜举行单独选举，炮制了李承晚的“大韩民国政府”。

同年十二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承认“大韩民国政府为朝鲜的唯一政府”。然而它不过是无视同年八月举行最高人民会议议员选举，于九月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一明摆着的历史事实的虚构的宣言。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就即刻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当天就通过了把共和国指控为“和平的破坏者”的决议，到了六月二十七日通过了劝告各会员国派遣“对韩国的支援军”的决议。

接着，于七月七日安全理事会又通过一项决议，决定把“对韩国的支援军”编人美军司令统率的统一司令部之下，并允许它使用联合国旗号。

当时，美国所以能够胡作妄为，把联合国看做它的表决机器，是因为当时苏联要求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采取了不出席安全理事会的战术。美国就利用了苏联不能行使否决权的这一机会。

而且，在这一期间，以亲美反共色彩浓厚的国家炮制了臭名

远扬的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取代过去的联合国朝鲜委员会。

一九五一年二月，迫使联合国大会通过指控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的决议，同年五月又通过决议，劝告各会员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国进行经济封锁。由于美国的操纵，联合国起了极其反动的作用。

进行三年多的激烈战争后，于一九五三年七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司令官、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和联合国军总司令之间签订了朝鲜军事停战协定。韩国军司令未能参加这个停战协定。

由一九五五年的第十届联大至一九七〇年的第二十五届联大对朝鲜问题的讨论，一直重复了同样的过程。美国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不顾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亚洲非洲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对，照例批准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年例报告，允许驻韩联合国军继续留驻南朝鲜。

但是，在这一期间， 对朝鲜问题进行的表决有了变化。 起初，对美国等国家提出的决议案表示赞成的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然而到六十年代后半期竟减少到百分之五十左右，勉强占了过半数。

最近三年的情况是这样的：在一九七三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双方的支持国分别提出了完全相反的两个决议案，结果，这次联大甚至通过了解散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决议。

一九七四年的联大以赞成和反对同数通过了支持韩国派提出的“逃避决议案”（朝鲜问题不该在联大讨论，而该提交安全理事会讨论）， 过后又以赞成和反对同数否决了支持北朝鲜派提出的关于“不该由安全理事会，而该由联大宣布解散驻韩联合国军”的决议案。然而，引人注目的是，支持北朝鲜派达到同数，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一九七五年的联大以赞成五十九、反对五十一、弃权二十九通过了美国、日本等国提出的支持韩国的决议案，过后又以赞成五十四、反对四十三、弃权四十二通过了中国、阿尔及利亚、苏联等国提出的支持北朝鲜的决议案。

尽管日本和美国，花钱搞幕后活动，但支持韩国的势力在年年减少，而支持共和国的势力在年年增加。这一事实从联大的决议中也清楚地看得到，而且不可忽视的是上述两个决议案里都包括了解散驻韩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问题。

针对这种趋势，美国不但不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反而搬出了奇怪的论调。驻联合国的美国代表团发言人说什么“美军驻扎韩国是根据‘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的，所以它与联合国毫无关系”。不管美韩当局怎样辩解，国际舆论再也不允许戴着假联合国军帽子的美军留驻南朝鲜了。

在今年的联大，阿尔及利亚、中国、苏联等支持共和国的三十三个国家先提出了决议案。该提案包括下列几项：第一，要求立即停止外国对朝鲜的干涉、侵略等一切行为，立即撤走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新式武器；第二，号召联合国会员国防止对朝鲜内政的干涉，防止制造“两个朝鲜”这个妨碍统一的活动；第三，希望朝鲜排斥外国的干涉，通过广泛反映全体国民意志的交涉和对话的形式，本着七·四联合声明的精神实现统一；第四，再次肯定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撤走打着联合国旗号的外国军队、把停战协定换成和平协定等问题，促使迅速采取为其实现所需的措施。

这一最合理的决议案，是与共和国至今一贯主张并为其实现而努力的事项完全符合和一致的。

针对这一决议案，美国、日本等支持韩国的十九个国家提出了以“促进南北对话”为内容的较温和的决议案。它用的句子相当不错，但它的内容根本没有谈到撤走外国军队的问题，企图照旧承认美军驻扎韩国，把南北分裂的现状固定下来。美日政府为通

过这个"换了花样的决议案"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间，以经济援助为诱饵，拼命地搞了获得赞成票的工作。如果说洛克希德事件是由一个军火公司行贿而引起的国际贪污案，那末这种经济援助，应该说是国家的行贿，是最恶毒的内政干涉。

有些人推测说，说不定今年也弄出个"平局"。可是它却使人联想起日本曾为把中国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干下的无谓的勾当。随着在联合国内要恢复北京的席位，赶走台湾的气氛日益高涨，日本和美国大为惊慌，抛出重要问题的表决程序问题，即要求重要问题不该以单纯的过半数决定，而该以三分之二的赞成决定，以图摆脱窘境。

但是，到头来一九七一年的联合国大会，关于邀请中国的正式代表的决议，以赞成七十六、反对三十五、弃权十七的压倒的多数通过了。

毫无疑问，对于朝鲜问题，支持共和国的提案以压倒多数取胜的那一天必将到来。

一九七六年八月，在锡兰首都科伦坡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是一个规模巨大的会议。八十五个国家和机构正式参加了会议。如果把列席的也算在内，共有一百多个国家参加了会议。这次大会通过了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其内容如下：

第一，主张帝国主义者在南朝鲜进行的战争挑衅必须立即停止，运进南朝鲜的核武器等一切战争手段必须撤销，一切外国军队必须从南朝鲜撤走，外国军事基地必须撤销，必须用和平协定取代朝鲜军事停战协定。

第二，认为朝鲜的统一问题必须根据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的南北联合声明中所阐明的自主、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的三大原则，在没有任何外来势力干涉的情况下，通过象能够广泛反映全民族意志的大民族会议这样的形式的协商和对话，由朝鲜人民自己加以解决，并且表示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全体朝鲜人民争取国家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

第三，不结盟国家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者企图在朝鲜发动新战争的阴谋活动，不让任何国家助长朝鲜的分裂或阻挠统一，为了帮助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将在国际机构和国际会议上采取联合行动。

路只有一条，真理不会有两个。在这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和支持共和国的国家在联合国大会提出的决议案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值得注目的。

完全支持共和国提出的统一祖国方针，这已是世界的趋势。日本的新闻界当中，有些人曾散布推测说，对北朝鲜的反应会冷淡或者北朝鲜在第三世界陷于孤立等，但是事实都很明显，一看就能知道被孤立的是北方还是南方。

一九七五年八月，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会议，决定接纳共和国为正式成员，没有接纳韩国，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目前，有九十多个国家同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大部分是第三世界国家。在最近几年，这些国家和共和国之间，邀请和访问及来往更加活跃起来了。

因为共和国积极支持第三世界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斗争，获得了国际上的信任和尊敬。

特别是，共和国争取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受到了第三世界的共鸣和支持。尽管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阻挠和中伤，但共和国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共同斗争是越来越加强和发展的。

驻韩美军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在板门店共同警备区发生南北警备人员的冲突事件，两个美军军官送了命。事件是由于美方违反关于如改变共同警备区内的状况时事先须经双方同意的规定，企图恣意闯进警备区砍伐白杨树而引起的。

我想，当时用的凶器斧子，本是美军用的东西，但乱斗之中被北方夺去了，结果反被自己的凶器丧了命。

这一事件，不禁使人联想到一九六八年美国间谍船普韦布洛号侵犯朝鲜领海， 船长布撮以下八十名人员全被共和国海军活捉，第二年即一九六九年美国侦察机EC—121在朝鲜领空同三十一名乘务员一道被击落的事实。

这些事件说明了共和国严惩侵略者和挑衅者的基本态度，也说明发生所有事件的根源在于美军。

对于板门店事件，美国和韩国宣传说，这是北朝鲜的有计划的杀人行为。 这是北朝鲜的有计划的杀人行为呢， 还是南方挑起的挑衅行为呢？这一点从那以后美军所采取的行动和事件的经过本身给人确切地做了证明。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即八月二十一日，福特总统下令，强行砍掉了那棵白杨树。

这种做法酷似流氓们同人招架的手法。

尽管如此，美军却从日本嘉手纳基地和横须贺派“F—4”幽灵式一个飞行队和包括原子航空母舰中途岛、巡洋舰、小型驱逐舰在内的机动部队侵犯朝鲜领海纵深，又从美国本土派“F—111”战斗轰炸机大队，从关岛基地派“B—52”战略轰炸机大队， 以示威实力的名目接连进行了露骨的胁迫。

还有，美国副国务卿帮办哈比卜在九月一日众议院国际政治军事委员会上说："这次的事件是由北朝鲜挑起的。美军动员大批兵力采取对抗姿态，事先防止了事态的发展。"

这好象在说驻韩美军在起牵制作用。再没有比这更恶毒的骗人把戏了。在这次事件中，共和国方面抱着坚决自卫的决心冷静沉着地对付了事件。由于共和国采取这种态度，这一事件才没有扩大，而且使得美国举起拳头干瞪眼不知所措。

他们说什么抵制来自北方的侵略啦、有效的牵制力啦、为保卫朝鲜的和平和安全美军留驻朝鲜半岛啦等，这种滥调是和他们曾说什么为保卫南朝鲜的和平和安全、越南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派美军到印度支那去这种辩解一模一样。毋庸赘言，这是美帝国主义为掩盖它的企图而说的谎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派到朝鲜半岛的苏联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全部撤走了。如今北朝鲜没有一个外国军队。

但是，美军不顾联合国已通过决议决定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要求撤走一切外国军队的呼声日益高涨，今天依然戴着假的联合国军帽子，无耻地赖在南朝鲜。

这好比是在朝鲜半岛到处爬行、在军事分界线附近抬起象镰刀那样弯曲的脖子的四万几千个毒蛇。这些毒蛇带有的害人的毒气，就是核武器。他们已向南朝鲜搬进了爆炸威力比向广岛投下的原子弹大八百二十倍的核炸弹一千多颗，而且美国防部长还大吹大擂说什么如再度爆发朝鲜战争，将不辞使用核武器。

在美国，每当举行总统竞选时往往发生用强硬外交政策向选民讨好的现象，如：一九六四年，美国以它的驱逐舰在北部湾遭到越南北方鱼雷艇的攻击为借口扩大了对印度支那的侵略等。

人们说，这次的事件，也是福特总统由于他的声誉被民主党候选人卡特夺去而焦躁之余挑起的。

不管挑起事件的目的是要争取美国人的支持也罢，或者是要

在朝鲜挑起新战争也罢，朝鲜半岛总是孕育着由于砍伐一棵树这类小事引起全面战争的那种危机。

这一危机的因素，即给这个火药库引火的导火线就是驻韩美军。在朝鲜的一切罪恶的根源是外国军队的驻扎，这样说也不是言过其实的。如不撤走那个军队、基地和核武器，就不会有亚洲的和平和安全。

尤其是，日本政府对于这一事件，不但默许美军的挑衅，不提出任何抗议，反而积极协助了他们。和这一做法一样，九月六日，苏联的米格——25型飞机在函馆机场紧急着陆的时候，日本政府不顾苏联的强硬要求，同美国合作，企图探出这架飞机的军事机密，这都是被束缚于日美安保体系的日本追随美国的姿态。当考虑今后的日苏关系的时候，拿取得新式战斗机的资料向美国表示忠诚，是没有长远打算的鼠目寸光的做法，它没有考虑这将对要求返还北方领土、解决其他问题极为不利。只热中于执政党内部纠纷的目前的政府，难道不了解这一点吗？

说什么“韩国的安全是为日本的安全所紧要的”等，企图为日本的安全利用朝鲜的南北对立的那种思考方式和直接参加美军的挑衅活动及胁迫行为的那种军事外交，将给日本带来何等危险，这里无须再举过去日本、德国、意大利等轴心国所遭到的失败经验来作说明。

向联大提出允许朝鲜南北分裂和美军继续留驻南朝鲜的那种决议案，而且协助横行霸道的驻韩美军，同美国一道依靠日本的基地、布置在韩国的核武器和驻韩国的美海空军侵略亚洲，这便是目前日本政府推行的对朝鲜政策。这是无视朝鲜民族的命运，把亚洲和日本的和平推向危机的勾当，联合国将决不容许日本这样做。我们日本人民坚决抗议这种勾当，并坚决要求日本政府从根本上改变外交、军事政策。

（摘自在日本发行的杂志《统一评论》一九七六年第十一期）

美军驻扎南朝鲜是实现朝鲜统一的基本障碍



法国参议院议员
阿 吾 布 里

各位男女代表！
亲爱的朋友们！

来自各大陆的各国代表和政治团体、工会及社会团体的代表，持有不同思想见解的各位代表，今天你们参加这个大会，提高了支持朝鲜和平统一世界大会的地位，保证会议获得更大的成就。这又证明了这种大会是有必要召开的。朝鲜问题，确实是我们时代所有重大问题中的一个，但它又是在固有的、特殊的条件下被提出来的。正因为如此，朝鲜问题吸引着珍视民族独立、自由和和平理念的世界所有男女的耳目。

朝鲜，本是几千年来扎根于一个历史、一个领土、一个语言、具有生命力和独创性的一个文化的单一国家。一九四五年八月朝鲜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下获得解放时，谁也没有估计到朝鲜的民族统一会成为如此重要的问题。以本应该是一条临时分界线的那条线、在我们时代封闭得最严的那条分界线为界，国

家被分裂、被切断（我们可以这样说）已有三十二年了。

我不想再谈这一分裂的根源和分裂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因为市川诚首先在基调报告中具体地谈了这一点。我在这里只想强调一下自已决定自己的将来，是属于那个民族的权利。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自从三十二年以前起，外部势力强迫朝鲜人民不得行使这一不可让步的权利，把朝鲜变成了可怕的侵略战争的舞台，接着变成了局势非常紧张的地区、火海和名副其实的火药库。

我想举几个事实提醒大家注意。美国在军事分界线以南维持着它的武装到牙齿的四万二千多名军队，而这些武力是以五角大楼在北太平洋地区更正确地说在关岛和冲绳为中心的日本列岛上建设的庞大兵站设施为后盾的。美国防情报部也承认，他们在南朝鲜储藏着大量的核武器和破坏力很强的武装装备。特别是，其中包括载在"F—4"幽灵式轰炸机上的一百九十二个核炸弹和一百四十四个地上火箭"诚实的约翰"核弹头及十二个对空导弹"中士"核弹头。

美国还给汉城政府的军队继续提供大量的军事装备。仅在一九七五年六月至一九七六年五月的短暂的期间提供了达六亿三千三百万美元的军事装备。这些装备，被用来实现三百万"乡土预备军"和七十万军队的现代化。另外，还有超过四百万的"民防卫队"，其中包括强拉进去的一百五十多万中学生、高等学校学生和大学生。这些军队，曾多年做了侵越战争的炮灰，并在镇压人民的暴行中积累了很多经验。正如在瑞士、法国及其他国家的电视广播台的现地报道也证明，这个军队的平常的训练本身就是极其残暴的。他们频繁地进行各兵种的联合训练。例如由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浦项一带进行的训练，是南朝鲜军队和美军一起进行的，主要是运输驻冲绳美海军陆战队的训练。所谓"九日作战"、"七日作战"等的作战计划，都是以进行闪击战为目的制定的。另一方面，他们多次试验过用"银河C—5A"等巨型

运输机从太平洋基地甚至美国本土上的基地急派美军的可能性。

从军事观点来看，很明显，这种事态孕育着战争危险。大量的装备和武力的集中（二十四小时一直处于待命状态的四十万大兵力部署在军事分界线一带）、经常的过度的训练和鼓吹狂乱的反共思想，所有这些现象，就是即使有停战委员会存在也能随时给火药库点上火的因素。

战争危险是实际上存在的，而且这一危险在核武器已经储备、汉城独裁政权不隐讳要掌握核武器的野心的条件下越来越增大。换句话说，如果不幸在朝鲜半岛再次发生新的冲突，那末这次的战争将比一九五〇年的战争带来更大的破坏和杀伤，将带来无可估量的后果。我不能不提醒大家注意美国防部头子施莱辛格和莱斯芬尔之流于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日和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发表的声明。他们说，正在慎重地考虑在朝鲜再次发生冲突时使用核武器的问题。美国统治阶层说什么朝鲜属于美国的“前线防卫地区”，有“来自北方的侵略威胁”等，妄图使他们的军队驻扎南朝鲜和他们对汉城政权的军事援助合法化。但结果是怎样呢？

第一个论据即“前线防卫地区”的说法，早已运用于其他地区，使美国打了十多年反对越南人民、柬埔寨和老挝人民的残忍的侵略战争。人们都清楚地知道这一战争的结局。

今天，谁敢说由于印度支那人民获得独立，美国人民的安全受威胁呢？同样，谁敢说美国会遭受那些从数量上和军事技术装备上都很差、远离美国海岸数千公里的朝鲜人民的侵略呢？从整个国际力量对比来看，很难相信，美军布置在军事分界线以南地区，为的是保护美国免受洲际导弹的打击。美军留驻南朝鲜，孕育着在朝鲜引起核冲突的危险。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倒过来观察，才能正确地理解他们说的话。如果考虑到目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内没有任何外国军队这一点，更是如此。大家都知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已提出建议，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缔结和平协定。

日本鹦鹉学舌地净学美国说谎。日本的统治阶层也在官方声明和国际文件中主张说，本国领土的安全取决于南朝鲜的安全。但日本拥有巨大的经济力量，居世界第三位，而且拥有庞大的军事潜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何曾威胁过一点日本呢？然而，曾用战争方法把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残酷掠夺了三十六年之久的那个阶层，今天却干下无耻的勾当，反而把热切希望实现统一的人民指控为罪犯。我们是这样看的。现实证明，事实却与他们的论调正相反。他们抛出"来自北方的侵略威胁"这一论调，妄图进一步加强日本的大企业对南朝鲜经济的支配，把加紧华盛顿——东京——汉城的军事勾结加以正当化。在这里危险的是，他们已在一九七五年七月组织了旨在朝鲜爆发战争时进行联合作战的"日美防卫恳谈会"。

难道南朝鲜真的受到了"来自北方的侵略威胁"吗？正如向这次大会提出的其他报告所指出，我们认为这是基于捏造历史的，更正确地说这不过是事先为今后在朝鲜可能再次发生的战争捏造其根源而拿出的借口。假如他们所畏惧的"南侵威胁"有根据（当然我们是不这么想的），那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什么主张停止军备竞赛、裁减军事装备和武力等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呢？人们自然会抱这种疑问。而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这一根本问题也曾多次提出了具体而建设性的建议。这些建议，都是根据为实现朝鲜的统一应尊重的三大基本原则提出的。于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发表的重要联合声明中，南朝鲜当权者所接受的原则如下：

第一，实现完全的自主，即排除一切干涉；

第二，双方不诉诸武力，即尊重和平方法；

第三，谋求民族大团结，即在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所有领域尊重现存的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差别的条件下，谋求团结。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平壤召开的各政党、社会团体联席会议发出的信里提出，为讨论根据上述三大原则应解决的问题要召开南北政治协商会议。这次提出的这项建议，可以说是为自主地、用和平方法早日实现朝鲜的统一具有巨大意义的新的倡议。

因此，美军驻扎南朝鲜，是在世界上的这一地区造成紧张局势的基本因素，是横在朝鲜自主和平统一道路上的障碍，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不管有意或无意，它总是默许在南半部镇压爱国者和民主人士特别是许多宗教徒。

这就是要求执行第三十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解散“驻韩联合国军司令部”、从南朝鲜撤走美军、把停战协定换成和平协定的决议的理由。

据一致的报道和声明，美国的新政府将改变历届美国统治阶层至今一直推行的封锁和对抗政策。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还不够充分又模糊，所以进一步谈论它是无济于事的。不用多说，表明立场，本来是当事者的事。对我们来说，我们已有充分的准备，不论是何种程度的改进，只要它能成为自主和平统一朝鲜的道路上的新的步伐和新的前进，我们就支持它。

各位男女代表：

亲爱的朋友们：

朝鲜问题是我们时代的重要问题，这样说是恰当的。这是与尊严的人民、受害的人民、希望和平地生活（我们毫不怀疑这一点）的人民的将来有关的问题。这又是和停止军备竞赛，维护和平有关的重大问题。因此，不论从朝鲜人民的利害关系来看，或者从我国人民的利害关系来看，首先应该让朝鲜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是迫不及待的问题。毫无疑问，这次的世界大会为做到这一点，将做出贡献。

（摘自法国“阿尔法列德·厄贝尔”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支持朝鲜和平统一世界大会文献集》）

美帝国主义要从朝鲜缩回手



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
克利斯特安·列米·利沙尔

主席同志：
尊敬的各位代表：
亲爱的同志们：

我作为一个同朝鲜最友好的国家的代表，怀着巨大的激情，谨向敬爱的领袖金日成主席和朝鲜人民转达马达加斯加人民和他们的卓越领导者廸廸埃·拉齐拉卡总统的兄弟般的问候。

我还借这个机会，再次公开地明确地重申马达加斯加人民和政府坚定不移地支持朝鲜人民争取实现最高的宿愿——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

刚才结束的关于主体思想的国际讨论会建议来自世界各大陆的七十多个国家代表要再聚集一堂讨论在维护世界和平特别是亚洲和平方面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朝鲜问题。

为了使朝鲜这一大家庭，在从祖先承继下来的土地上过和平生活的那一天早日到来，我们应讨论我们该进行的工作，并对已

进行的工作做一次总结。

勇敢的朝鲜人民以永生不灭的主体思想为基础，为了统一被分裂的祖国，从三十多年前起，就同热爱和平和正义的所有进步人民携手进行了英勇斗争。

在敬爱的领袖金日成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朝鲜人民为实现自己的最大意愿，选择了主体的道路。那就是朝鲜的统一，必须在没有外来势力干涉的情况下，由朝鲜人民自己自主地，根据民主的原则，用和平的方法加以实现。

由此，主体思想的创始人长期努力向访问朝日鲜明的国家的、同朝鲜人民友好的所有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解释了有关统一的问题。

伟大的思想理论家、不屈不挠的革命战士金日成主席，为全世界人民发表了许多谈话，写了许多著作。有影响力的报刊都刊登了这些谈话和著作，所有大陆的许多国家都分发了这些著作。去参观这次讨论会期间举办的金日成主席著作展览会的人是会明白这一点的。

与此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了任何人都能接受的合理的统一方案。那些方案就是金日成主席提出的统一祖国的五大方针和一九七七年一月举行的各政党、社会团体联席会议提出的四大方案。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接连取得了胜利。在第三十届联合国大会和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通过的有利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决议，足以证明这一点。

虽然确实取得了这样肯定的成就，但我们不能就此停止斗争，我们必须继续进行斗争，直到争取最后胜利。

妄图使历史潮流倒流的帝国主义者及其同谋者和走狗向我们挑战了。因此，我们要用从刚才深人钻研的主体思想中增强了的

我们的力量、我们的革命热情、我们的战斗团结来对付他们。

我们必须以过去所取得的成就为基础，拿出勇气，积极支持兄弟的朝鲜人民。

我们是相信用主体思想教育出来，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期间连续打败两个帝国主义列强，建立了丰功伟绩的这个伟大的爱国人民的。

为了朝着更大的胜利，共同携手勇往直前，让我们利用一切机会揭露和谴责妄图制造“两个朝鲜”的帝国主义者及其同谋者和走狗的阴谋活动。

我们必须粉碎他们要使“两个朝鲜”加入联合国的梦想。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朝鲜民族是决不会接受分裂的。

北方和南方的绝大多数朝鲜人民都在热切希望实现统一，并为实现自己最大的愿望而积极努力。那是因为朝鲜是朝鲜人自己的，朝鲜只有一个，决不能分裂成两个。

帝国主义者同傀儡集团合谋勾结，把南朝鲜变成了外国的军事基地、毁灭人的深渊和蹂躏人权的臭名远扬的大监狱。

这个最厚颜无耻的傀儡集团，在国际机构里是没有他们可占的位置的。南朝鲜傀儡集团所干的一切勾当，根本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宣言。

如此，“两个朝鲜”论不过是在国内遇到反对、在国际上被唾弃的一个幻想而已。

只有统一了的朝鲜，才能受到国际机构的欢迎。我们大家都要为尽早实现朝鲜的统一，来消除亚洲的紧张局势，巩固世界和平而积极努力。

第三十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有利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决议后，已经过了三年。

但是，正象帝国主义者不能改变自己的本性一样，他们无视最高级的这一国际机构的决议，继续滥用联合国的权利，依然打

着联合国旗号，维持“联合国军司令部”。

他们企图争取时间，冒险地进行挑衅活动。

那样重要的国际机构的决议至今还没有得到实现，对此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在这次的联合国大会上，我们的代表团将有机会做如下的发言：

既然大会的决议要求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特别是要求美军撤出南朝鲜，我们作为联合国会员国，也应该执行自己的任务，为打开朝鲜的统一大门，保障和平做出贡献。

主席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马达加斯加人民对最后胜利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心。我们的这一确信主要是基于下列两个理由的：

第一，我们确信在主体思想的创始人的领导下，以千里马的速度推进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的兄弟的朝鲜人民很英明，又发挥英雄主义。

统一革命党代表在关于主体思想的国际讨论会上所做的发言，给我们说明了南朝鲜的爱国者正在为实现民族最大的宿愿进行有力的斗争。南朝鲜的真正的儿女们都热切希望在朝鲜人民敬爱的领袖金日成主席阁下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和北半部的家属一道过幸福生活。任何威胁和拷问都没能挫折他们的这一愿望。

这就证明朝鲜人民抱着要实现自己最大的愿望的一致的意志，我们从中得到无限的鼓舞。

胜利一定属于朝鲜人民！

第二，我们确信，热爱和平和正义的进步人民，坚定不移地、真诚地支持朝鲜人民。

实际上，在各大陆，支持朝鲜的伟大事业的国家在与日俱增。

正因为如此，联合国大会和不结盟国家会议都通过了有利于朝鲜的决议。

参加讨论会的国家数目，由同朝鲜友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各个组织寄来的信，充分说明我们已取得如此显著的发展。

因此，我们支持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建议平壤讨论会通过关于敦促世界各国政府同汉城断绝一切关系的决议。

主席同志：

尊敬的各位代表：

我们在主体的光芒照耀下，丰富自己的知识，互相交流有益的经验，度过了极其愉决的日子。

为了向关怀我们的、永恒不灭的主体思想的创始人表示谢意，我在这高高的讲台上，向你们热烈呼吁：

让我们都做用主体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忠实的和平战士回本国去。

这样，我们要各自回到自己的大陆和国家，为实现朝鲜的统一和巩固和平，扩大我们共同斗争的行动舞台。

我们将坚决贯彻执行主体战略，不给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以任何喘息的机会。

我们在亚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所有地区，必将捣毁他们的堡垒。

事实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和反动势力还没有解除武装。

这些势力还在不断地威胁我们的革命，威胁所有人民为自由、解放和独立而进行的革命。

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遭受他们的威胁。

在亚洲，朝鲜依然被分裂；在非洲，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人民受压迫，科摩罗人民被剥夺了争取领土完整的权利。

其他非洲国家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印度洋沿岸国家，由于受盘据在那里的势力的威胁，也处于不安状态。

在中东，巴勒斯坦人民越来越被夺去自己的领土；在拉丁美洲，革命人民遭受着帝国主义统治干涉的威胁。

主席同志：

最后，我想援引廸廸埃·拉齐拉卡总统所说的话。他曾说：

“毫无疑问，革命是应由每个国家的人民自己进行的事业。但要知道，每一个革命是进步势力为战胜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势力而进行革命的一个大环节的一部分，而且，为解放人类进行的这一革命，正在超出国内范围，扩大到世界范围。”

美国不要策划永久分裂朝鲜



在美国的"主体思想研究小组"主席、《前卫报》
行政副主编　法联西斯·比尔

我们知道，给朝鲜人民带来了民族分裂的悲剧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军非法强占南朝鲜，美国的历届政府庇护南朝鲜的法西斯分子。

帝国主义者总是以帝国主义者行动的。

因此，代表美国统治阶层的卡特政府效仿他的前辈，继续奉行美国传统的对朝鲜政策，支持汉城"政权"，反对实现统一的任何措施，那是不足为奇的。他在总统选举时许下诺言，说要全部撤走四万多美军，对朝鲜实行新的政策，但他并不履行这一诺言。

卡特总统上任后，愚弄热切要求和平的全世界亿万人民和美国的选民，立即开始违背诺言了。

一般说来，他所提出的所谓新的建议，不能说是什么新的东西。

这些建议的实质大致如下：

第一，截止一九八二年逐步撤走许多美军，而不是全部撤

走；

第二，一九八二年以后，继续把八千至一万的美空军人员留在南朝鲜；

第三，核武器和喷气式飞机依旧留下；

第四，对朴正熙法西斯“政权”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和其他援助；

第五，直接威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美海军继续留在朝鲜东海等。

看来，卡特计划的目的在于：首先使美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相信他的所谓“和平目的”，同时，使南朝鲜傀儡相信美国继续把美军武力和武器留在南朝鲜，供他们随时使用。

就是我们相信了卡特所说的在五年当中逐步撤走美军的话，实际上等于说在他执政期间不把美军从南朝鲜撤走。

又说什么空军人员的驻扎不能看做是武装占领，这才是怪诞的论调。

这是与卡特要从南朝鲜全部撤走美军的诺言背道而驰的谬论。

他们说什么美军的撤退，将在同南朝鲜当局和日本政府达成完全的协议后进行，这就把卡特所玩弄的两手策略完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了。朴正熙傀儡集团甚至连美国的部分撤军也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日本也反对撤走美军。

近几年来，南朝鲜“中央情报部”一直向美国国会议员行贿，以使他们不采取任何有关撤军的措施。

每当撤走美军的问题一提出来，他们就与美国右翼势力勾结起来进行种种阴谋活动，力图使美国内部闹出问题。

你们当中有许多人可能还记得很清楚，卡特提出从朝鲜撤走美军的方案时，嗜血成性的好战分子辛格尔罗布将军对此表示反对发表了好战声明，结果被卡特革职了。

然而，你们可能还不完全知道，卡特非难那个将军，革掉他在南朝鲜的美占领军要职之后，却把他召回美国，提拔他，把他安插在更重要更高的位置上。所有这一切事实证明，卡特根本不想抛弃对南朝鲜的统治权。

卡特政府在外交战线，为了推行臭名远扬的“两个朝鲜”政策，东奔西走，进行幕后活动。

由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军事、经济、政治等所有领域取得巨大的发展，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当中的威信日益提高，帝国主义国家的决策者们企图给人们造成一种他们已放弃过去的直接对抗政策和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破坏活动的假象。

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为摆脱他们日薄西山的处境，疯狂进行挣扎，同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朴正熙独裁者狼狈为奸，大肆进行阴谋活动，力图永久分裂朝鲜半岛，加强它在南朝鲜的地盘。

可是，朝鲜人民是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的单一民族。拿任何东西也决不能改变这一铁的事实。

世界的进步人民都谴责美国的这种毒辣的阴谋活动。

我们知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屡次提出了统一祖国的合理方案，但美帝国主义者和汉城的法西斯分子每次都拒绝了这些方案。

统一祖国的五大方针，是结束民族的分裂，实现朝鲜的统一、繁荣与和平的唯一合理的方案。

这是能够结束朝鲜民族和朝鲜人民的悲剧性分裂的具体方案。

只有美帝国主义和追随它的一小撮反动国家及日本的一伙反对这个方案。当然，朴正熙独裁“政权”拼命挣扎，反对这一方案，歪曲这一方案的真正意图，阻挠它的实现。只要唯利是图的美国政府和垄断组织反对这一方案，在美国就有越来越多的人认

为美国政府应停止支持独裁“政权”。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顽强反对美帝国主义对南朝鲜政策。

他们之中有反对支援野蛮的朴正熙傀儡政权的英勇的反帝战士和共产主义者，也有教会成员和旅美朝侨、自由势力和民间组织等广大的各阶层美国居民。

南朝鲜“中央情报部”行贿大量钱财收买许多美国政客的事实被揭露的时候，我们注视了在南朝鲜发生的法西斯镇压骚动。

考虑到美国干涉别国内政的历史，美国人对于别国横暴干涉美国内政表示的愤慨，虽有贼喊捉贼的味道，但它却使美国人民群众大大觉醒了。

越来越多的人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一个横暴的专事镇压的“政权”在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下存在于南朝鲜。

这就给希望同朝鲜人民加强团结，愿意支持朝鲜人民的斗争的人们造成了良好的气氛。

我想向我的朝鲜朋友们谈一谈为了支持朝鲜人民为实现民主和争取统一而进行的正义斗争，最近在美国进行的许多活动。

自从今年六月开始的要求从南朝鲜撤回美军的请愿签名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已有六千多名签了名。

同时，我们在拥护人权的旗帜下，举行了几次示威，多次提出了抗议。这些示威，对揭露卡特的所谓“关心”社会问题的虚伪面貌和他对从智利到南非、从泰国到南朝鲜的最横暴最野蛮的政府的积极支持方面有所帮助。

在全国的各个大学和各地方，放映了电影。

位于我国西海岸的朝鲜研究行动委员会创刊了有关要求撤回美军和支持实现统一的月刊杂志。

在各地召开了揭露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干涉的集会。另外，还计划举行支持朝鲜统一的各种活动。

那些描写了在五角大楼的许多个头头们参加的朝鲜战争期间

破坏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一切财富的臭名远扬的美帝国主义杀人将军麦克阿瑟的电影刚一见世，就遇到了强有力的反对，人们谴责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要求立即把一切军队和武器撤出南朝鲜。

在联合国基督教委员会举行的一次大会，集中讨论了美帝国主义的对朝鲜政策问题，这可以说该大会前进了一步。应邀参加大会的有，来自三大洲的一百多名代表和社会界人士。他们一致揭露了目前在南朝鲜施行的镇压统治，然后，通过决议，要求从南朝鲜撤走一切核武器、美军和一切武力，要求美国停止对朴"政权"的一切军事经济援助，支持朝鲜的统一，要求卡特总统改善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另外，还有许多旅居美国的朝鲜人亡命者参加了大会。

他们的大部分是曾在朴"政权"当过政府及军部的高级官员的人。其中有前汉城"政府"驻联合国大使林昌荣等人。

他们被辞掉官职，意味着在广大的各阶层朝鲜人当中对朴正熙独裁政权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林昌荣在自己的演说中说，美国应从承认朝鲜是单一民族这一点出发，改变对朝鲜的政策。他说，统一朝鲜，不仅是南北朝鲜全体人民的热切愿望，而且是与朝鲜的命运有关的最根本的问题。

不只是支持朝鲜统一前卫报委员会，就是在北美洲发行份数最多的我们的周刊前卫报，也都支持了所有这些活动，我们的成员和读者在全国范围内为支持这一切运动展开了积极的活动。

特别是，庆祝敬爱的领袖金日成主席的六十五寿辰，我们前卫报出版社出版了**《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第一册，而这本书的第二册在我离开美国时刚做完了出版准备工作。

亲爱的朋友们！所有这些活动证明，支持朝鲜人民的运动，正在美国风起云涌。

有许多人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革命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尽管资产阶级出版机关百般阻挠正确报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其人民的生活面貌，但由于有前卫报等出版机关和支持朝鲜委员会的积极活动，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刊物开始发行了。

我不能不坦率地承认，我们为朝鲜所做的努力还不够充分。我们要提高人民的觉悟，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对朝鲜政策，这便是我们必须解决的任务之一，正象曾经动员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和印度支那各国那样。

朝鲜给以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影响，美军和它的军火的存在所招致的军事危险等，说明朝鲜问题不只限于与朝鲜人民有关的问题。

这是所有反对压迫要求自由的人们应关心的问题。

这又是所有反对外国的统治要求自主的人们应关心的问题。

我们在继续加强支持朝鲜人民的活动中认识到，在我们面前横着许多危险，但也有着良好的前景。

卡特政府是玩弄两手策略的伪善的政权，它在自己的政策声明中往往掩盖自己的真正目的。汉城的朴正熙集团越来越疯狂地进行挣扎，拼命加强镇压。法西斯独裁者们为维持自己的“政权”，阻挠统一，明目张胆地进行侵略活动。但是历史向着有利于伟大的朝鲜人民的方向发展，世界舆论已完全支持朝鲜的和平、正义和进步。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支持朝鲜人民的正义事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合理方案。

最后，我向你们重申，美国政府既然是朝鲜人民的不幸和痛苦的祸根，美国人民将在进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领导下，继续开展强有力的运动，支持你们的正义斗争，直到从南朝鲜撤走一切外国军队和武器、南朝鲜人民从外来势力干涉和国内法西

斯专制下获得解放，自己决定自己的将来命运时为止。

卡特，你听着！

我们以美国进步的爱好和平人民的名义要求：

从南朝鲜缩回手！

立即撤回一切军队和武器！

要停止对朴正熙法西斯“政权”的一切军事及经济援助！

朝鲜是一个整体，“两个朝鲜”论是骗子手的詭辩



日本“金日成主席著作研究会全国联络会议”
事务局副局长　花轮不二男

朝鲜是一个整体

全体朝鲜人民一致渴望的祖国的统一与和平，尽管自从朝鲜获得解放后直到今天的三十二年期间做了许多努力，但还没有得到实现。

尤其是最近，美帝国主义和南朝鲜傀儡集团抛出制造“两个朝鲜”的政策，违背朝鲜人民要求统一祖国的热切愿望，为永远分裂朝鲜民族，明目张胆地进行阴谋活动。美国总统卡特从去年计划按照自己在竞选时许下的诺言撤走驻“韩”美军。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在于：推行制造“两个朝鲜”的政策，把军事分界线变为国境。

我们应该知道，卡特所说的所谓撤走驻“韩”美陆军，实际上是与他在南朝鲜维持傀儡政府的企图联结在一起的。

回顾起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朝鲜人民推翻三十六年之久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赢得了解放，并且衷心欢庆这一胜利。

可是，不久后在南朝鲜登陆的美帝国主义者破坏和镇压人民的所有组织及其领导人，实行占领政策，再次统治了南朝鲜这个殖民地。

他们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体系，把朝鲜分裂成南北两个部分，如今也怂恿傀儡政府继续挑起战争挑衅。

从历史上来看也罢，从目前的现实来看也罢，今天阻挠朝鲜统一的最大而根本的障碍，就是美帝国主义。

美帝国主义为了掌握他们远东战略上的最后一个据点南朝鲜，进行着垂死挣扎。另一方面，日本反动统治阶层尽力奉行美国的战略，积极协助南朝鲜傀儡政府，推行着日美共同的殖民政策。

伟大的金日成主席针对这种日美关系教导说：

“今天，摆在亚洲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面前的十分迫切的任务，是在挫败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必须为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而斗争。”接着他教导说，对日本帝国主义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和期望。

不论从南北朝鲜的历史过程来看，或者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的观点来看，朝鲜应该是一个朝鲜。

朝鲜实现统一，本是朝鲜人民行使民族自决权的决不可容许别国干涉的朝鲜人民的基本权利。

用肮脏的铁蹄踏进南朝鲜的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军队，应立即撤回老家去；和他们狼狈为奸，重新开始侵略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也应该和他们一起撤出南朝鲜。

为了孤立以美国为头子的帝国主义侵略者，重要的是，要加强那些为斩断奴役和压迫的锁链、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而斗争的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特别是，在这些斗争中，实现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同日本人民的斗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已在联合国接连遭到反对，过去他们拿"援助"这一诱饵任意摆布联合国的那种"权威"已不存在，再也不能随心所欲了。这就意味着世界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开始贯彻执行不依赖人家的那种自主、自立的路线，意味着他们作为肩负新时代的历史的主人公开始登上舞台了。

尊敬的金日成主席就这一新的时代教导说：

"可以说，现时代是过去在大国统治和奴役下受压迫受虐待的人民作为世界的主人，自主地、创造性地开拓自己命运的自主的时代。"

从这一观点出发，重新考察朝鲜问题，就可以知道：实现朝鲜的统一，首先是朝鲜人民自己的任务，但击退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实现自己的民族任务的这一斗争，同时也是在新的自主时代起到先驱作用的斗争。

由于越南人民的胜利，在越南遭到惨败的美帝国主义，大肆叫嚷什么就是使用核武器，也要掌握南朝鲜。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凌驾于帝国主义阵营，在国际范围内最牢固地确立了它的统治体系的那一时期，英雄的朝鲜人民战胜了自吹为世界"最强"的美帝侵略军，而且今天已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展成了坚不可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我确信，朝鲜人民今后在新的自主时代起先驱作用的斗争中，更紧密地团结在金日成主义旗帜下必将取得胜利。

我在这里保证为进一步加强日朝两国人民的战斗联系而斗争。

统一的根本障碍是美帝国主义

一八六六年，金膺禹先生击沉了美国海盗船“舍门”号，这一历史事实是很有名的。

今天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和本性， 同海盗船时期没 有 两样。

一九一〇年，日本军国主义强行缔结“韩日合并条约”，把朝鲜半岛变为它的殖民地，并根据自己的扩张计划开始了对中国大陆的侵略，这是事实，同时，它做了美英两个帝国主义侵略亚洲的尖兵，这也是事实。 因此， 虽然战败的日本军国主义被撵出去，由新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来取代了它，但殖民统治的实质是不会改变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军国主义完全投降，朝鲜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获得了解放。

这样，朝鲜人民自己作主，根据自己的意志建立朝鲜人民的政权，是理所当然的事。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决定，为使朝鲜发展成为统一的民主自主独立国家，建立民主的临时政府。

然而，美帝国主义不但没有履行三国外长会议的决定，也没有响应同时撤出在朝鲜半岛上的美军和苏军的要求。

到了一九四八年五月，他们在非法地赖在南朝鲜的美军庇护下，单方面地炮制了南朝鲜的李承晚傀儡政府。他们强迫联合国承认这个傀儡政府为“实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权的合法政府”。

大家都知道，当时联合国是由在世界各地挥霍美元的美国任意摆布的。

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的本性，这是粗暴地蹂躏朝鲜人民的意志的行为。

朝鲜人民的意志，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举行的选举中明确地表现出来了，他们一致支持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据记录，参加选举的选民，北朝鲜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七，南朝鲜有百分之七十七点五二。

当考虑南朝鲜的这个数字是在残酷的镇压体制下取得的时候，可以说参加选举的比率确实是惊人的。

当时，美国根据它对苏联的封锁政策，公然推行冷战政策，在欧洲炮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东南亚炮制东南亚条约组织、在中东炮制巴格达条约组织、在东北亚炮制东北亚军事联盟等，拼命拼凑"反共"军事联盟。

特别是，东北亚军事联盟很重视如何规定朝鲜半岛所占的地位的问题。很明显，这是因为当时他们已估计到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会取得胜利，认为要封锁中苏，就首先要重新武装日本，并把全朝鲜转变成军事基地。

麦克阿瑟（美远东军司令）于一九四八年说："日本是溃不烂的反共防波堤。"

魏德迈（韩国基地视察团团长）于一九五〇年说："朝鲜的统一和独立，对美国的全盘利益来说是严重的威胁，所以决不能容许它。军事占领范围，也应向全朝鲜扩大。"

尼克松（副总统）于一九五二年说："使日本非军事化是我们的错误。"

莱尼兹（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于一九六一年说："如果韩国落到共产圈里，那末日本就处于遭受千岛群岛、库页岛和韩国的夹攻的境地，日本的战略地位也将大大低落。"

我们不难看出，美帝国主义根据对朝鲜半岛的位置所做的这一基本规定，在极其周密的准备和计划下，继续进行战争挑衅，

力图永远对朝鲜进行殖民统治。

朝鲜战争中的败将麦克阿瑟证明这些事实说："这个战争原是我所计划的。"

伟大的金日成主席正确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局势，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并对此发出了警告。

《金日成传略》一书里有如下叙述：

"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在'自由'和'民主'的骗人的幌子下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大力推行残暴的侵略政策，疯狂地进行新战争的准备。战后，美帝国主义成了世界反动派的头子、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势力、国际宪兵、现代殖民主义的堡垒和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

"美帝侵略者从它侵占南朝鲜的第一天起就取代日本帝国主义而成为殖民统治者，强行解散了各地组织起来的人民委员会，实行了残暴的军政统治，开始全面镇压爱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美帝国主义把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占有的财产全部据为己有，只要是他们所需要的，就任意掠夺。不仅如此，他们还开始在南朝鲜各地建立军事基地。

"美帝国主义纠集起国内外的反动势力，作为它实行新殖民主义统治的支柱。"

美帝国主义为把美军驻扎南朝鲜加以正当化，玩弄了种种诡辩。

然而，谁都知道，制造军事紧张局势，继续挑起战争挑衅的，正是他们自己，而且谁也不相信他们叫嚷什么"要保卫南朝鲜不受南侵威胁"，"保持实力均衡"等的诡辩。

尤其最近，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一方面在极力推行"两个朝鲜"政策，另一方面他们装成希望实现统一与和平的样子，大肆叫嚷什么要缔结"南北互不侵犯条约"，"互不干涉内政"等。

很明显，这种主张，是出自要在南北之间划一条国境线的思考方式，是要实现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的恶毒行为。

朝鲜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单一民族， 是拥有同一种语言和文化，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优秀民族。南北分裂完全是由美帝国主义人为地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完全非法的、不当的作为，它决不可能成为国家之间的问题。

如果一切外国军队全部撤走，不再进行不当的阻挠活动，那末南北朝鲜的统一，是完全作为朝鲜民族自己的问题和朝鲜人民的内政问题，能够自主地加以解决的。

根据这种实际情况，共和国建议朝美之间缔结和平协定。这是要由签订停战协定的当事者首先要消除紧张状态的有原则的、现实的、合理的建议。

如上所述，阻挠朝鲜统一的根本障碍是美帝国主义。要实现朝鲜的统一，就要使美军立即撤出南朝鲜，这是先决条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九七五年的联合国大会、一九七六年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和一九七七年的支持朝鲜统一世界大会的决议，都一致肯定了这一点。

今天，要求美军撤出南朝鲜的主张，已是国际舆论和各国人民的一致要求。局势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我们要更加孤立美帝国主义，沿着新的自主时代的康庄大道，勇往直前！

日本军国主义对南朝鲜的再度侵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解除日军武装、解散财阀、制定和平宪法等迅速破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体制。

不少的日本人看到占领军的这一作为，对美国抱了幻想。

但是，美国从着手准备朝鲜战争的时候起就露骨地暴露出它的帝国主义侵略本性来了。

美帝国主义镇压了反对朝鲜战争的工会， 从公职放逐了“赤色”领导人， 并捏造各种阴谋事件， 走上了确立战争体制的道路。

我们认为，下山事件、三鹰事件、松川事件、白鸟事件等都是美中央情报局制造的阴谋事件。

他们这样镇压工人的同时，向旧财阀进行“特殊”订货，并以协助战争为代价，容许了日本垄断资本家的复活。

日本的垄断资本，正是靠吮吸朝鲜人民的血复活和养肥的。

在这一过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犯，大批登上了政治舞台，公然推进日本的重新武装。这样，日本变成了亚洲最危险的存在。

这些事实表明了美帝国主义的意图：使复活了的日本反动统治阶层走在他们的前面跳舞。日“韩”条约的缔结，正是以它为背景推进了的。日“韩”条约的实质，不外乎是使日本宣誓协助美帝国主义，作它的可靠同盟者。复活了的日本反动统治集团重温殖民统治的甜蜜的旧梦，这次以同美国协助的形式，力图实现日美共同殖民统治。

他们的反动本质，在日“韩”会谈过程和当年的头头们的发言及其他许多地方暴露出来了。

一九六〇年，我们包围日本国会，白天和黑夜连续举行了示威。

这是日本人民对签订新的日美安全条约表示的抗拒。因为新的日美安全条约预计它转变成新的保安体系，实现工业军事的一体化，保证基地和作战等军事领域的合作和经济合作。但是，日本反动统治集团抛出自发成立论，勉强逃脱窘境之后，着手准备重开日“韩”会谈。

在一九五〇年的侵朝战争中遭到惨败的美帝国主义，把南朝鲜作为他们在东北亚的战略据点，为在朝鲜半岛发动新战争重新做战略部署时，把整个日本也拉进去了。

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日美新安保条约”是日美反动派为统治亚洲而缔结的盟约，同时也是日本垄断资本重新侵略南朝鲜的序幕。

一九六一年，池田同肯尼迪会谈时说：“在日本来看，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韩国问题比起中国问题更重要。不论从地理上或历史上来看， 韩国离日本最近， 又位于决定日本之存亡的位置上。特别是，如果釜山赤化了，它将对日本的治安发生很大的影响。

“对于南朝鲜的反共体制，日本应予以深切关心。

“即使在目前的情况下，日本也有必要积极援助韩国。 就是为了这一点，我们也希望重新进行日韩交涉。”

后来，在南朝鲜，李承晚垮了台，以学生为中心的民主化斗争急剧高涨了。

通过一九六一年五月的军事政变， 出现了朴正熙军事“政权”。池田还说，就是“韩”国处于如此不稳定的状态也要给以积极的“援助”。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举行的“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实际上变成了日、美、“韩”三国的会谈，而且讨论了对南朝鲜的援助问题。

勒斯克（美国务卿）在会谈时要求日本说： “韩国问题是美国亚洲政策的中心任务。在南越面临极大的危险的条件下，如果在韩国失败了，就关系到美国的威信。希望日本尽快协助韩国从政治经济上安定下来。”

对此，池田“首相”表示没有把握的态度，说： “日本也很想为迅速振兴韩国而努力。可是，要把日韩协定的问题提交国会审

议是非常困难的。很有可能再次引起反对日美安保的骚动。

“至于我本人来说，我尽力防止再次发生那种事态。我们要安定韩国的意愿，决不次于美国。”

肯尼迪对池田的这种不冷不热的回答很不满意，立即把池田的头子吉田茂召去严斥了一顿。结果，吉田开始表现了很大的积极性。他说：“美国对日本对韩国的态度，表示了不满。如果韩国赤化了，将给日本的防卫造成很大的困难，因此，韩国问题就是日本自己的问题。”

这样，在美帝国主义的怂恿下，日“韩”交涉大大推进了。美国背叛国际信义，非法地、不当地盘据在南朝鲜，继续实行殖民统治，这是决不能容许的，同时日本也决不能避免这种非难。那是因为日本不顾自己承认“朝鲜独立”，别有用心地把南朝鲜傀儡政府认作代表全朝鲜的政府，单方面地和它进行交涉，而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依然采取敌视态度。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投降文件”和“旧金山和约第二条”承认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所指出的“朝鲜的独立”。这当然是指一个朝鲜说的。因此，根据国际法，应该把日本政府袒护处于分裂状态的一方，敌视另一方的这种态度，看作是国际上的背信弃义的行为。日本反动统治集团所以在国际上敢于这种背信行为，是因为他们侥幸逃脱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并对于作为战争头目犯下的罪行没有做任何反省的缘故。

因此，他们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看作他们挣钱的绝好机会，积极协助美国推行战争，帮助美帝国主义屠杀两国人民。

参加日“韩”交涉的日本代表坦率地表明了他们对此不做反省的想法，结果每每引起了议论。

久保田于一九五三年说：

“韩国方面没有权利对日本要求赔偿。假如韩国提出要求赔偿过去三十六年的损失，那末日本也不能不指出培养韩国经济力量

的事实。"他还说："日本对朝鲜的统治，给朝鲜人带来了好处。如果日本没有统治朝鲜，朝鲜必定被中国或苏联吞掉了。"

另外，泽田于一九五八年说：

"日清、日俄等两次战争，都是日本为把侵犯朝鲜半岛的、威胁日本的势力，赶出鸭绿江以北而进行的战争。如果我们不奋起三次把三十八度线推到鸭绿江以北去，那就没脸见祖先了。这便是日本外交的任务。"

尽管日本方面在日"韩"会谈中接连做如此厚颜无耻的发言，但朴正熙却于一九六二年九月说："在目前紧张的国际局势下，从团结自由阵营和加强亚洲反共战线这一大局着想，促成日韩会谈是，两国政治家的任务。目前正是两国当局即使受国民的一些非难，也要大力促成会谈的时候。"

这是朴正熙在汉城同菲琪（美驻"韩"大使）进行会谈后，过了三天后说的话。这一方面是倚仗美国所作的强硬发言，另一方面，从其内容上来看，是反映了美国希望由日本替代它的意思的。而且听起来好象朴正熙发出悲鸣说，没有日本的协助，他就无法维持军事体制。

这样，日本的经济界以视察的形式，开始重新侵略南朝鲜了。

当时，"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上村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视察了韩国经济之后，心里有了底。那里有很多为贫穷所折磨找职业的强壮劳动力。工资低，但技术水平却较高，所以投资是很合算的。"

这是觅食豺狼的逻辑。日本垄断资本从这一观点出发，进行了投资。

日本政府于一九六五年答应对"韩"提供供给三亿美元、政府贷款二亿美元、商业贷款三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报纸报道当时的情况说："夜晚的汉城变成了那些赶坐八亿

美元这一公共汽车的日本商人为同要人（朴正熙傀儡政府）结交而暗中活动的'场所'。”

日“韩”勾结，从石油、铝、汽车、地下铁道等基干产业到观光业，扩大到所有领域了。

在这一期间，由岸信介、福田、田中、中曾根等代表日本保守派的政治家形成亲“韩”派，起了居间介绍利权的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这种事态以朴正熙的所谓十月维新为转机变得更严重，据说日本垄断资本已巩固了他们“在韩国的日本公司”的地盘。

由于如此全面的结合和系列化，“韩国”经济已完全落到日本的经济圈里，这么说也不是言过其实的。

具有代表性的日本财阀和南朝鲜的大企业已系列化了，南朝鲜大企业不依靠日本经济就没有活路了。

不只是民间资本的投资，就是国家财政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借款经济。如果考虑到“韩国”的这一实况，可以说日本军国主义已重新开始侵略南朝鲜了。

前“韩国中央情报部长”金炯旭在美国作证时揭露说：“金大中事件是由韩国中央情报部干下的罪行，日本政府也早已知道这件事。”

据说，日“韩”勾结的规模之大，是与日本人还记得很清楚的洛克希德等贪污案件无可比拟的。这么说，我想，不止是对金大中事件，就是对朴正熙干下的法西斯镇压事件，他的保护人日本的垄断资本和反动统治阶层应负起很大的责任。

美帝国主义是实际上阻挠朝鲜统一的障碍。

我们不能容忍推行日本反动统治集团深深插手的制造“两个朝鲜”的政策，不管有什么困难和难关，必须实现南北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

日本的垄断资本在南朝鲜和亚洲各地，不断地进行剥削，攫

取莫大的利润。这个垄断资本在日本不断解雇工人的结果，有三百万人失了业。

大力推进“两个朝鲜”政策的日美两个反动统治集团，在阻挠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剥夺工人的生存权利。他们是日朝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我们再次深刻地认识到在日本的斗争是很重要的。

金日成主席一贯坚持的统一祖国方针

尊敬的金日成主席就统一祖国的问题教导说：

“我们主张： 在没有任何外来势力干涉的情况下靠朝鲜人民自己的双手，自主地，在民主原则下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国家的统一问题。”

他屡次强调，他对统一祖国问题所持的立场，至今基本上没有改变。

朝鲜的统一，是属于朝鲜民族行使固有的自决权来加以解决的问题，是任何人都不得干涉和妨碍的他们的基本权利。

目前，美帝国主义者人为地把不幸的分裂强加于朝鲜半岛，这从国际信义的观点来看，或者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都是不可容忍的野蛮行为。

朝鲜民族是具有五千年的光辉历史和文化、同一种语言的单一民族。同时，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全体朝鲜人民都热切希望统一祖国。

统一南北朝鲜，是应由朝鲜民族自己决定的问题，因此，不应该把“两个朝鲜”作为一个政策强加于他们身上。但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统治集团拼命地把“两个朝鲜”政策强加于他们身

上。这是因为他们企图继续侵略南朝鲜，维持殖民统治。

决定朝鲜人民命运的是朝鲜人民自己。同时，开拓和决定朝鲜人民命运的力量也在于朝鲜人民。

朝鲜半岛的主人是朝鲜人民，如果朝鲜人民希望统一，那末朝鲜应该得到统一。

很明显，分裂南北朝鲜，是无视朝鲜人民的意志，不当地剥夺他们的权利的勾当。

美帝国主义拿刀枪阻挠朝鲜的统一。没有一个人认为他们做的对。

从解放后到今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经一百五十多次提出了具体的统一方案。但是，这一切方案都被日美反动派和南朝鲜傀儡政府抹杀了。我想概括地考察一下这个经过。

一九四八年在平壤举行的南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代表联席会议建议，要在外国军队撤出朝鲜之后，举行全朝鲜普选，建立统一政府。

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集团不但反对这一建议，而且美帝国主义于一九五〇年六月悍然发动侵略战争，力图实行殖民统治。

一九六〇年，根据南北朝鲜存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实际情况，提出关于实行联邦制的划时代的建议，作为过渡性措施。

一九七一年，提出了关于南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和个别人士随时随地进行对话的包括面广的南北协商方针。同年八月，实现了南北红十字会谈。

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发表了以金日成主席提出的自主、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这一统一祖国三大原则为基本内容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四南北联合声明。

这一声明刚一发表， 全体朝鲜人民都万分兴奋， 流下了热泪，各国都表示支持，并寄以巨大的期待，主张应该结束南北分裂。

美帝国主义者在"胜共统一"论得不到支持后，这次又抛出"两个朝鲜"政策，反对了南北联合声明。美帝国主义"发表美军的继续驻扎"来对抗了南北联合声明。

朴正熙迎合他们说什么"美军不是外国军队，是联合国军"。他的这句话成了世界的笑柄。

那么，这里谈一谈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七•四南北联合声明。

七•四南北联合声明指出：

第一，统一，应当在不依靠外来势力和没有外来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自主地加以实现；

第二，统一，不应当以互相反对对方的武装行为，而应当以和平方法加以实现；

第三，应当超越思想、理念和制度的差别，首先作为一个民族，谋求民族大团结。

南朝鲜傀儡集团不敢反对逻辑严整并富有民族感情的这一联合声明，表面上表示了同意。

可是，他们提出"有对话的对抗"、"有对话的竞赛"等来欺骗群众，接连搞军事演习，造成军事紧张局势，在南朝鲜剥夺一切民主权利，干下了野蛮暴行。

一九七三年六月，朴正熙发表了所谓"和平统一外交政策特别声明"。这是南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的方针，是要把"两个朝鲜"政策强加于朝鲜人民身上的犯罪行为。朴正熙为把"两个朝鲜"加以正当化而提出的根据就是东德和西德同时加入了联合国。但是，应该知道朝鲜问题和德国问题是不同的。

首先，东德和西德，是对纳粹德国发动的战争负起责任分裂的。到了今天，如果东德和西德统一了，那末那些过去遭受过纳粹德国侵略的欧洲国家，只能对此提高警惕，不会轻易表示支持。

而且，最重要的是，同时加入联合国是根据东西两个德国人民的意志决定的。

但是朝鲜的情况却与此不同。朝鲜是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的国家。今天的南北分裂，是美帝国主义者非法地强加于他们的，而不是由于负起战争责任而招致的。同时，就是朝鲜实现了统一，她的邻邦中国和苏联是决不会感到受威胁的。而且，与德国相反，重要的是南北朝鲜全体人民都渴望实现祖国的统一。

这样对比起来看也很清楚，抛出"两个朝鲜"政策是决不可容忍的犯罪行为。一九七三年六月，共和国发表"统一祖国的五大方针"，使南北联合声明再前进了一步。

其内容如下：

第一，消除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军事对峙状态，缓和紧张局势；

第二，实现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多方面的合作和交流；

第三，召开北方与南方各阶层人民和各政党、社会团体的代表组成的大民族会议；

第四，实行以高丽联邦共和国为单一国号的南北联邦制；

第五，以单一的高丽联邦共和国国号加入联合国。

一九七四年，共和国提出了把停战协定换成和平协定的建议。要求在签订停战协定的双方参加下签订朝美和平协定，是理所当然的事。要求签订和平协定的目的在于：在联合声明发表后加剧军事紧张局势的活动变本加厉的情况下，为进行旨在实现统一的协商，首先要消除军事紧张局势。

朴正熙集团则抛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来回答了这个建议。

他们的这一方案是要把军事分界线变成国境，约定互不侵犯的。

因此，这不外是"两个朝鲜"政策。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在

威胁"要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同时，挑起"板门店事件"来作了回答。共和国如此一贯建议实现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却力图固定"两个朝鲜"，哪怕动用武力也好。

还有，一九七三年，朴正熙匪帮无中生有地制造危机，发布"紧急戒严令"，发动了法西斯政变即"十月维新"。

他们从这个时候开始滥发那臭名远扬的"总统紧急措施"，逮捕、监禁和屠杀了许多爱国者、民主人士和民族主义者。

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大白天在日本绑架来的金大中和由于"韩国"中央情报部的暴行还在坐牢的爱国诗人金芝河等所有政治犯。

这样，在南朝鲜，热爱祖国和民族的人民，在"爱国和卖国"决一雌雄的战场上，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

在斗争中迎接一九七七年，共和国又提出了新的救国方案。

这个建议，是为实现朝鲜的统一而在平壤举行的各政党、社会团体联席会议提出的，是极为适时的建议。这一建议的内容如下：

第一，必须实现向往统一的北方的社会主义力量和南方的爱国民主力量的大联合；

第二，必须缓和北方和南方之间的紧张局势，消除核战争的危险；

第三，必须消除民族内部不和的根源，创造民族大团结的气氛；

第四，必须召开由北方和南方的各政党、社会团体和各阶层人民的代表参加的南北政治协商会议。

共和国这样多次号召实现祖国统一，并做了具体努力。共和国的这一诚意，大大鼓舞了南朝鲜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并得到了他们越来越强有力的支持。

只看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也可以知道日美反动派的制造"两个朝鲜"政策，已遭到抨击。他们应该认清现

在是新的时代。

由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剥削、压迫、歧视和分裂，世界各国人民长期遭受了痛苦。

但是，今天世界各国人民摆脱长期奴役的处境，从政治上觉醒起来，开始走上了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的康庄大道。

今天，世界迎来了自主的时代。主体思想的思潮，已在世界范围内滔滔奔流，谁也不可能阻挡这一洪流。

美帝国主义怎样为实现“两个朝鲜”政策而垂死挣扎，也决不可能摆脱被孤立的处境。但是我们决不能沉浸于乐观情绪。

美帝国主义确实一天一天烂下去。他们在国内面临了失业、美元危机、种族歧视、堕落的文化等所造成的许多难关；在国外，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主义政策到处碰壁。

然而，美帝国主义依然拥有自夸世界“最强”的军队，作为资本主义阵营的头子而存在，这是事实。

美帝国主义站在中心推进的“两个朝鲜”政策，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首先可以举交叉承认问题。这是要使美、日、苏、中四国无视朝鲜人民的意志，互相承认南北朝鲜的阴谋活动，这是出自侵略者的权宜主义的。

其次，他们提出了美、“韩”、朝、中等四方面的会谈。只看停战协定的当事者是朝鲜和美国这一事实，就可以知道南朝鲜傀儡政府，不过是个傀儡，它不能做当事人。尽管如此，他们说什么要举行四方面会谈，其目的在于：想尽办法使“韩国”参加国际会议，通过讨论朝鲜问题的过程，把这个事实变成既定事实，使傀儡政权做当事者。

总而言之，“两个朝鲜”政策的设想，是以在南北之间划一道国境线为前提的。他们有时露骨地企图在地图上划一道国境线，有时狡猾地企图在人们的心里划这一国境线。

假如这一国境线变成了现实，那末，只要有人说一句朝鲜的统一，就被看做是干涉内政， 更具体地说， 就被看做是战争挑衅。

他们说什么“两个朝鲜”政策将有助于朝鲜的和平和逐步实现南北统一，这是决不可能的。这纯粹是弥天大谎。

金日成主席为实现全体朝鲜人民的宿愿——祖国的统一日夜操心，提出反映朝鲜人民的意志的一贯的统一方案。我对此衷心表示敬意，并不禁为他的伟大深感钦佩。

我在发言中，从各个方面分析和谴责了“两个朝鲜”政策。

伟大的金日成主席教导说：

“全民族的宿愿——我国的南北统一之所以至今还没有得到实现， 这完全是因为美帝国主义者强占南朝鲜， 干涉我国的内政，推行民族分裂政策的缘故。”

伟大的金日成主席还教导说：

“美帝国主义对南朝鲜的侵占和它的侵略政策， 是我们民族的一切不幸的根源，是阻挠我国统一的根本障碍。”

正如在这些教导中所说，美帝国主义者是阻挠朝鲜统一的最大的根本障碍。同时，日本军国主义是追随美帝国主义，同它一道阻挠朝鲜统一的实际障碍。

日本和朝鲜，地理上是邻国，但却成了地球上最远的国家。这个原因在于：日本的反动统治集团不但不反省他们过去在朝鲜进行的殖民统治，如今还把朝鲜看做是它的附属国，并没有放弃对朝鲜的野心。

朝鲜人民在三十六年的漫长的岁月里，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夺走国家、土地和语言等一切，被迫做苦役，遭受一切民族压迫和蔑视。朝鲜人民是决不会忘记这些令人痛苦的往事的。

后来，朝鲜人民又被美帝国主义分裂成南北，在痛苦中度过了三十二年的岁月。

妨碍朝鲜人民自己为实现统一而进行的对话的美帝国主义者这个不速之客和日本的反动统治集团，张口就说“赤化的威胁”、“南侵威胁”和“保护南朝鲜”。

然而，朝鲜的统一是朝鲜民族的内部问题，是与别国毫无相干的问题。

即使朝鲜人民按照自己的希望实现了统一，也不会威胁美国和日本的。

相反， 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存在， 威胁着朝鲜人民。

朝鲜人民呼吁说：“我们希望日本不要干妨碍朝鲜统一的事。”

我们日本人民应当虚心倾听朝鲜朋友们的这一呼声。

在目前日本政府深深干预朝鲜统一问题，站在妨碍朝鲜统一的一边进行阴谋活动的情况下，为加强日本人民和朝鲜人民之间的团结而斗争，是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

幸亏目前在日本国内有许多旅日朝鲜公民为实现朝鲜统一而献身奋斗。

我们日本人民必将同旅日朝鲜公民紧紧携手斗争到底，以便报答朝鲜人民对我们的期待。

同时，我们还表示决心，为废除日本反动统治集团用来侵略朝鲜的杠杆——日“韩”条约，粉碎制造“两个朝鲜”政策，将组织和展开顽强的斗争。

我衷心祝贺伟大的金日成主席的六十五寿辰，并谨祝主席万寿无疆。

日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团结万岁！

朝鲜民族是单一民族



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中央委员会执行
委员会委员 斯特伊那尔·斯特基尼

在过去的四百年，我国人民饱受了比我国大又有力量的邻国的剥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我国被同日本结成同盟的法西斯德国强占了。

当朝鲜人民勇敢地进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斗争的时候，我们也进行了反抗德国鬼子的斗争。

从这一角度来看，过去朝鲜人民和挪威人民在同一条战线上为争取本国的独立而进行了斗争。

三十多年来，朝鲜的一部分土地一直处在法西斯的镇压之下，依然被外国军队霸占着。

朴正熙独裁残酷地镇压工人阶级，蹂躏人民的民主权利，把在野党人士关进监狱里了。

朴正熙独裁同日本和美国垄断资本狼狈为奸，维护资本家的利益，剥削劳动人民，把应归劳动人民所有的资源交给帝国主义者去任意掠夺。

美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庇护朴正熙独裁，力图永久分裂朝鲜。

和在许多国家一样，帝国主义在南朝鲜也用武力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 他们还干涉朝鲜的内政， 分裂朝鲜人民这个单一民族。

美帝国主义疯狂地企图制造“两个朝鲜”。

这是他们要在南朝鲜继续维持殖民军事统治，并把南朝鲜变成用来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亚洲的其他国家人民的侵略基地。

美国总统卡特在总统竞选当时许下诺言，说要从南朝鲜撤走美军。

但是今天他违背了他许下的诺言。

美国不但不撤走所有驻南朝鲜美军，反而说，只撤走陆军，要增强空军武力，使海军和情报人员照旧留驻南朝鲜。

美国政府这样给朴正熙傀儡集团打气。

这就表明，美帝国主义者许下的撤走美军的诺言，纯粹是空头支票。

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这种诡辩来掩盖他们要永远分裂朝鲜、继续维持对南朝鲜的殖民统治的阴谋活动。

无论是哪个人民，都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

我们必须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 同各国劳动人民团 结 起来，在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民族团结的斗争中互相支持。

因此，我们支持朝鲜人民提出的要由自己开辟自己未来的要求。

朝鲜是一个，朝鲜人民是一个。美帝国主义用武力强占南朝鲜，企图永久分裂朝鲜，这就招致了长期的战争危险。而且如在朝鲜发生战争，就会威胁世界的和平。所以，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必须为实现朝鲜的和平统一而积极斗争。

美军必须带着一切军事装备撤出南朝鲜。

必须立即释放南朝鲜的所有政治犯，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国家的统一，只有根据金日成主席提出的统一祖国五大方针和自主、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等三大原则加以推进，才能得到实现。

这项原则是从超越北方和南方存在的社会体制和制度的差别，首先要解决民族问题的意愿出发的。

这是解决朝鲜问题的合理途径，是得以实现朝鲜的完全独立和自主和平统一的唯一道路。

因此，这一统一祖国的方针和原则不仅受到朝鲜人民的支持，而且受到我国社会主义者和所有进步人民的支持。

根据这项原则实现了统一，将给美帝国主义以一个沉重的打击。

国家的统一是不仅符合朝鲜人民的利益而且符合所有国家人民的利益的。所以，所有国家的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粉碎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

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不是为统一朝鲜，而是为阻挠统一而策划的。

南北朝鲜的现状和统一问题



日本政治理论杂志《世界》
编辑局长　安江良介

本文原载“朝鲜问题恳谈会”刊行的“朝鲜问题”学习及研究集第四期，是作者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东京明治大学研究院礼堂所作的演讲的摘要。

一、　前　　言

今天，朝鲜问题对亚洲人特别是对日本人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但想对这一问题做某种发言或行动，是非常困难的。

朝鲜问题虽说很重要，但要站在主体立场上谈朝鲜问题的知识分子却很少。而且无论站在哪一个立场上，要谈这一问题并把它付诸实践的人更少。我认为这个原因是第一，过去日本人不肯认真而诚实地考察朝鲜问题。因此他们对这一问题知道的也很少。

第二，朝鲜的爱国运动，在走过艰难历程中，从各方面变得十分错综复杂了，而它又反映在今日的朝鲜现实，使得人们难以正确认识朝鲜问题。最后，最基本的是，如同我们日本人谈朝鲜问题时往往涉及到自己在过去犯下的罪过一样，朝鲜问题总是同那些要由我们自己纠正自己历史的任务密切地联结在一起的。因此，不管用什么形式怎样谈朝鲜问题，都是与自己有关系的属于自己主体的问题。

实际上除了那些从头站在肯定或满足于朝鲜现状的立场的人以外，谈朝鲜问题是很困难的。

正如刚才向你们大家介绍过，我本是一个编辑人员，对于朝鲜问题也没有某种专门知识，更没有资格和知识在这样的场所谈朝鲜问题。然而，朝鲜问题，是我从十八九年前在杂志《世界》编辑部任编辑的时候起关心的问题，而且在工作过程中我有所体险。我想在这里谈一谈通过这种工作和体险所感受到的几点。我今天到这讲台谈朝鲜问题的直接的原因是这个集会的主持人坚决要求我这么做。正如我在上面谈过，我通过长期的工作认识到谈论朝鲜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只希望我的演讲多少能够供大家作参考。

因此，我首先请大家谅解，我不是朝鲜问题专家，所以我所谈的，都是我自己通过体验所感受到的东西。

二、七•四联合声明

——令人感动和怀疑

首先，谈谈“七•四联合声明”问题。

（一）大家都知道，“七•四联合声明”是四年前的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由南北朝鲜同时发表的。

据联合声明，这个声明是“汉城的李厚洛中央情报部长从一九七二年五月二日到五月五日访问平壤，同平壤的金英柱组织指导部长进行了会谈”，“朴成哲第二副首相替金英柱部长从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到六月一日访问汉城，同李厚洛部长进行了会谈”的结果拟订的。这个联合声明，虽以金英柱和李厚洛两人的名义发表，但明文写着“分别遵照上级的意志”。

联合声明就是通过这样的步骤发表的。在声明里达成协议的原则有三项。

第一，“统一，应当在不依靠外来势力和没有外来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自主地加以实现。”第二，“统一，不应当以互相反对对方的武装行动，而应当以和平方法加以实现。”第三，“应当超越思想、理念和制度的差别，首先作为一个民族，谋求民族大团结。”这就是说，要自主地、和平地谋求民族大团结。

联合声明还对互不中伤和诽谤的问题、积极促进南北红十字会谈、平壤和汉城之间架设常设直通电话等事项也达成了协议。但其中上述“自主、和平、民族大团结”等三项，是七•四联合声明的基本内容。

这个七•四联合声明，因为事先没有公开有关这方面的动向，

所以一经发表，给了人们以很大的冲击。而且，它的内容，给了南北朝鲜人以很大的冲击和感动。我作为一个注视朝鲜问题的日本人，也由衷地表示了共鸣。

同年七月二十三日，大韩居留民团大田支部和朝鲜总联大田支部在东京大田区民会馆联合举办了庆祝七•四联合声明的群众集会。我为采访，也参加了这个集会。那天很不凑巧，下了倾盆大雨，但有二千多名旅日朝鲜人挤满了会场。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集会，人们流着热泪鼓掌欢呼，实在使人大受感动。那时，我回忆了十二年前的八月十五日即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五日在东京共立礼堂举行的集会。一九六〇年是四•一九学生革命取得胜利，推翻李承晚政权的一年。由于这一事件，韩国系统的居留民团内部发生了变化，南朝鲜系统的朝鲜人和北朝鲜系统的朝鲜人，都超越自己的立场，第一次联合举办了文艺演出。遗憾的是我的发表能力很差，只能一般地描写当时的场面。虽说是文艺演出，但人们都互相拥抱着手握着手，流下了高兴的眼泪。确实是个令人流下热泪的集会。我虽深受感动，但又觉得我在那里是与会场的气氛不大相称的，所以马上走出了会场。

和大田区民会馆举行的集会一样的动向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到了八月，在东京体育馆举行了民团系统（看来不是全部）的人和总联系统的人举行了中央集会。集会充满和气，挤满会场里里外外的人们穿着民族衣裳，跳着民族舞蹈。这充分表明了朝鲜民族对统一的渴望和和解的意志。

朝鲜被分裂为南北两部分，一九五〇年以后，也以军事分界线为界针锋相对地对峙，局势处于极为不安的状态。因此，朝鲜民族差不多死了心，认为再不会有什么统一了。正当这时，七•四联合声明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提供了朝鲜民族为自己民族的将来着想的重要标准。我认为这才是很重要的。它给我们日本人也提供了考察朝鲜问题的标准。

（二）坦率地说，当时七·四联合声明发表的时候，我感到这里是否有不少勉强的成分。虽对七·四联合声明的发表和声明里的原则表示共鸣，但另一方面不禁感到用那种形式拟订联合声明，有不少勉强的地方。那就是：第一，因为这个声明来得太突然，所以使我怀疑在声明里提到的民族的口号和决议是否会渐渐被卷进针锋相对地对峙着的南北双方的战略战术上的打算里面去。这是没有根据的疑问。要是朝鲜人在场的话，也许会批评我，但坦率地说，当时我是抱了那种不安的。

另一个不安或疑惑是有它更明确的理由的。那是来自朴政权当时的处境和它的体制的疑问。就是说，朴政权过去和当时的所作所为与七·四联合声明所追求的目的完全背道而驰，我想举两三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让我们回顾一下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间发生的事件。一九六一年，朴政权制造了所谓《民族日报》事件这一镇压事件（这与下面要谈的问题也有关系）。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九日，学生革命取得胜利，李承晚的旧政权垮台了。以这个学生革命胜利为基础，气势十分高涨，学生们提出了南北协商、南北交流等口号。这在解放后的朝鲜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作为这一新的时代的一个标志，诞生了"民族日报社"。这是以争取民族统一为基本方针的小报社。但是，第二年即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陆军少将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后，"民族日报社"遭到封闭，赵镛寿社长和报社的工作人员被捕了。这是五月十八日，发动军事政变后的第三天就逮捕的。在同年八月末进行的第一审，对赵镛寿社长等三人判死刑，其余的五人判了五年以上的徒刑。说是他们"支持了反国家团体"。

到十月底进行了最后的第二审审判。第二审不允许辩护人做辩护，对在第一审被判无罪的编辑局长判处重刑（十年徒刑），对赵镛寿社长和其他的人确定了刑罚。当时，在日本也开展了对

《民族日报》事件的抗议运动和救援运动。我记得，当时不止在日本，而且在美国等广大地区展开了救援运动。但是，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这个军事政权不顾世界各地记者要求救援，竟把赵社长处以死刑了。我们应该注视朴正熙军事政权第一次干下的暴行就是对《民族日报》的镇压。

第二，是朴政权深深插足于亚洲的冷战体制里，打下了自己的地盘。

这一点主要地通过一九六五年签订日韩条约，把韩国军派到南越等他们搞的两件事中可以看出来。对于这个问题，也准备在下面详细谈，但要强调一句，假如朴政权真心想沿着七·四联合声明所指明的方向走，那就得来一个大转变，自己动手拆除自己政权的基础。

第三，可举把金圭南和朴鲁洙处以死刑的事实。朴鲁洙是优秀的国际法学者，原在东京大学河野勇一教授的指导下在研究院深造后， 又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进行研究的人。 据河野教授说，于一九六九年，他答应本国邀他回国在韩国总统秘书室任要职，但一回到本国就被南朝鲜中央情报部逮捕了。 说是他“作了北朝鲜的间谍”。在一九七〇年三月进行的第一审和第二审给他判了死刑，同年七月，大法院确定了死刑。金圭南是朴鲁洙的朋友。他在日本长期过学生生活，在东京大学研究院学完国际关系问题的博士课程，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于一九六七年被选为南朝鲜国会议员。

他是做国会议员时和朴鲁洙一起被捕的。他也被判死刑了。当时河野教授等国际法学者和当时的东京大学校长加藤一郎等东京大学的有关人员、英国的国际法学者和国会议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国际法学者们，积极展开了救援朴鲁洙和金圭南的运动。因为金圭南是国会议员，韩国的许多国会议员也展开了救援金圭南的签名请愿运动。可能是这些运动发生了效果，他们判死刑后

过了两年也不执行，但七·四联合声明刚一发表，就不顾世界范围的救援运动，竟把这两个知识分子处刑了。

金圭南于七月十三日、朴鲁洙于七月二十八日分别被处死。我曾听到过河野教授的话，对事件的经过很清楚，当听到处刑的消息，禁不住极大的愤怒。后来，河野教授对我说，当时他简直泄了气，一个时期什么事也不想做。河野教授给同年的《世界》杂志第十一期以《谈朴鲁洙君》为题写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里以痛切的心情详细地谈到了朴鲁洙事件的经过。

我在感到激愤的同时也抱了"果然不出所料"的想法。因为拿朴政权对待统一问题的基本态度来看， 这样发动强权来进行镇压，在它来说是正常的现象，而它接受七·四联合声明的宗旨却使人感到意外。

七·四联合声明，是把朝鲜民众的长期梦想变成现实的一个大转变，它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感动。在人们的这种激情高昂的环境中，竟敢执行以"来往北方""同北方取得联系"的罪名判刑后保留了两年的死刑，是拿一般的思考方式是无法理解的。假如把他们当做嫌疑犯加以逮捕，那还是可以理解的。但竟敢违抗世界舆论，处以死刑了。对此，我们只能理解为朴政权虚伪地对待了旨在南北朝鲜和解的七·四联合声明。

如果断定说，朴政权所以发表七·四联合声明，一开始就是为了欺骗北方、欺骗民众、平息国际舆论的，那未免说得过分了一点。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 朴政权虽同意发表七·四联合声明，但它没有具备与声明相适应的政治条件，而且也根本不想去努力创造这种条件。正因为如此，由于七·四联合声明和朴政权之间的距离太大， 这个声明使韩国发生动摇和反动化了。 大家都知道， 发表七·四联合声明的国际背景之一就是一九七一年美国和中国的和解。对于美中和解，我想无须多谈，但要知道，这是在美国对越南的战略完全遭到失败的新的亚洲局势下取得的。

这一新的亚洲局势，给那些一直积极参加美国的冷战体制的与中国相连的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并且使那些充当美国的斥候兵、在美中对抗中起着尖兵作用的政权发生了很大的动摇。可以说，菲律宾和韩国最受冲击，发生了动摇。韩国政府于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日发布戒严令，菲律宾则在比它早一个月的九月二十三日发布戒严令，力图用实力对付国内的动摇。看样子，对于这两个国家的局势，那些可以说是造成这种动摇的发源地的美国也曾表示过忧虑。例如，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对这两个国家曾派了调查团，而该调查团于一九七三年二月十八日提出报告说，这两个国家的动摇十分严重，但这两国政府还没有很好地采取对付它的措施。

我刚才说过，我对七·四联合声明一面感到很大的共鸣，一面感到不安。依我看，韩国的知识分子和在野党领导人中间好象也有不少人一面感到很大的感动，一面感到不安或不相信。现在，我想介绍我在《世界》杂志上和韩国的优秀知识分子金淳一谈话时，他谈的话。这是绑架金大中事件发生后过了两个月进行的谈话，他说：

"……七·四联合声明刚发表时，相当多的韩国知识分子对它采取了不可置信的态度。其理由之一，是他们认为朴政权是背叛我们国民的政权。尤其这一事的直接担当者李厚洛这个人，本来就是营私舞弊的象征。我们不能相信这种人能够到北方去执行民族任务，也没法知道他到底要干些什么勾当……"

他接着说：

"但是，我们虽不能正确地知道北方出自什么意图，说他们不能和李厚洛这种人进行对话，不能同绑架金大中的那种朴政权开诚布公地进行对话。如果这不是出自纯粹的战略战术，而是真心要和那些真正忧虑民族将来命运的人对话的话，那我想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是值得大大欢迎的事。如果真的那样了，

我想朴政权就更陷于孤立。

“美国对它的不信任和日本舆论的不信任， 这是国际上的不信任，这里再加上北方的不信任，就会证明朴政权决不能赶上在朝鲜半岛发生的新的事态的发展。而且他们至今用来肆行各种强压措施的‘为了统一’这一借口，必将完全遭到破产。因此，朴政权将做最后的挣扎。 今后， 朴政权把何种牺牲强加于人民的身上，是值得注意的。对于建立体制这一角度来看，去年炮制的‘十月维新’是最后一个强压措施。那么， 他们将拿什么来对付国民日渐高昂的不安和反抗呢！直到现在，他们每逢这种情况，加强了体制，可是今后，他们可能为制造紧急状态，制造某种舞弊事件或某种叛国事件，来勒紧国民。”

他的这些话，可以说正确地估计了从那以后的事态发展。我们清楚地知道，第二年即一九七四年春，他们捏造“民青学联”事件，一九七五年捏造了“人民革命党”事件，这样捏造种种事件残酷地进行了镇压。

在野党领导人金大中也曾抱有类似的见解。七·四联合声明发表的一九七二年秋天，正好金大中逗留在日本，我有机会和他就这个问题交换过几次意见。那时，他对七·四联合声明的内容表示了完全支持， 但对它的发表形式 （特别是在南方的发表形式）做了相当尖锐的批判。而且也和金淳一一样表示忧虑说，他很怀疑朴政权是否诚心履行七·四联合声明所向往的事。

当时，我也抱过和他相似的意见，所以认为他抱这种疑问和进行批判是应当的。七·四联合声明发表的前一年即一九七一年春天举行的总统选举中，金大中和朴正熙曾展开过一场激战。假如那时举行的是完全公正的选举，那末金大中一定会获胜的。当时金大中提出了实现南北朝鲜的和解和交流，采取和平统一的具体措施，和共产阵营国家建立和推进外交及贸易，完全废除反共法等划时代的主张。 我想， 正如朴政权在那以后每每主张的那

样，真的“为统一需要国内的团结”，那么在南方，应当由政府与在野党进行真挚的对话。特别是朴正熙应当请求那曾提出先驱式的有预见性的政策来受多半国民支持的金大中真诚地协助他。可是，朴正熙却采取了与此恰恰相反的态度。

七·四联合声明发表后，金大中发表声明，警告说：“很有可能借统一之名策划独裁的永久化。”金大中发出的这一警告通过他在一年后的亲身遭遇得到了证明。

虽然无须再说，金大中于一九七三年八月八日午后，从这个会场步行二十分钟就能到的大皇宫饭店被韩国中央情报部绑架了。

我想有很多人可能知道，那天正是我们的杂志《世界》第九期开始出售的日子，而这一期里刊登了我和金大中的谈话记录《韩国民主化的道路》。历史上是往往会发生奇妙的偶然的事的。我有时以紧张的心情回顾这一偶然的巧合。其实进行这一谈话的场所也是我选定的大皇宫饭店的一个房间。那是七月中旬的事。那天，金大中一个人走进那个房间来，郑重地向女速记员们打招呼，说：“我第一次到这个饭店，房间又亮又好。”

这一天的情景与从那以后过了三个星期发生的暴力行为纠缠在一起浮现在脑子里，使我感怀深切地回顾当时。

三、 发表七·四联合声明以后的事态

——“维新体制”给人们带来了什么

上面我谈了七·四联合声明发表当时发生的两三件事和我通过体验感受到的几点。下面谈一谈，七·四联合声明发表以后，

统一问题有了哪些变化，在它的背后发生了哪些事情。

（一）我在东京，同金大中对于七·四联合声明交换意见的时候，也就是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日，朴政权突然发布戒严令，修改宪法，把军事权和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等一切权力都集中到总统一个人的手里去了。朴政权把这一非正常的体制自称为"维新体制"，而且越来越拼命地为这一体制涂脂抹粉，到了今天"国民团结"和"维新体制"变成了最大的国民口号。然而，正是由于这个"维新体制"，金大中不能回到本国，只好亡命美国和日本等国。在这过程中，他终于被"维新体制"的暴力绑架去了。而且在国民团结的名目下，当局逮捕并监禁了金大中等许多民主人士。金大中曾警告说："借统一之名策划独裁永久化。"他的这一预言算对了。

韩国政府为什么发布戒严令呢？有什么必要炮制维新体制呢？对此，它搬出各种根据来提出了与金大中说出的理由不同的理由，说这都是为了谋求国民的利益。但看来长期给韩国政府做后盾，同它采取密切联系的美国，也好象不大相信韩国政府提出的那种理由。上面谈到的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调查团的报告直截了当地说："发布戒严令的真正理由，是朴正熙企图掌握更大的权力的呢，还是考虑韩国的利益的呢，或者是这两者的结合呢，对此，只有朴正熙一个人才能作出明确的回答。我们所见过的大部分观察家们都认为这一切是出自一心想长期掌权的朴正熙的欲望的。"该报告又指出："对要求自由的市民的镇压，从李承晚时期以来，比任何时候都更残酷。"接着它用强硬的语调批判朴政权所说的维新体制，说："目前，朴正熙已把他所要求的所有权力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要使朴正熙下台，除了他自己同意、死掉或者搞革命以外别无他法……朴正熙所需要的是韩国中央情报部和军部的支持。"该调查团为写这份报告访问韩国是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向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送这份报告是在一九七三年

一月十七日。（注：该报告原是机密文件，但删去部分内容后于二月十八日公开发表。《世界周报》一九七三年第三期刊登的日文是其中的一部分）据这个报告，可以说他们早已估计到了今天的韩国政治局势。这种见解，是客观地观察问题的所有人的共同的见解，同时可以说，维新体制的危险性，从初期起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维新体制出现后快有四年了，在这段时间里，它给韩国的民主化和朝鲜民族的爱国运动，造成了多么多的令人忧虑的事态了呢，这一点我想不必再谈了。

让我再重复一下。我深切地感到维新体制造成了我们从一开始就忧虑的那种事态，而且这一压制体制的残酷性，远远超过我们起初的估计。

（二）大家都知道，对于这种维新体制的现状，韩国政府及其同路人和支持者们极力主张那是正当的，说什么那是“韩国式民主”。而且对镇压人权的行为大加辩解说，在“来自北方的威胁依然存在”的条件下，这是为了保安的，是迫不得已采取的过渡性措施。他们还说什么，那些不大了解韩国现状的外国人，随便玩弄人权的理念，或者拿一般的民主概念做标准批判韩国现状，是不对的，是不可容忍的。这是强盗般的强词夺理。但这种强词夺理的论调一再反复，经过一定的时间，行得通了。看来，在日本开始出现了以精通韩国情况自居的肯定现实主义者。

不用多说，我们是决不能服从这种“老实地呆着旁观吧”的论调的。

民主的理念，本来就是带有普遍意义的。那是人类在实现近代化和随之而来的反法西斯斗争中，作为共同的理念争取的。应当说，“韩国式民主”不能不否定民主的普遍性，这一事实本身就自行暴露了它的反民主反人类的性质。

尤其是人权问题决不能把每个国家政府的见解作为标准。这本是应站在被压迫的人们一边来考察的问题。站在压迫人的政府

一边谈论人权问题， 那是太荒诞无稽的了。 这是无视人权的行为。例如，去年春突然被处以死刑的所谓“人民革命党”事件的八个人，的确是捏造了的事件的牺牲者。假如退一步想，就算他们有那种嫌疑，那也未曾受过公正的审判。

他们受的是残酷的毒刑。有一个外国神父听到被告家属的呼吁，十分同情他们，很想调查事件的真相，但几乎被韩国中央情报部监禁，最后被驱逐出境了。 而且， 韩国政府在四月九日凌晨，突然阴险地把全部被告处以死刑了。在处刑的前一天，四月八日，大法院仅仅用十分钟的时间下了驳回上诉的判决。但法庭上既没有被告，也没有辩护人出庭，只有家属好不容易得到了会面的许可。然而，第二天早晨去监狱等会面时间的家属得到的却是已被处刑的消息。尤其是没有允许他们认领尸体。

人们推测，他们不允许会面、不准认领尸体，是为了避免拷打的痕迹被人发现。据说有一个家属同当局争斗之后，好不容易看了棺材里的亲人，他的脸扭歪得简直不敢认出来，两个手的手指全被割断了。一向由韩国秘密地发来通讯的T•K写道，他们“被屠杀了”。《世界》一九七四年第十二期和一九七五年第七期分别刊登了他们的家属的呼吁。两篇都是令人悲痛不禁流泪的呼吁。T•K写道，其中的一个人姜顺姬，这次被夺去了丈夫禹洪善，她在最终审判的法庭上喊：“救救我丈夫，救救我丈夫， 不要袖手旁观，帮我一手啊！”

人权问题，本是人超越国境应负起责任的问题。对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来说，那个时代的人权问题，向来是自己的问题。

尤其是韩国的这一专事镇压的政治结构，与日本政府的政策大有关系。这是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又是对日本人不断地追究他们的责任的问题。最近，金芝河出现在法庭上了。他在法庭上屡次提到日韩勾结，指名岸信介、佐藤荣作、椎名悦三郎、儿玉誉士夫等人，尖锐地进行了批判。

当我听到金芝河批判的话的时候，不能不想，在日本人和朝鲜人之间和解的道路还没有开辟的条件下，是不是今天又由于人类的基本问题，日本人和朝鲜人之间的不信和背离在更加扩大呢？这就是我们不能“老实地呆着旁观”的理由。

（三）其次，我想再考察一下，这个维新体制带来了什么结果。这一点，我想可举下列三点。

第一，维新体制，比起七·四联合声明发表前，更加加剧了南北之间的紧张局势。根据七·四联合声明，同年秋天，在汉城和平壤分别举行了两次红十字会谈。当时凑巧我逗留在平壤。我在平壤宽敞的街道看到了市民欢送去汉城的代表团的情形。我还直接听到了从汉城回来的代表团团长的谈话。

看来，双方对各种问题的见解有差别，但我想在多次进行会谈的过程中，双方对对方只持有闭塞的认识的那种情况，会逐渐得到改善。

但是，大家都知道，第二年一九七三年八月，由于金大中绑架事件，会谈的大门完全被关闭了。金大中被绑架的是八月八日。从此过了三个星期后的八月二十八日，一直注视事件的发展的共和国方面明确表明了态度。共和国方面以南北协调委员会平壤方面主席金英柱的名义发表了声明。声明的内容很长，基本内容是，要把韩国中央情报部长李厚洛从南北协调委员会汉城方面主席职务撵出去。理由是，因为金大中事件是韩国中央情报部搞的罪恶勾当，所以，不能同这类暴徒促膝畅谈国家的重大问题。这一声明发表后，南北协调委员会的会谈中断了。可以说，在共和国方面来说是下了重大的决心的。

北方表示的态度是只要南方的维新体制继续存在，就不能进行南北对话。因此，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北方自行压缩了选择会谈对象的范围，还意味着在今后处理统一问题方面他们也选择了难以灵活对付的道路。可是，我对他们的这一选择表示共

感，认为这是应当的。从七·四联合声明的精神来看，我认为北方对南方的暴力镇压体制表示这种态度，是理所当然的，并且由于这种态度的表示，那些七·四联合声明发表初期抱怀疑的韩国知识分子和金大中，同北方的关系更接近了。我在前面谈过，对于七·四联合声明是根据哪一方的倡议发表的，共和国方面抱有何种意图的问题有过各种推测。可是我认为在这八月二十八日的声明里表明的共和国的决心和态度，清楚地表明了共和国方面对七·四联合声明的观点和新的倡议。

第二，由于维新体制，朴政权在国际上更陷于孤立，国内的民主化斗争日益高涨。

韩国的学生运动、言论界人士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一直坚持了民主化斗争的基督教徒的抵抗等在维新体制下展开的这些运动，使我们深受感动。当然，由于运动在极端的镇压体制下展开，所以参加运动的人是少数。但是，如果只拿这一点，认为"韩国式民主"没有矛盾，或者低估民主力量，那显然是错误的。最近，我接到了由一位参加韩国地下学生运动的人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是，要我不要只怀疑我们学生为什么不展开斗争，而要理解他们的处境。并且逐条写了当局对学生运动（与其说对学生运动，倒不如说对学生）的镇压、监视及干预多么残酷。在最近两三年来，我们常常听到韩国知识分子说"如今朴政权的统治方法，比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还要毒辣"这句话。

老实说，那个学生寄来的信里写的全是残酷的内容。

尽管情况这样严重，学生们还是继续展开地下运动，基督教徒也在坚持斗争。我认为"三·一民主救国宣言"反映了这种民主化斗争的片断。

我想，这一民主化斗争的高涨，是加快朴政权在国际上孤立的一个因素，并且如果长此以往，朴政权怎样搞微笑外交，也将越来越加深这种孤立。

第三，韩国国内的民主化斗争有了质量上的变化和发展。上面也谈过，维新体制一方面使恐怖政治登峰造极，另一方面由此破坏了南北对话。这两种情况，使韩国的民主化斗争从单纯地恢复民主和要求朴政权下台的斗争前进一步，走上了摸索改革韩国社会的道路。而且，每项民主化运动，随着对它的镇压的加强，越得到锻炼，它的理念变得更高。例如，去年秋天，金在俊在杂志《世界》上发表了以《韩国教会为什么斗争》为题的一篇文章。文章的内容很强硬，着实使人感到惊讶。

金在俊是韩国基督教长老会派的一个著名的最早的前辈，是韩国神学院的名誉院长。他又是在朴政权下展开的民主化斗争的最重要的领导者之一。他出国旅行，不能回国，旅居加拿大，担任"韩国恢复民主促进统一国民会议"驻美国本部议长，进行活动。金在俊是基督教徒，是一个典型的韩国知识分子，又是著名的反共产主义者。因为就是这样的金在俊在《世界》上发表了文章，所以有许多认识他的人问我："那真的是金在俊写的吗?"我想扼要地介绍这篇文章。他在文章里，首先叙述了朝鲜的基督教在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的历史过程中怎样加强了民族主义地盘，然后说，从建立维新体制后的朴政权的现状来看，打倒这个朴政权，便是韩国基督教的使命，又是遵循耶稣的教诲的途径。他还说："你要象爱护自己一样，爱护你的邻居。"这本是基督教伦理的大宪章。那么对我们来说，"邻居"到底是谁呢，那是生活在北方的我们的同族。他还说不能容忍朴政权拿"反共国策"来敌视北方同族的勾当。我认为这在韩国知识分子、基督教徒来说，确实包含着新的更广的见解。尤其是，金在俊甚至断言说："韩国学生和教会至今为抗拒朴正熙独裁体制而所用的是非暴力、不妥协的方法。但是，这些斗争方法应该根据情况灵活地加以运用……凡是革命，不论其规模大或小，不用暴力是不可能获得胜利的。"我想这是令人不禁惊讶的强硬的态度。

在那些几次被捕也依然展开民主化斗争的基督教徒当中，也有从事救济贫民窟的贫民和社会改革运动的人。金芝河主张实现社会公正和在这种意义上的解放，这已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另一方面出现主张解放神学、大大关心第三世界的自立和改革的文东焕这样的神学者，也是值得注目的事。文东焕是神学者文益焕的弟弟，他们两个人目前都因这次的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被捕坐牢。我曾接受某人的劝告，在《世界》杂志上登过文东焕的文章。那篇文章很有说服力，耐人寻味的是，他要在第三世界的解放神学这一新的方向寻找韩国基督教民主化斗争的理论根据。

金大中、金芝河、 文东焕等人， 在目前进行的审判中强调说，他们并没有试图过颠覆国家。我认为这并不是为了在审判中带来好结果，照他们的理论或思想来看，他们说的是事实。我在这里虽然只举了两三个例子，但实际上在韩国内的民主化斗争和要求，不能不同韩国内的社会变革结合起来。统一问题也一样，它决不是通过单纯的南北之间的对话和交流的积累过程实现的，而是同南方的民主化和社会改革等问题密切结合起来实现的问题。这是朴政权的反共主义和极端的镇压体制本身直接带来的结果。朴政权稳定到何等程度，对此会有很多看法。总之，我认为维新体制带来的内部矛盾在日益加剧，它不仅加剧朴政权的内部矛盾，而且将加剧韩国本身的矛盾。

四、朴政权的政治性质

——什么东西带来了“维新体制”

我在上面谈过，七·四联合声明刚发表的时候我感到了某种

不安。不幸的是这种不安变成了现实，而且它的速度和严重性，大大超过了我们的预料。但是，当考虑到朴政权得以建立和存在的政治地盘和朴政权的性质的话，应该说今日的事态是必然的结果。

（一）对于朴政权的性质，金大中曾做过恰如其分的评语。上面提过，金大中在被绑架的三个星期以前，对我提出的问题做了回答。我把那个记录在《世界》杂志上发表了。那里有金大中的如下的一段话：

"你也很清楚朴正熙的经历，他曾经从旧满洲国和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解放后也一直当了军人。军人的思考方式的特点，可以说是一律对待所有东西。看来，在多样性中求统一的这一民主主义本来的思考方式，在他的眼里，都不过是混乱的东西。这里再加上他个人永远掌权的欲望，结果只能变成可怕的独裁啊。"

三年前，金大中已提过"可怕的独裁"这一句，可是面临今日的现实，却找不到中肯的提法了。

金大中还指出了朴政权的三个特点：第一，这个政权是军事政权；第二，是情报政权；第三，朝令夕改，把无原则当成有原则的政权。第一，军事政权的特点是实力决定一切的思考方式，而且军人的头脑里，只有敌人，不容对手存在。也就是凡是敌人都该杀掉的思考方式。言论也罢，在野党也罢，都要踩在脚下。不管用何种手段，打赢的就是正义，打赢就是最终目的，这就是朴政权的特点。

第二，所以说它是情报政权，是因为维持这个朴政权的人，如以坐在最上头的朴正熙为首的金钟泌、尹必镛、朴钟圭等人都是情报军官出身。金大中说明道："我想，只要回想一下在日日本的宪兵政治和特别高等警察政治，就不难猜测到所谓情报军官持有何种心理状态。正视事物，说服民众，和民众携手前进，这

对他们来说，生来就是不可能做到的。一见对方，就想找他的弱点，心怀鬼胎，要打败他……”

金大中说：“第三，对他们那朝令夕改的神速，只能说是很大胆。他们自己推翻自己的前言，已到了真叫人吃惊的地步。”我认为这个事实，只要简单地看朴政权所走过来的足迹，就会得到证明。

对于朴政权的特点，金大中说的很简单，但我觉得他说的很恰当，打中了要害。金大中说的那些话在杂志上发表的那一天，他被朴政权绑架，好险没有遭到杀害。只要回顾一下从那以后三年来，韩国政府对金大中施加的各种压迫和不当的措施、拿这个问题和日本做交易的内幕、对韩国国民和世界舆论所做的辩解等事实，就可以看出朴政权自己如实地表露了金大中指出的它的特点。我想没有必要向大家一一重复那些事实。

（二）我想了解具有那种性质的朴政权通过哪些过程加强了自己的政治地盘，对考察韩国的目前政治局势是很重要的。

我想简单地谈一谈这一点。

自从一九六一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炮制朴政权后已经过了十五年。我认为，这个十五年的历史，可以分四个阶段来考察。上面也谈过，我不是一个专家，所以在下面划分的年代是否妥当我没有把握，只想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四个阶段的第一阶段，是一九六一年发动五·一六军事政变的时期。第二阶段是靠军事政变成立的朴政权，由军事政权转向民政的时期。第三阶段，是上面谈到的一九六五年朴政权一面缔结日韩条约，一面派兵南越等采取重要措施的时期。第四阶段，便是今天的维新体制时期。

（1）在说明第一阶段的五·一六军事政变的性质之前，先介绍一篇一九六〇年五月一日《朝鲜日报》上刊登的文章。

这篇文章是正当四·一九学生革命获得胜利，举国欢腾，洋溢

着激动的心情的时候写的。当时，我读这篇文章，不禁流下了眼泪。而且从朝鲜民族的崇高精神深受了感动。虽嫌冗长一点，但我想向大家介绍全文。题目是《当时你在哪里做了什么呢。无名的爸爸寄》（原载朝鲜文化社发行的《血的四月》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五日）

仁玉，我的可爱的女儿！

我想把这篇文章登在报纸上，供世人广泛读。我所以想这样做，是因为不只是养女儿的我这个爸爸一个人，而且和我一样把自己的女儿送到你们学校的七千多家长可能都抱着同样的心情想一同分担这一耻辱和痛苦，一起哭泣。我不想在这里提到你们学校的名字了。但只说一句在汉城挂着“大学”校牌的学校中没有参加“四·一九示威”的大学，人们也就会猜测到那指的是哪个学校。因为那样的学校只有一个（我是这么想的）。

我作为在乡下做一个寒酸的外科医生把你拉扯大的爸爸，作为同胞的一员，如此感到痛苦和悲哀，在我的生平中这还是头一次。

你念的学校，是具有几十年历史和光辉传统的学校，是培养出许多贤妻良母和妇女领导人的闻名的学校。对你们学校，世上的人们并不是没有说长道短的，有的说你们学生爱奢侈、放纵，有的说你们学校的学费比别的学校昂贵等。可是我却认为从你们学校的历史、相当的设备和学生数来看，他们那样说，是因为他们缺乏理解。所以我总是替你们做辩护，驳斥了他们的论调。

我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的女儿你在那里念书。可是，如今我却变成了没话可说的“可耻的爸爸”了。我翻遍了所有的报纸，你可要知道我是多么希望在报纸上找到你们学校啊。如今我的视力减弱了，记忆力也衰退了，可是我一次也没有见过你们学校的校名。就在这读了报纸也跃跃欲试、禁不住流泪的这一沸腾的历史时刻，为什么偏偏你们学校没有参加那年轻人的队伍里去了呢。这有多么奇怪啊？在那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的队伍里，唯独没有我的女儿你的脸庞、我女儿的同学。难道说这是自夸几十年的传统和历史的我那女儿的学校你们学校的校风吗？

仁玉，近来爸爸收入也不多，又没有财产，这是你最清楚的。可是，我唯恐你吃的和穿戴不如别的孩子，唯恐你过得不舒适，我竭尽了一切力

量。同时，我还曾殷切地希望你能做一个宁愿忍受"磊落的不幸"也不愿享受"卑鄙的幸福"的那种妇女。

当象你那样年轻的新一代的斗争火焰烧遍整个汉城的时候，仁玉，你在哪里做了什么呢？在那"血的暴风"席卷山峦和原野，终于使那些陈旧的和腐朽的东西向和你一样的年轻人面前屈服的那一时刻，继承了我这个爸爸的血的你在哪里想了什么呢？在那熊熊燃烧的每个年轻人的心脏里沸腾的鲜血，难道和你的鲜血不一样吗？那发出驱散黑暗的呐喊的嗓音，难道和你的嗓音不同吗？

在那年轻的旗手当中，难道你连一个也没有值得献出生命去热爱的人吗？可悲呀！可叹呀！你自作自受，自己污辱了自己的青春，自己竟成了时代的孤儿！

你在胸前佩带那种"校徽"，想怎样在这阳光下阔步呢？比起那些养了中弹倒下的儿女的父母的悲痛来，我这个养了没有被人拔掉一根头发、撕掉一块衣襟的女儿的爸爸的痛苦更大更深剧啊！

仁玉！你赶紧把"校徽"摘掉，跑出校门，到医院去！你要象罪人那样感到羞愧，低下头，毫不吝啬地把你的鲜血献给还躺在病床上呻吟的那些年轻的英雄们。假如他们还肯接受象你那样的女人的血的话……

做完后径直回乡下来。这样倒能使我这个爸爸的心情平静下来。然后和我这个爸爸一起平心静气地反省一下！我想你大概还很清楚，你的爸爸把你送大学念书，决不是为了让你做一个"富翁的少奶奶"。

当迎接这一庄严的历史的新晨的时刻，你的爸爸——我无法抑制住兴奋的心情。

仁玉！你先不要埋怨我这个日渐衰老的爸爸说的太过分，最好还是先扪心自问。为可爱的女儿着想的爸爸的心意该如何……

你的爸爸

这里指的大学，我想大概是梨花女大。从那时起过五年后展开反对韩日条约的激烈斗争时，斗争队伍里也有过梨花女大学生的队伍，今天反对维新体制要求民主化的抵抗运动中也有许多梨

花女大的学生在展开忘我的、坚持不懈的斗争。

对自己的女儿发出那么严格而殷切的呼吁的这位诚实的父亲，可能经历了朝鲜民族在长期的日本殖民统治下受痛苦、从那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后也由于民族的分裂而受痛苦的历史。

他对四·一九学生革命的看法，令人激动地说明了四·一九学生革命，受到韩国国民的多么热烈的支持和共鸣。四·一九学生革命，对韩国国民来说是一个民族的象征，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

正因为如此，在第二年一九六一年发动的军事政变，虽然是否定四·一九革命的，但他们不能不向国民标榜继承学生革命。当时，发动军事政变的势力反复主张说，我们继承了学生们以血的代价换来的四·一九学生革命精神，我们要进一步发扬这一精神，安定政局。

最近一两年的发言中很难找到这种说法，但是过去连朴政权自己也曾不能不在表面上说那种话。由此可以说，四·一九学生革命，是韩国国民的一致的意志。

当然，我并不认为韩国国民相信发动军事政变的势力的那种话承认了他们的军政。在那军政的严格的控制下，在言论界、在野党等广大的国民中间也表露了对军政的强烈的批判和不满。

但是，另一方面，对于靠军事政变出现的新的强大的权力也寄予了某种期待。我认为当时韩国国民所抱的期待并不小。成为这一期待的背景的是四·一九革命以后出现的社会不安。李承晚政权长期的暴压体制被以学生为中心的势力打倒以后，社会上发生了很大的动摇，这是理所当然的。再加上，因为靠自己的力量从长期暴压政治中获得了解放，所以言论界也立刻活跃起来了。看来，这在国民看来，是一定程度的混乱。同时，当时掌权的张勉内阁，因为它不是革命的主体势力，所以对左右两势力，总是犹豫不决，表示举棋不定的态度。这就进一步加深了那种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在四·一九革命中获得胜利的学生们提出“到南方来，上北方去！”的口号，积极主张了南北协商。对此，大多数国民心里虽表示共感，但把这一问题一提到现实的时候，好象抱了一些不安，也感到了一些害怕。

后来，有一个韩国知识分子对我说：“在那种混乱的情况下，国民一方面为学生革命所无限感动表示积极支持，但另一方面，虽然反对象李承晚那样万恶的独裁者，但希望出现一个抱着善意为国民着想的独裁者。”

军事政变，以这种混乱和不安为背景，提出了“继承四·一九革命、安定社会”的口号。

然而，所谓“继承四·一九革命”，只不过是他们不能不在韩国国民的民族主义面前挂起的招牌，实际上是为否定这一革命而发动了军事政变的。这一点只要考察朴政权十五年来走过来的路程，就非常清楚。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九日迎接了学生革命一周年。当时，学生们除了“到南方来，上北方去！”的口号以外，还提出了“排斥外来势力”这个新口号。在言论界或政治家当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发表了响应这一口号的谈话。几年前去世的政治家徐民镐等人，很快就提出具体的政策问题，号召实现南北的言论界人士、体育的交流和书信来往等。在上面所说的《民族日报》的创刊等，也是表明这一动向的一个侧面的。但是，正如在《民族日报》事件中所看到，过一个月后成立的军事政权从正面阻挡了要求南北协商的动向。这就反映了朴政权刚建立起来当时的基本性质。

可是，在这个时期，除了朴政权问题以外，有一件事情需要我们注视。那就是，由于四·一九学生革命，统一这一重大的民族任务提到正面来了。这是与李承晚统治时期截然不同的现象。

在李承晚体制下，是禁止说统一这句话的。可是，由于学生革命，这一措施完全被推翻了，甚至为否定学生革命而出现的军

事政权也不能不说要继承学生革命的精神，不能不把统一问题当做自己的政治任务。我想不禁止谈论统一问题，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2) 第二阶段是由军政转到民政的时期。国民一开头就对随着军事政变而来的军政这一不正常的事态表示抗拒，发动军事政变的势力也曾许下诺言，要在两年后转为民政。我们为了进一步发扬学生革命精神，谋求韩国政治局势的安定，才发动了政变，因此，一旦这一成就得到巩固，我们将转为民政，这便是军事政权许下的诺言。

然而，军事政权的实力统治也没能安定政治局势，相反动用反共法和政治活动净化法等来对言论界和政党活动家施加强大压力的结果，反而招致了人们的反抗。而且，随着约定的日期逼近，军事政权发表了似乎否定转为民政的谈话，也表现了那种姿态。就是这些因素使得批判军政的呼声越来越高涨起来了。结果，朴正熙被迫于一九六三年二月十八日发表了所谓《九项声明》(这在韩国是有名的事件)。该声明的意思是说："如果承认发动军事政变的正当性，不对发动军事政变的势力进行政治报复，执政党和在野党决心同心协力，为安定局势贡献力量，我将不参预转为民政，回军部去。"据说，当时朴正熙在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政党活动家面前，流着泪宣读了这个声明。由于这件事，对军政的批判，一时平息下来了。

但是，在九项声明发表的同时，现役军人举行示威坚决反对了转为民政。不，应该说是指示他们举行了示威。这样，以这种军人的示威为背景，于三月十六日，军事政权发表声明说，要把军政再延长四年。看样子美国为此大吃一惊，施加了很大的压力，结果朴政权取消这个延长四年的声明，终结了军政。然而，不知是什么时候出了个民主共和党这一新的政党，已经把朴正熙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了。这是同年五月的事情。

这是否可以叫做朝令夕改的神速呢， 不管怎样， 其无原则性，正和金大中所指出的是一模一样的。不过这倒使我们回想起金大中事件发生后，朴政权同日本进行的交涉来了。朴政权那时态度忽而强硬，又忽而变得柔和，突然推翻前言，采取不自然的态度，或者组织某种示威等，这都是大家都记得很清楚的事。朴政权一贯装饰门面的政治手腕是了不起的，但我认为朴政权在转为民政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手法，却使它的政治原形毕露了。

通过这一过程，朴政权脱下军装，换了西服。但依我看来，这个时期对朴政权来说，的确是个最困难、实力最薄弱的时期。但有几个因素，给它增加了实力。

其中的一个是营私舞弊。洛克希德事件是日韩美的官方搞的营私舞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朴政权在执政的十五年当中也发生过各种规模的营私舞弊事件，而且其大部分都与日本有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政权的地盘还没有巩固的那一个时期，不讲体面地搞了营私舞弊。只是我们还记得的大事件就有一般叫作证券波动或四粉波动的与水泥、化肥、面粉、白糖等有关的营私舞弊，和新国牌汽车事件等。所谓新国牌汽车事件，是拿在韩国装配从日本进口的青鸟汽车，标上“新国”牌出售时取得的赢利来搞的营私舞弊事件。我们通过田中的财源事件和洛克希德事件可以看出掌权者搞营私舞弊有多么容易，而且这个营私舞弊又怎样增强权力。朴政权借转为民政，炮制了民主共和党，在举行总统竞选时朴正熙出马，而且拿搞营私舞弊发的横财进行了这种政党活动和竞选运动，这已经成了韩国政界的一般常识。

巩固朴政权地盘的另一个因素是美国和日本。说明这一点，就是谈朴政权的第三阶段的。

（3）朴政权的第三阶段是一九六五年。 我认为对朴政权来说，一九六五年是具有最重要意义的一年，而且在他掌权后所走过的十五年当中是一个分水岭。

大家都知道，一九六五年是那年二月美国向越南北方开始轰炸，全面干涉了越南战争的一年。这一年，朴政权接受美国的要求，做了两件重大的事。一个是向越南派了韩国军，另一个是签订了日韩条约。从而朴政权得到了美国和日本的全面支持。

一直否认民族自决，鼓吹反共意识，奉行冷战政策，深深插手越南战争的美国政府，妄图在国际上和国内设法尽早结束越南战争，轰炸越南北方，终于对越南发动了全面战争。韩国的派兵越南和日韩条约的缔结，对美国的战略是很需要而且具有巨大意义的。下面谈谈日韩关系问题。日韩关系的“正常化”，对美国来说，意味着它在远东的政治军事上的安定，而且从经济上来看，因为美国正为越南战争的费用大伤脑筋，所以它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要把对韩国的援助交给日本去负担。本来，美国从很早以前起就很想实现“日韩正常化”，从吉田茂——李承晚时期起推进了两国的交涉，但因为韩国国民对日本有反感，没有得到实现。但是，美国全面干预越南战争后，对日韩两国提出强硬要求的结果，两国政府也就接受了这一要求。特别是朴政权，不顾国内的坚决反对，积极响应美国的要求，决定同时推进两个问题。

当派兵越南的问题决定的时候，韩国的一家报纸打个比方报道说：“开始打骨牌了。”因为这一问题与美国有关，所以韩国报纸可能也没敢从正面表示反对。记得当时韩国报纸多半做了间接的评论，说如果政府一定要派兵越南，那么应该说明白，韩国实际上会得到哪些好处。在国会也一样，不敢从正面表示反对，只是发问：美国士兵在越南每人每月领二百三十五美元的特别津贴，而韩国士兵为什么只能领三十美元？但是，正如“开始打骨牌了”这种提法一样，我想当时韩国的记者们已十分了解派兵越南意味着什么。据报告，根据这一派兵越南的决定，直到越南战争结束，派往越南的韩国军共有三十多万人次，其中有三千七百多名士兵在越南丢了命。据说，韩国政府为之获得了九亿五千万

美元的直接收入。另一方面，派到越南的韩国士兵干下类似美军干下的逊美大屠杀事件的暴行，引起了问题。调查这一事件的报告书是有的。我手头虽然没有能够明确这一事件的真相的资料，但看来，韩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有一种挫折感，认为，韩国国民比谁都饱尝了国家被分裂的痛苦，为什么要到遭受同样痛苦的越南去杀害越南人呢。

如果说朴政权由于派兵越南，取得了美国的信任和协助，那么缔结日韩条约，就打好了经济建设的基础。与此相反，从我们日本人的立场上来看，日本人在越南战争期间自始至终起了美国后方基地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日韩条约的缔结，可以说从经济上给朴政权做了后盾。从那以后过了十年的今天，日本对韩国的经济上的渗透和援助远远超过了美国，这已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但是，日韩会谈与派兵越南问题不同，在韩国国内遇到了国民的强烈反对。学生们连日举行了反对日韩会谈的示威，在野党也强硬地提出了抗议，在韩国反对日韩条约的斗争，无可比拟地远远超过在日本的斗争，以致朴政权不能不发布卫戍令来对付。这一斗争所以这样激烈，不用多说，是因为韩国国民有一种通过过去的历史形成的正当的反日情绪。而且对日本的这种观点同他们对日本的高度警惕结合起来了。他们认为同日本建交和随之而来的日本资本的渗透，将带来日本的新的殖民统治。因此，压制这种舆论、强行缔结了日韩条约的朴政权，遭到了指控为卖国贼“第二个李完用”的非难。当时，我注视着在韩国展开的反对日韩条约的激烈斗争，心想，在日本展开的反对日韩条约的斗争为什么不能同韩国的这一斗争结合起来。

我还认为，我们不应忽视与缔结日韩条约有关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由于日韩条约的缔结所带来的日韩关系“正常化”（我并不认为这是正常化，如果借用两国政府的说法的话，就是

“正常化”)， 对韩国来说，具有开放门户和走向近代化这一新的意义。

李承晚统治时期的韩国，只向美国开放门户，从美国受到了军事、经济、政治上的一切援助。相反，对日本，李承晚政权一直坚持彻底的反日姿态， 甚至企图利用国民的反日情绪， 在国内平息国民对镇压体制的不满。所谓李承晚的领海线，也是它的一种表现。我们应该说，朴政权的对日关系“正常化”，基本上是彻头彻尾根据美国的战略上的要求搞出的，同时也可以说朴政权企图寻找一条能够摆脱李承晚政权的极端的锁国政策，走向国际社会，高度工业化的道路。我想，他们为此很需要对日“正常化”这一有力的杠杆。与此相反，在野党势力提出了“反对对日屈辱外交”的口号，但其中也有时代错误的主张，大概这是出自在野党的缺点的吧。例如，他们说，日本在实行容共政策，为做买卖，同赤色分子也携手，难道我们能把用鲜血坚守的李承晚领海线卖给容共的日本吗？所以我们坚决反对日韩条约等等。这种论调里反映着韩国国民复杂的民族感情，所以也许不能只把它看做是时代错误。但可以说，与这种落后的反共主义不同，朴政权倒是企图拿可谓“开放门户政策”的国际化和工业化的向往，来抓住国民的心。

据说，一九六一年秋朴正熙走访美国时肯尼迪总统对军政没有好感，白宫记者团也很冷淡地对待了朴正熙。那时正是人们很忧虑对《民族日报》的赵镛寿判处死刑的时候。据说，那时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抗议的气氛，记者团的代表提出抗议说，你虽是一个外国的国家元首，但我们不想在这里迎接你。因为你不听我们和世界的记者们要求拯救一个生命的呼声，想杀害赵镛寿那样的一位记者。朴正熙听了这话，脸色发青，默默地钉在那里，不敢说一句话。

从那以后，朴政权为加强国际地位，开始积极展开活动。例

如：朴政权从一九六四年开始提倡的亚洲反共机构——亚洲太平洋地区阁员会议于一九六六年成立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南越总理阮高其访问韩国时，韩国和南越之间缔结了友好条约。那时，联合声明表示坚决的意图说要“胜共统一”，即战胜共产主义后再统一。同年十月，朴正熙在欢送派往南越的猛虎部队的集会上强调：“我们要同南越共命运”，并说“我们韩国已发展到能够帮助别国的水平了”。当时，朴正熙屡次强调说：“由于缔结韩日条约，进一步加强了亚洲反共体制。”从这里可以看到，韩国虽把反共当作有力的杠杆，但它为摆脱闭塞的状态，为在国际上占据某种地位而采取积极的姿态。

当时，我曾给杂志写了如下一段话：

“不禁令人怀疑， 当干出这两件事的朴政权在国际政治上所占的地盘崩溃的时候，也就是说美国的对越南政策完全遭到失败或者中国在国际上更接近正当的地位的时候，朴政权硬举起的那个铁锤是不是会向正相反的方向砸下去。”

从那以后过了十年的今天的事态表明，当时的推测是对的。我曾说，朴政权的第四阶段是由一九七二年开始实行的维新体制时期。我认为这个维新体制时期是最反动的时期，是朴政权在以一九六五年搞出两种事的代价硬举起的铁锤向正相反的方向砸下去的条件下，力图用极端的镇压体制来挽救其破产的时期。

去年春天，当美国和追随美国的势力被赶出南越，越南民族统一就在眼前的时候，朴政权就表现极敏感的反应，好象在朝鲜真的存在“来自北方的南侵”的可能似地掀起骚动，引起了人们的恐惧心理。日本的言论界也曾出现过迎合朴政权的倾向，这也是耐人寻味的事。朴政权利用这种恐惧心理，进一步加强国内体制，并借口民主势力的发言招致“北方的南侵”，危害韩国国家体制，把它加以封锁了。在这种气氛中，美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发表愚蠢的、危险的、不可饶恕的谈话，说什么如果北方南侵，将发动核

攻击来进行报复。事实上，有几百颗核弹头布置在韩国，这是拉罗克的证言所揭露的。韩国政府还对开发核问题很感兴趣，由加拿大等国买进原子反应堆，虽然现在说是和平利用。只要考察一下朴政权的国内体制，就能知道它在不受任何限制地奔向反动化的道路，而且不能不说和平问题也处于制动装置不听使唤的危险状态。

可以说，朴政权在亚洲搞冷战的国家中是个最彻底的冷战型的政权。我想，在目前美国的冷战政策已遭到失败的情况下，大概是他要一个人走这条冷战型的道路的吧。

五、 七•四联合声明和北朝鲜

我在上面对于七·四联合声明发表后的南方情况和造成这种情况的背景，谈了几点，现在简单地谈一谈北方的情况。

我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即北朝鲜直到现在丝毫没有改变要尊重七·四联合声明，按照这一方向创造民族大团结的条件的根本态度。

为了进一步把七·四联合声明的内容加以具体化，北朝鲜于一九七三年提出了高丽联邦共和国这一设想。今年三月我访问平壤，拜见金日成主席的时候，我问主席说，是不是可以认为七·四联合声明发表后，包括高丽联邦共和国的设想在内，北朝鲜对统一方针并没有改变。对此，主席做了如下的回答：

“我们在南北联合声明中提出的主张，至今还是有效的。我们要继续为贯彻我们的主张而斗争。

“但是， 我们的立场并不是除了我们提出的，其他就绝对不干。如果南北双方坐在一起认真协商，也可能产生更好的方案。

如果有更好的方案，我们是愿意表示赞同的。"这一回答，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我认为，在坚持这一基本方针的过程中，根据事态的发展，北方如下的几点基本态度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更正确地说，可以认为从实现七·四联合声明内容的必然要求出发，如下几点更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一）我在前面也说过，只要不消除维新体制的产物朴政权现在的镇压体制，就不能进行南北对话。我在前面说过，由于金大中事件，平壤做了重大的决策，从七·四联合声明的精神来看，这是极为正当的。从那以后，北方对朴政权的这一态度，越来越坚决了。

对于北方的这一态度，朴政权和与朴政权站在同一立场上的人们非难说，阻挠南北对话的，是北朝鲜；尽管提出各项建议想实现交流，但北方一概拒绝。

我问过金日成主席对这一点的看法如何。主席回答说："**要想按照南北联合声明的原则实现民族大团结，就要保障社会的民主化和各党、各派、各界人士的政治活动的自由。**"并说，但是，南朝鲜当权者却干着与之完全背道而驰的勾当。

我再举出他们非难北方顽强拒绝对话和交流的几种说法后，问了主席对此的看法。

对此，主席以强硬的语调说：

"**……南朝鲜当权者却逮捕了许多反对分裂祖国、为实现南朝鲜社会的民主化而斗争的南朝鲜爱国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并对他们进行了野蛮的镇压。南朝鲜的反动统治者以金大中反对他们出卖国家背叛民族的政策为理由，竟然在大白天把他从日本绑架回来，交付法庭审判从而加以镇压；又借口诗人金芝河写了反对他们的诗，把他关进了监狱。现在，只要是反对他们的人，他们就给贴上'共产主义者'的标签，抬出'反共法'来肆意加以逮**

捕、监禁和残杀。南朝鲜反动统治者对许多宗教徒甚至对过去做过南朝鲜'总统'的尹潽善，也抬出'反共法'来进行镇压。"

主席一一屈指数了他们干下的镇压暴行之后，接着说：

"南朝鲜当权者这样残酷地镇压爱国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我们怎么能同他们坐在一起进行对话呢？

…………

"现在的南朝鲜当权者脑子里没有政治，没有民族，没有人，没有道理，所以，同他们是谈不通的。"他说这话时，语气甚严。

他接着说：

"只有谈得通，才能对话，谈不通，怎么能对话呢！" 他以追问的口气说了这些话。这时，我的眼前浮起金大中等在南朝鲜受折磨的我的朋友们的脸庞，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二）对于从南朝鲜撤走美军的问题，依然保持强硬的态度。

我认为撤走美军的要求，是北方的一贯主张，同时也是七·四联合声明里规定的"不依赖外来势力、不受外来势力干涉"的原则，而且在同美国签订和平协定，使美军撤走这一点上是决不能进行妥协的。

金日成主席曾提出了美军撤走后南北双方把兵力分别大量裁减到十万或十万以下的建议。

我想对美军撤走后的安全保障或撤走的过程问题，可以根据情况采取几种办法，没有必要想得太死板。但我认为北方对撤走美军和排斥外来势力这一基本问题的态度是始终一贯不变的。

当然，大家都知道，南方的政权反对撤走美军。

美军的驻扎，今天在朝鲜保障和平呢，还是成为不断造成紧张局势的原因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有必要摆脱固定的观念，详细地进行研究。从在日本传开的一般的舆论来看，他们没有正确地认识美军驻扎"韩"国的政治军事目的，好象从一开始就

认为美军驻扎朝鲜是好事。特别是他们对于以军事分界线为界对峙的北朝鲜怎样看这个问题，几乎不去考虑。但是，无视当事人的想法（暂且不谈哪一方的意见对或不对），去议论、批判或设想，根本就是脱离现实的。

北朝鲜的政府和民众可能认为，驻南朝鲜的美军是不可容忍的外来势力，连续进行的大规模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明明白白是对北方的攻击行动。如果，我们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就会理解到这是极其应当的。

而且，美军的驻扎，本是美国为抹杀民族自决、夺去民族自决权利而推行的亚洲战略的一环，他们的这一目的仍没有改变。

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为实现自立而一直沿着朝鲜革命的道路前进的北方的民众，是决不能容许美军驻扎南朝鲜的。越南民族实现自决的时候，朴政权曾大大鼓吹了“来自北方的南侵”的可能性，但是，北朝鲜的民众可能再一次下决心，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自决。这与会不会有“南侵”，北方是不是窥视这种机会等问题是毫无相干的另一种问题。同时，去年举行联合国大会的结果，美国再没有根据继续主张美军驻南朝鲜了。尽管如此，美国依然不采取新的外交姿态，来适应这一新的变化。过去，美国一直借“联合国”的名义诽谤了北朝鲜。就是那个美国，到了已不能借用“联合国”名义的今天，依然干下军事行动，在被撵出越南后，反而把兵力集中到朝鲜的周围来了。北朝鲜可能把这些事实看成是攻击的姿态，至少也把它看成是不诚实的行为。

再加上，美国甚至威胁说要对北方进行核攻击。这些行径，怎么能被北方的民众所接受呢？应该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进行考虑。不用多说，我并不想对北方的主张，论是论非，分清是非。可是，如果不正确了解北方怎样认识现实情况的事实和朝鲜问题的历史经过，就无法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头绪。

我不能不说，对这一问题，特别是日本的舆论和政府令人怀

疑地持有非现实的看法或者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在韩国的民主势力进行忘我斗争的时候，对此表示感动的舆论也罢，对朴政权的残酷镇压表示不满的一些政府也罢，一谈论朝鲜南北之间的问题，就把现状看做是应当的，如果北朝鲜对现状提出有原则的主张，却把它看做是加剧紧张局势的原因。尽管如此，他们对日美安保体系所起的作用，不表示任何反应。这种肯定现实的态度证明，我们已完全被卷进日美安保体系里去了。不反省这一点，却去谈论朝鲜问题，这由局外的人来看，很可能解释为极其独善其身的行为。朝鲜战争结束后，北朝鲜和美国的关系，是靠停战协定来维持的。朝鲜的和平，归根到底是暂时的。因此，北朝鲜提出了和美国签订和平协定的建议。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日本同韩国缔结了承认韩国为朝鲜的真正唯一政权的日韩条约，并且置于允许美军自由进行军事行动的日美安保体系之下。日本的这一立场，从北朝鲜的立场来看是极其敌对的。如果不幸在军事分界线造成了军事危机，那末我们不应忘记，这个地区离日本很近，只费两小时就能到，而且日本就自动地站在朴政权和美国的一边进行战争。考虑到这些，不禁使人感到目前政府正采取太危险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日本舆论也太脱离主体，过于乐观。

（三）对于北朝鲜的态度，可以指出的第三点是，北方一贯坚持决不承认企图永远固定南北分裂的“两个朝鲜”的方针。

因此，北朝鲜从这一原则立场出发，主张决不能同意在联合国承认南北朝鲜为两个国家的“南北同时加入”。另外，还有一种见解认为交叉承认即由中苏两国承认南朝鲜，由日美两国承认北朝鲜，就能保障朝鲜的和平。有些日本的学者、评论家也主张这是现实的、有效的方案。但是，北朝鲜方面说，以“两个朝鲜”为前提的这种设想，在现实情况下是不值得考虑的。

（四）第四点，可举加强国际联系为例。

大家都知道，北朝鲜在积极加强同第三世界和不结盟国家的

国际联系，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尤其在去年利马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会议和紧接着在秋天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举行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会议时，韩国也曾表示希望成为会员国，但该会议只接纳了北朝鲜，而否决了韩国的要求。另外，联合国大会破天荒第一次按北方的主张通过了决议。

一九七五年，金日成主席访问了中国等几个国家。对于这次的访问， 可能是与主席在北京发表的讲话有关， 曾有过种种猜测，但我对他决定访问中国、阿尔及利亚、 罗马尼亚、 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国家感到了兴趣。这些国家都是朝着各自的方向发展的国家。看来主席在这些国家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我有机会欣赏了主席访问各国的记录片，年老的铁托总统欢迎主席的场面，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在访问的每个国家， 都发表了联合公报。 各个联合公报都批判了强大国的支配， 一致强调了国际联系，这使我再次受到了强烈的印象。我认为如此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其说是单单为了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赢得支持北朝鲜的票，倒不如说是出自这样的新的设想：要把朝鲜的统一即朝鲜民族的自立汇合到世界反帝斗争洪流中去，从中实现朝鲜的自立和统一。据我看， 在七·四联合声明发表当时， 不管有什么事情，是以朴政权为直接的对象的，但从七·四联合声明发表以后的经过来看，他们站在更有原则的立场上，想在国际范围开辟新的前景。

同这一问题联系起来，我想介绍我在平壤受到深刻印象的事实中的两件事。其一，是所有的人都对统一表示了热切愿望。我在十五天的逗留期间，曾参观了工厂、农场、学校、美术博物馆等许多地方。在那里见面的人们都谈了自己的工作和以后的计划后，都说：“我们渴望实现统一。”我听起来，他们对统一的愿望比我在一九七二年访问朝鲜的时候更热切。我想可能是七·四联合声明和从那以后的事态发展，使得这一呼声更热切。另一个是

积极进行国际上的交流特别是同第三世界和不结盟国家的交流的事实在平壤也明显地表现出来。平壤有驻朝外国使馆区，我到那里时正赶上到处建设新的建筑。在同许多国家建交，互派大使的情况下，供他们使用的办公楼和住宅建设赶不上了。看来访问朝鲜的外宾增加的同时，由北朝鲜到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访问的机会也急剧增加了。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北朝鲜对国际问题的认识逐渐变得更开放性的了。

六、“和平”与“统一”

我在前面的几个章节里谈了七•四联合声明发表以后的南北朝鲜的现状和他们所持的态度特别是对此我所感到的东西，但我想在下面再谈有关统一的问题。

（一）一九七二年秋我访问平壤时，有机会受到了金日成主席经七个多小时的接见。今年三月也受到了他经四个多小时的接见。在这四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受到深刻的印象的是，与前次的谈话相比，话题一直集中在统一问题和日朝关系问题上，尤其是金日成主席谈的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中的一个，是金日成主席全面否定了核武器。当然，金日成主席有关否定核武装或核开发的谈话，这并不是头一次，而是屡次谈过。

但是，在大量核弹头布置在南朝鲜的事已经揭露出来、南北的局势很紧张、美国威胁说不惜进行核攻击、朴政权对核开发表示积极态度的目前新的情况下，金日成主席断然说：**“我们不想用核武器武装自己。”**而且他还对我提出的是否认为核武器能做战争的牵制力这一问题，也完全表示否定的态度，并明确表明了并不

希望保有核弹头的态度。我认为这具有巨大的意义。日本人是通过亲身体验了解核武器将带来何等惨状的唯一的国民，我作为日本国民，听到金日成主席的这些话深受感动，不禁表示敬意。

第二，尤其使我深受感动、如今还留在我心里的印象就是，金日成主席把身子朝我欠过来，慢慢说：**“……朝鲜的统一问题，看来今后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才能得到解决。”**

我没有问过这句话所包含的意思。

虽然是语气很平静，但深深扣动了我的心弦、使我一再深入琢磨民族自立究竟意味着什么。

（二）民族的自立，究竟是什么呢？我想与这个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一个重要问题。

这是我本人没经充分的认识而提出的问题，那就是怎样使维持和平与民族的解放或自立并存的问题。对于朝鲜来说，是怎样不发生任何矛盾地同时解决和平与统一的问题。

我再重复一次，从去年春天以来，朴政权看到南越局势，极力强调说，当前的局势很紧张，北朝鲜很有可能南侵。又说，越南的统一终究也是被北方社会主义化了的，所以应该从这一越南事态中吸取教训。他们拿它作为根据，一面在国内加强镇压，一面企图在美国平息日见高涨的批判朴政权的舆论，在日本重编亲韩派势力。但是看来，他们所造成的对“南侵的实际可能性”这一危机的恐惧心理不能长期维持下去了。今年五月《产业经济新闻》刊登的朴正熙会见录中，有这么一句朴正熙说的话：“在韩国半岛，局势最为紧张的时期，是一年前印度支那共产化的那一时期。同那时相比，局势比较安定下来了，但这还是暂时的，而且这是由于韩国国民加强了团结，美韩两国政府坚定决心对付侵略的结果。”

但是，从客观上来看，没有一个人证明朴正熙的发言是对的。虽然他说目前的局势比去年春天较安定，但从去年春季以

来，来自北方的"南侵"的可能性在美国政府里也有了很多怀疑。尽管如此，朴正熙说什么"由于韩国国民加强了团结"，局势才较安定下来了。这纯粹是朴政权式的辩解，所谓"韩国国民的团结"，指的就是在国内加强了镇压。更正确地说，对于是否有过朴政权所说的那一"危机"，没有可证明的根据，但"紧张局势"却是产生过， 这是事实。然而， 我认为这一紧张局势是朴政权自己造成的。只要回顾一下十五年来朴政权所走过的足迹就能清楚，朴政权是靠美国的冷战政策产生、又拿这一冷战政策作为杠杆确立了自己的地盘的政权，是丝毫也没有脱离过冷战思考的政权。

我认为，"南侵"的可能性，不是朴政权为维持这种冷战思考而捏造的虚构，就是根据冷战思考走上强权道路的朴政权看到自己的影子吃惊而制造的东西。

有些人可能已读过，最近出版的曾作为纽约时报驻越南特派记者进行过活动的戴维德·哈巴士坦写的《最好最辉煌的东西》一书的日译本。本书的内容，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曾经大加宣扬用那些美国的超精髓分子组成了最理智的政权，使人们寄与很大期望的肯尼迪政府，通过何种过程不当地干预了越南民族的民族自决；到了约翰逊政权，这种干预怎样陷于无法自拔的泥坑里，到头来连"光荣的撤军"也做不到了呢，而且这一过程多么深刻地挫折了美国的理智了呢，等等。我津津有味地读了这本书。朴正熙大谈越南的教训，而哈巴士坦却揭示了与它正相反的教训。

就是说肯尼迪总统和他周围的人们不肯理解越南民族自决问题，而且对于继法国失败之后进行干预一事，曾有过不少顾虑，但到头来还是陷进了泥坑里。对于这一点，哈巴士坦指出了如下几点原因：第一，当时，以杜勒斯等为中心持有冷战思考方式的人，在各个政府机关里占了很大的势力，以至使他们根据"都美农"理论对抗南越的共产主义化；第二， 肯尼迪等许多人对南越腐败的政府没有正确的认识； 第三， 所以做这种错误的判断，

是因为根据麦卡锡主义疯狂地搞“消灭赤色分子”的勾当，把对中国、越南和亚洲有正确认识或者能够正确认识的进步人士都放逐了。我认为这是值得注意的。

结果，美国干预越南，到头来陷进泥坑里，遭到了惨败。当美国在越南犯下的错误已完全被证实了的时候，朴政权却造成“北方打进来”的危机，给人们带来恐惧心理后， 开始用冷战思想重新武装他们，我不能不把它看做是给韩国国民的民族主义投下了阴影的行为。

同这一问题联系起来，应该指出的一点是，在我国也有些人学朴政权的说法，谈论什么“南侵威胁”是实际上存在的。说实在的，这些人是过去追随美国的冷战政策或同它有密切联系的人，是和那些肯定并拥护美国和日本政府在越南战争期间推行的政策的人同一类型的人。我认为这是耐人寻味的问题。站在这种立场上说话的记者和评论家们说什么只有保持实力均衡，才能切实保障和平，便对冷战政策表示支持。这些人讥笑希望朝鲜民族实现统一和在亚洲实现和平共处的立场，说什么那是理想论，因此，看到越南的民族自决以社会主义化的形式得到解决，就说什么那是社会主义的侵略，而不是民族自决，并力图把这种观点原封不动地搬到朝鲜来说什么朝鲜有“南侵”危险。然而，这正是想要重踏哈巴士坦已举具体事实指出的美国失败的复辙的勾当。

（三）当然，韩国并不是一开头就选择了南北分裂的，这一分裂是由于美国的冷战政策而产生的。这一冷战体系在地球上发生了变化，但朴政权却随之进一步加强了冷战思考方式，所以我认为把美国的冷战政策和朴政权的做法看成是同一类的东西，是不对的。

而且，不信任北朝鲜的，不止限于朴政权和它的追随者。那些为在南朝鲜实现民主化而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忘我斗争的、比谁都热切希望朴政权垮台的南朝鲜知识分子、基督教徒和政治家也

对北朝鲜抱有疑惧心理。

由于朴政权实行极度的镇压政策，完全堵死了以民主的方式更换政权的道路，所以朴政权一垮台，必然会产生某种社会混乱，同时也有可能产生军部反对民主化的反革命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北朝鲜是不是会袖手旁观呢？这是人们怀疑的一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金日成主席作了很明确的回答。他在去年和大前年同宇都宫德马举行的会谈中已屡次明确表示过没有这种意图。这次，我向他又提出了这个问题。问的过于执拗，我自己也感到有点失体统。主席亲切地回答说：

“我们不想把社会主义强加于南朝鲜，也没有那种计划。我们在处理一切问题时一贯反对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是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原则不相容的。”

“最好由南朝鲜人民自己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

因此，朝鲜的统一问题，不是容易解决的课题。一方面，通过为反对日本的殖民统治而进行的抗日武装斗争，朝鲜人民的民族爱巩固得比任何一个民族的民族爱更热烈、更强有力的了。尤其是由于人为的分裂，几乎所有人都饱尝着家属被拆散的痛苦。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只有朝鲜实现了统一，才能说朝鲜民族实现了自立。

但是，另一方面，过去夹在冷战中间，经历了一场同族相争的战争，对它的憎恨和恐惧心理如今还留在人们的心坎里。特别是，一方的政权正在更加加强这种冷战思考。

而且，北方在彻底地促进社会主义化，而南方却在盲目地企图建设日本式的资本主义经济。

在这两种因素存在的情况下，经过何种过程怎样实现民族的大团结，南方的变革是否会同战争危机结合起来，朝鲜的和平与朝鲜民族的自立即统一是否能两立，我认为这决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因此，我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共和国政府和韩国的民主势力，

注视着局势的发展。

然而，对我们来说有着不该忘却的两个基本观点。

那就是，在朝鲜是否存在战争的危险的问题和朝鲜将选择何种体制的问题。我们必须把这两个问题严格区别开来进行考察。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应该防止在朝鲜再次发生战争，而且不应该对这一危险袖手旁观。但是不用多说，朝鲜将选择何种政治体系或国家体制，是应由朝鲜民族自己选择的问题，是应由南朝鲜民众自己选择的问题，同时也是与北朝鲜的社会主义体制的能力和正当性有关的问题。那是不管采取何种形式，应由朝鲜民族自己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日本人或其他任何人所能干涉的事。我身为日本人，是这样理解七·四联合声明的宗旨的。

如何考察维持和平与民族的解放或自立这两个问题，同在第三世界和其他世界各地常见到的一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所面临的最深刻的问题。如果朝鲜民族能够以实际行动出色地解决了民族的自立和统一、保障和平这两大问题，那就意味着他们第一个创造了新的世界。因此，日本和日本人对朝鲜问题采取何种态度，就意味着他们为朝鲜民族尽何种责任，而且他们为解决世界面临的一般课题做出多大的努力。如果，只强调南北问题的重要性和同第三世界的交流，而不改变我们对朝鲜问题的目前态度，那末，这就自行暴露我们对它一无所知，或者说明那不过是因贪图第三世界的资源而做出的动物般的言行。

朝鲜的统一和国际法



日本明治大学教授
宫崎繁树

本文摘自日本“合同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出版的《朝鲜的统一和人权》一书。

朝鲜人民的自决权

一九七六年一月三日生效的“关于经济、社会、文化上的权利的国际章程”第一条规定：“所有人民都享有自决权。所有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利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而且自由发展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文化。”

一般把它称为民族自决权。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的关于赋与殖民地及人民独立的宣言（所谓赋与殖民地独立宣言）和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对于根据联合国宪章制定的关于国家之间

的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各项原则的宣言（所谓友好关系宣言），都明确地肯定了这一点。

殖民地独立宣言的大意如下：

“承认所有人民拥有完全的自由、行使主权、领土完整这一不可推让的权利，严肃地肯定有必要迅速而无条件地终结一切殖民主义，并为实现这一目的宣布：（一）对外国的征服、统治、剥削的屈从，是对基本人权的否定和对宪章的违背，又是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障碍；（二）所有人民都享有自决权，根据这一权利，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自由发展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六）企图破坏某一个国家的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这是违背宪章宗旨和原则的行为；（七）所有国家要以平等、不干涉内政、尊重人民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基础，诚实地严格地遵守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及这一宣言的各条款。”

而且，第二年召开的第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赋与殖民地独立宣言特别执行委员会的决议〔第一六五四(九五一)号〕；第二十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有关完全执行赋与殖民地独立宣言的行动计划〔第二六二一(九九五)号〕。

第二十五届联合国大会接着又通过了对于根据联合国宪章制定的关于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各项原则的宣言〔第二六二五(九九五)号〕。这一友好关系宣言指出：

“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人民的平等权和自决原则，所有人民都有权在没有外来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自由发展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所有国家有义务根据宪章的各项规定尊重这一权利。……注意到外国征服、统治和剥削人民是违背这项原则的行为、否定基本人权、违反宪章这一点，各国有义务尽到宪章根据这一原则赋与的责任协助联合国。所有国家有义务根据宪章通过共同的或个别的行动一贯尊重和遵守人权和基本自由。建立主权独立国家、自由地同独立国家联合或合

并、或者人民自由决定其他的政治地位等，都是人民行使自决权的各种形式。”

朝鲜人民是长期以来在一个国土上，用同一种语言、文化和风俗，和睦生活过来的单一民族。毫无疑问，实现这一单一民族的统一，是他们的共同愿望，是符合朝鲜人民要自决的意志和国际法原则的。

朝鲜人民自立趋势的胎动和挫折

但是，实际上，朝鲜从一九四五年起三十多年来，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分割成南北两部分，遭受了民族悲剧。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以自主、和平、民族大团结等三大原则为内容的划时代的“南北联合声明”发表的时候，人们寄予希望期待朝鲜人民的愿望得到实现。但是从那以后的形势发展，决不容许人们抱乐观了。然而，朝鲜并不是命里注定要分裂的。

首先在这里回顾一下朝鲜被分割成南北两部分的经过。

一九一〇年日本合并朝鲜以后，朝鲜半岛置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一九三九年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开始了太平洋战争。战争初期，“轴心国”方面占了优势，但是盟国逐渐把战局扭转过来，于一九四三年二月在斯大林格勒击溃德国军队后，就开始展望胜利了。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北非会议后发表的“开罗宣言”，给朝鲜人民带来了不久将获得解放的希望。

这个宣言指出：“留心朝鲜人民的奴隶状态，决定在适当时期使朝鲜自由独立。”

这一宣言刚一传到朝鲜人民那里，人们就欢喜若狂，确信如

果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战争结束了，朝鲜就会获得独立。上面提到的“适当时期”这句话被理解为“立即”，至少理解为“尽早”，而且实际上用这样的词句翻译下来，传到朝鲜人那里去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苏联向日本宣战，第二天，苏军越过国境进攻伪满，攻击了日军，八月十二日攻进了北朝鲜。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发出了停战命令。但在现地仍然进行战斗，持续了几天。日本投降的消息一传开，那些曾转入地下的爱国者都开始了活动。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在朝鲜各地曾建立了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因此，解放后，以它为基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地建立了人民委员会。

早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在中国东北东岗召开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军政干部会议，根据金日成将军的提议，建立常设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祖国光复会”，五月五日通过了章程和成立宣言。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在日本投降、朝鲜获得解放后成了北朝鲜各项政策的基础。

其内容如下：

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一、朝鲜民族总动员起来，实现广泛的反日统一战线，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统治，建立真正的朝鲜人民政府；

二、旅居满洲的朝鲜人实现朝中民族的亲密联合，推翻日本及其走狗的“满洲国”，实行居住在中国领土内的朝鲜人的真正的民族自治；

三、解除日本军队、宪兵、警察及其走狗的武装，组织真正为争取朝鲜的独立而斗争的革命军队；

四、没收日本国家和日本人所占有的一切企业、铁路、银行、船舶、农场、水利机关以及卖国亲日分子的一切财产和土

地，用来作为独立运动的经费；并以其中的一部分救济贫苦人民；

五、废除日本及其走狗对人民的债权和各种赋税及专卖制度，改善群众生活，畅通无阻地发展民族的工农业和商业；

六、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反对日寇推行恐怖政策和鼓吹封建思想，释放一切政治犯；

七、废除两班、庶民制度及其他不平等制度，保证不分男女、民族、宗教等差别的人格上的平等，提高妇女的社会待遇，尊重女子的人格；

八、废除奴隶劳动和奴化教育，反对强制征兵和对青少年实行军事教育，进行教育必须使用我们的语言和文字，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九、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制定劳动法，实施国家机关对工人的各种保险法，救济失业的劳动群众；

十、同平等对待朝鲜民族的民族和国家实行亲密联合，同对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表示善意和中立的国家及民族保持同志式的友谊。

解放后的第二年，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金日成委员长）公布了以这一十大纲领为基础再加上更切合实际的政策的“二十条政纲”，作为将来建立的统一的临时政府的政策纲领。

二十条政纲（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一）在朝鲜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彻底肃清过去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一切残余；

（二）同国内的反动分子和反民主分子展开无情的斗争，绝对禁止法西斯的、反民主的政党、团体和个人的活动；

（三）保障全体人民言论、出版、集会和宗教信仰的自由；

保障民主政党、劳动组合、农民组合和其他民主社会团体自由活动的条件；

（四）全体朝鲜人民享有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投票的选举组织负责地方一切行政的机关——人民委员会的义务和权利；

（五）不分性别、宗教信仰和有无财产，保障全体公民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享有同等的权利；

（六）主张人格和住宅的神圣不可侵犯，从法律上保护公民的财产和私人物品；

（七）废除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所使用的和受其影响的一切法律和审判机关，按照民主原则选举人民的审判机关，保障所有公民在法律上的同等权利；

（八）发展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商业，以增进人民的福利；

（九）把大企业、运输机关、银行、矿山和山林收归国有；

（十）允许并鼓励自由经营私营手工业和商业；

（十一）没收日本人、日本国家、卖国贼和继续出租的地主的土地，废除租佃制度，把全部没收的土地无偿地分配给农民，归农民所有；无偿地没收并由国家管理一切属于灌溉业的设施；

（十二）规定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价格，同投机商和高利贷者进行斗争；

（十三）制定单一的、公正的税收制度，实行累进所得税制；

（十四）实行工人和职员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工资；禁止未满十三岁的儿童从事劳动，对十三岁到十六岁的童工则实行六小时工作制；

（十五）实行工人和职员的生命保险以及工人和企业的保险制度；

（十六）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制，广泛增设国立小学、中学、专门学校和大学。根据国家的民主制度改革教育人民的制度；

（十七）积极发展民族文化、科学和艺术，增设剧场、图书馆、广播电台和电影院；

（十八）广泛设立培养国家机关和国民经济各部门所需要的人材的特别学校；

（十九）鼓励从事科学和艺术的人士的工作，并给他们以帮助；

（二十）增设国家开办的医院，消灭传染病，对贫民实行免费医疗。

解放后，在南朝鲜各地也建立了人民委员会，但是相互间的联系不密切，没有发展到成立统一的组织。

但是，如果战胜国——盟国特别是占领南朝鲜的美军当局好意支持和帮助朝鲜人民自觉的自决意志和行动的话，也许会避免和今天一样的南北朝鲜分裂的悲剧。

南北分裂的开始

在汉城，“朝鲜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的第二天，即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美太平洋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元帅占领日本后在横滨宣布：对南朝鲜的一切支配权和统治权授予在南朝鲜登陆的美军，凡对美军政有反抗行为者一概处以死刑。

下面的布告集中地表明了美国对朝鲜人民的立场。

美太平洋军总司令部布告第一号

告韩国民众：

本司令作为美太平洋军总司令特兹布告如下：

根据以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的命令及名义，以及以日本帝国大本营的命令及名义签署的投降文件条款，本司令指挥的战胜军本日占领朝鲜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南地区。

本司令斟酌朝鲜人民长期的奴隶状态及他们相信朝鲜不久将获得解放和独立的心意，特此声明占领的目的在于保证执行投降条款，维护朝鲜人民的个人的和宗教的权利。为实现这一目的要求诸君积极帮助和服从。

本司令据授予美国太平洋军总司令的最高权限，对朝鲜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南地区以及该地区居民实行军政。兹将占领条项布告如下：

第一条，本司令按照自己的职权范围，对朝鲜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南地区及居民暂时行使一切行政权。

…………

第三条，所有居民必须立即服从本司令及在本司令职权范围内所发布的命令。凡对占领军有反抗行为者或扰乱社会秩序与保安者，严惩不贷。

第四条，尊重诸君的财产权。另行发布命令前，诸君可以照常从事原来的职业。

…………

第六条，今后本司令及在本司令职权范围内另行发布布告、法令、规则、指示、法规，明确下达对诸君的命令。

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　于横滨

美陆军元帅、美太平洋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这与苏军司令进驻北朝鲜的第一天发表的宣言形成鲜明的对照。宣言指出："朝鲜人民！……朝鲜已成为自由国家。……幸福在你们手里。你们获得了自由和解放。现在所有的一切都要靠你们自己了。"

据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发表的盟军总司令部一般命令第一号，根据同月的投降文件的规定：（乙）驻满洲、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北的朝鲜、库页岛、千岛群岛的日本军指挥官及所有陆海空军部队和预备部队，须向"苏联"远东军总司令投降；（戊）日本大本营和驻日本本土、与本土接邻的各小岛、朝鲜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南地区、琉球群岛及"菲律宾"的日本指挥官和所有陆、海、空军部队和预备部队，须向合众国太平洋军总司令投降。根据这一规定，美国有权派军队进驻朝鲜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南地区。但是，盟军进驻朝鲜，本来是为解除驻朝鲜的日军武装的，它没有正当的理由长期占领南朝鲜。

如果说盟军真的是"解放军"，那末解除日军武装后，理应立即把一切权力交给朝鲜人民，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意志去处理，很快地撤走。但是，现实却朝着与它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了。

一九四五年九月八日，霍奇中将指挥的美第二十四军从冲绳启程，在仁川登陆了。朝鲜建国准备委员会委员长吕运亨和白象圭，带着欢迎美军的信前去欢迎，但霍奇中将对他们连理都不理。霍奇中将按照麦克阿瑟的命令，解除驻南朝鲜的十二万日军武装后，照旧任用前朝鲜总督府日本人行政官员，原封不动地利用了以前的日本统治机构。

霍奇中将发表声明，说："我所以利用日本人的统治机构，是因为它现在是最有效的统治方法。"

美军进驻汉城后，于九月十一日，在朝鲜总督府建筑物上挂起"美军政厅"的牌子，原封不动地接受了旧机构和人员。

同年十一月发布的美军政法令第二十一号说，截止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实行的过去的一切法令、旧朝鲜总督府发表并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则、命令、通知及其他文件一律继续生效，直至军政府以特别命令废除时为止。

李承晚的登场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六日，所谓“朝鲜的自由斗士”李承晚，从美国来到了汉城。那时，他以“米斯特•弗莱克”的假名，从美国乘美军用机到东京，受到麦克阿瑟元帅的欢迎，再乘美军用机飞到汉城，在霍奇中将替他事先准备的朝鲜饭店的他的隔壁房间住下之后，才解开了行装。写了他的传记的李查德•C•阿联写道，李承晚的目的是“坚守自己的地位，扩大权利”，为此，他“决心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方法”。李承晚说，朝鲜人民应当“和美国政府及占领军一起行动和工作”。而且一到汉城，他就开始了反苏宣传。戴维德•坤迪对当时的情况说：“李某和他的妻子坐美国汽车去住进了曾协助过日本的百万富翁给他提供的汉城市内的一所豪华公馆。美军和重武装的警察，在那里昼夜二十四小时保卫他。”李承晚就是美国寄予很大希望的朝鲜的政府领导者。他们要求朝鲜人民必须服从李某，根本无视朝鲜人民的意志。朝鲜的统一就这样一开始就遇到了障碍和曲折。

李某到汉城过一个星期后，纠集由参加美国的顾问会议的金性洙和张勉建立的“韩国民主党”人组成所谓右派集团，建立了亲美的政治组织“独立促成中央协议会”。

米德在他的《在朝鲜的美军政府》一书中写道：“由于镇压人民共和国，同少数集团携手，美国人给朝鲜人民带来了悲哀，并变他们为敌人了。”

毫无疑问，如果美军解除驻朝鲜日军武装后撤走，尊重朝鲜人民的自决权，使他们根据自由意志选择将来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那些甘心做美国的“傀儡”，妄图扩大自己的地位和权利的人

物，那末朝鲜人民可能不会经历南北分裂的悲剧，朝鲜早已作为和平的统一国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联合国朝鲜委员会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日在汉城召开的美苏联合委员会，起初有了一些达成协议的征兆。美国代表阿诺尔特少将和苏联代表斯蒂可夫大将在会谈中达成了几项协议。在讨论建立临时政府的问题时，苏联方面主张，不要吸收那些反对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决议的团体代表参加。美国方面对此表示反对，并主张，要吸收十七名右翼政党代表和三名民主团体代表参加。这个主张是要排除约有六十万会员的朝鲜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约有八十万盟员的朝鲜（民主）妇女同盟、约有六十六万盟员的朝鲜（民主爱国）青年同盟、代表三百多万农民的全国农民（组合）总联盟等群众代表参加的。

美国不相信朝鲜人民；大多数朝鲜人民不支持美国的朝鲜政策。所以美占领军当局知道，如果美国采用了他们标榜的民主方法，也就是采用按照多数人民的意志行事的方法，就要遭到失败。于是把“朝鲜必须成为亲美的自由主义国家，不应该成为亲苏的共产主义国家”这一美国的意图和政策放在朝鲜人民的意志和美国口口声声叫嚷的“人民的自决”前面来了。

在北朝鲜，当召开联合委员会之际，于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金日成主席反映朝鲜人民渴望已久的统一愿望，颁布了二十条政纲。

由于美国代表团的要求，联合委员会会议没有确定下次会议的日期就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六日宣布了休会。这个会议约过一年

后第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才重开，但是双方的意见分歧并没有消除，而且由于同年三月十二日旨在对共产主义实行“封锁”的所谓杜鲁门主义发表于世并在现地对民主团体和进步力量的镇压变本加厉，会议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九日，终归失败了。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好象渴望这种结局的到来似地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了朝鲜问题。

当时，在联合国大会追随美国的国家占绝大多数，因此，美国企图在联合国大会上博得对自己的要求的支持，以便把朝鲜问题处理得有利于美国。

美国提出具体的要求，说为了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预定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前举行的选举，要设置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还提议，要在追随美国意图的“小型联大”处理朝鲜问题。对此，苏联代表葛罗米柯主张：朝鲜问题是如同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七条所规定，应由战胜国即盟国处理的战后处理问题；联合国干与朝鲜的选举是违背那些规定了由美苏联合委员会建立朝鲜政府的莫斯科协定的；在小型联大讨论朝鲜问题是企图规避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的，因而这是非法的。

第二届联大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对朝鲜问题指出：“这首先是朝鲜人民自己的问题，又是有关朝鲜人民和独立的问题”，“朝鲜人民的代表参加这一问题的讨论是必要的”。并在监督和讨论正确地选出朝鲜人民的代表的名目下，决定设置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决议第一一二（二）号〕

小型联大（中间委员会）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六日，考虑朝鲜临时委员会主席的报告，决定在这个委员会能够进去活动的地区举行旨在建立朝鲜政府的选举(联合国文件五八三一A)。原来，前面提到的联大决议是决定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全朝鲜普选，建立统一政府的，但是小型联大却不当地做了变更，决定只在南朝鲜举行选举建立政府，固定朝鲜的分裂。因此加拿大和澳大利

亚也曾提出了非难。

苏联方面以没有允许朝鲜人民的代表参加联大的讨论为理由，拒绝履行上述联大的决议，并拒绝委员会成员进入苏联进驻的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北地区。

同年二月二十日，北朝鲜民主主义民族统一战线中央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反对由美帝国主义操纵建立南朝鲜单方面政府，并向全体朝鲜人民发出如下呼吁：（一）要求外国军队撤出后举行全朝鲜的普选；（二）根据普遍、平等、直接的原则，以秘密投票举行人民会议的选举；（三）要由这样选出成立的人民会议通过宪法并建立民主政府。

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成员国是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华民国、萨尔瓦多、法国、印度、菲律宾、叙利亚、乌克兰加盟共和国。但是乌克兰加盟共和国指出，选举程序是非法的，并主张应由保持中立的国家组成委员会，拒绝参加该委员会。

在这些国家里保持中立的只有印度和叙利亚，其余的都是追随美国的。

从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日到二十三日，在平壤举行了南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代表联席会议。共有五十六个政党和社会团体的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南北朝鲜政治形势的报告，然后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关于朝鲜政治形势的决议

我们祖国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获得解放后，我们南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代表第一次聚集一堂听取和讨论关于目前我们祖国的政治形势的报告后，认为有必要指出：我们民族直到今日，还被苏美两军进驻时划定的临时境界三十八度线为界分割成南北两部分。

美国政府指使美国代表在南朝鲜反动分子的帮助下破坏苏美联合委员会的工作，破坏朝鲜的统一后，不让朝鲜人民的代表参加，并违背朝鲜人民的意志，把朝鲜问题非法地提交联合国大会了。

絶大多数朝鲜人民决不承认所谓“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坚决反对它的活动，尽管如此，美国政府却利用“小型联大”，决定在南朝鲜举行单独选举，建立傀儡性的所谓“全民族政府”。这一决定表明了要把南朝鲜永远从我们祖国分开来，变成美国的殖民地的企图。在这我们祖国面临极其严重危机的时刻，在南朝鲜，那些支持要分裂和奴役我们祖国的美国反动政策，背叛我们民族，出卖祖国的李承晚和金性洙等卖国贼正在横行霸道。我们不仅把他们定为背叛民族的卖国贼，而且严厉谴责那些向他们投降并同他们妥协的分子。

由于他们的反民族的、亡国的阴谋活动，南朝鲜人民连起码的民主自由也被剥夺了，而且没有任何希望或条件可以改善生活。我们认为：驻扎在北朝鲜的苏联军队給北朝鲜人民带来广泛发挥创造性的自由的结果，在北朝鲜，人民巩固了他们自己建立的人民委员会，实行了民主改革，奠定了民族自立经济的基础，振兴民族文化，在巩固我们祖国发展成为民主自主独立国家的一切基础方面正在取得巨大成就。

我们认为：南北朝鲜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奴役政策和同他们相勾结的民族叛徒、亲日派的阴险的背叛民族的亡国奴的意图，为反对所谓“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的欺骗性的单独选举把戏，奋起展开反抗斗争，是为祖国的完全自主独立而展开的极其正当的爱国的救国斗争。

为了反对分裂我们祖国，反对美帝国主义者奴役南朝鲜人民，我们南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要把自己的一切力量团结起来展开全国性的反对单独选举的运动，粉碎南朝鲜的单独选举，并且必须展开强有力的斗争来一定实现苏联关于立即撤出驻朝鲜的外国军队，赋予朝鲜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建立统一的民主自主独立国家的权利的提案。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于平壤市

南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代表联席会议

这个会议代表全体朝鲜人民的意志，向苏联和美国政府提出请求书，反对南朝鲜的单独选举，要求外国军队同时撤出朝鲜，为朝鲜人民自主地举行全民性选举，建立统一的民主国家创造条件。

尽管南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代表联席会议提出这样的抗议和强烈要求，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在南朝鲜举行了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监督下的选举。八月十五日，按照预定计划，建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

合众社报道选举情况说："受美国宪兵援助的警察实际上派自己的人员切断了所有重要公路。用卡宾枪武装，穿黑色衣服的警察满满地坐在许多卡车上穿行街道。端着插刺刀的枪的哨兵站在离投票场入口五十步远的地方。"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五日，针对上述的南朝鲜选举，举行了选举最高人民会议议员的南北统一普选（南朝鲜在地下举行），九月二日在北朝鲜平壤牡丹峰剧院召开了最高人民会议。

这个会议九月八日通过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推举金日成将军为首相。

上面提过，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朝鲜的主要政党、社会团体联合举行的"南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代表联席会议"已经要求美苏两军立即撤走，同年九月十日，最高人民会议也通过决议要求美苏两国政府，同时撤走两国军队。同年九月十九日，苏联政府公布将在同年年底以前撤走他们军队的方针，在十二月二十六日苏联军司令部最后撤出平壤，结束了撤军工作。

但美国则根据"美国必须在撤出军队以前使南朝鲜足以对抗北朝鲜"（霍奇中将五月五日声明）的方针，继续使美军驻扎在南朝鲜。

在联合国的朝鲜问题

自从一九五五年召开的第十届联合国大会以后，联合国每年讨论了朝鲜问题，引起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派兵朝鲜的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激烈斗争。初期，由于美国在联合国占统治地位，使韩国代表在没有表决权的情况下参加大会，并继续保留“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以它的报告为中心讨论朝鲜问题，通过了支持联合国军驻扎韩国的决议。

但是，由于亚洲和非洲的不结盟国家一个接一个地获得独立，接连加入联合国的结果，联合国内的势力对比发生了变化，美国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了，朝鲜问题的讨论和表决情况也和过去不一样了。

一九七三年，第二十八届联合国大会终于一致通过了关于解散“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决议。

这个委员会和驻韩联合国军是同一体，所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方面曾屡次提出要求解散这个委员会。

举例来说，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是美国对朝鲜实行殖民奴役政策的工具，它成了李承晚匪帮阻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实行军国化计划的遮羞布。解散处于这种状况的‘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是一致希望建立爱好和平的民主的统一国家、实现民族统一的朝鲜人民的一致要求。”正是朝鲜人民的这个一致要求在第二十八届联大得到了承认。而且在一九七四年举行第二十九届联合国大会时，阿尔及利亚等国提出的要求驻韩联合国军撤退的提案在政治委员会以赞成和反对的同数被

否决（在大会上没有提出这个提案）。在政治委员会和大会上虽然通过了支持韩国的提案，但是在这个决议里，不得不加进希望促进南北对话和要求安理会研讨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等内容了。

一九七五年召开的第三十届联合国大会终于在十一月十八日通过了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提出的要求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一切打着联合国军旗号驻扎南朝鲜的外国军队撤走的决议案。

南北联合声明

从一九七一年起通过南北朝鲜红十字会谈有了南北对话的趋势，第二年，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发表了历史性的南北联合声明。声明原文内容如下：

一、双方对如下祖国统一原则达成了协议：

第一，统一，应当在不依靠外来势力和没有外来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自主地加以实现。

第二，统一，不应当以互相反对对方的武装行动，而应当以和平方法加以实现。

第三，应当超越思想、理念和制度的差别，首先作为一个民族，谋求民族大团结。

二、双方达成协议：为了缓和南北之间的紧张局势，创造信任的气氛，互不中伤和诽谤对方，不进行无论大的或小的武装挑衅，采取积极措施，防止突然的军事冲突事件。

三、双方达成协议：为了恢复被断绝的民族联系，加深相互谅解，促进自主和平统一，南北之间进行多方面的各项交流。

四、双方达成协议：积极协助目前在全民族的巨大期待中举

行的南北红十字会谈早日取得成功。

五、双方达成协议：为了防止偶发的军事事故，直接、迅速而正确地处理南北之间产生的问题，平壤和汉城之间架设常设性直通电话。

六、双方达成协议：以在推进这些协议事项的同时，改善和解决南北之间的各项问题，并根据已达成协议的祖国统一原则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为目的，成立以金英柱部长和李厚洛部长为两主席的南北协调委员会并进行工作。

七、双方坚信，上述协议事项符合一日千秋地渴望祖国统一的全民族的一致愿望，并在全民族面前庄严地保证诚实地履行这些协议事项。

全体朝鲜人民热烈欢迎了这个声明，全世界人民也表示了祝贺。

金日成主席在一九七三年新年贺词中教导说：

“去年，争取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也有了巨大的进展。由于我们党和共和国政府的顽强斗争，去年七月，发表了以自主、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的三大原则为基本内容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南北联合声明，……南北红十字会谈也有了有效的进展。这样，在实现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中，在我们民族面前展现了新的光明前景。”主席这样表示了赞扬。主席在自己的著作中对统一祖国的三大原则作了如下的教导：

“……国家的统一，必须在没有任何外来势力干涉的情况下，根据自主和民主的原则以和平的方式加以实现。”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主席提出了如下的统一祖国五大方针：

“……消除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军事对峙状态，缓和紧张局势；实现北方与南方之间多方面的合作和交流；召开北方与南方各阶

层人民和各政党、社会团体的代表组成的大民族会议；实行以高丽联邦共和国为单一国号的南北联邦制；以单一的高丽联邦共和国国号加入联合国。”

另一方面，在韩国，朴政权违背全体人民的期待，于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日，也就是在南北联合声明发表后刚过三个月的时候，在原来实行的紧急状态体制上又加上了紧急戒严令，发动了所谓十月维新这个官方的政变。

就这样，打着建立和平统一体制的招牌，炮制了实际上反对和平统一的军事独裁体制。

十月二十七日，朴政权在紧急戒严令下，发表了以废除禁止总统连续四次参加竞选的条款，大大加强总统权限为内容的“十月维新宪法”。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举行第九届国会议员选举，同年三月七日举行辅佐议员选举，炮制出了所谓第四共和制。

同时，在原有的国家保安法、特殊犯罪惩罚特例法、反共法等一系列反共镇压法上又加上根据维新宪法赋予总统的紧急措施令，逐步升级地扩大了大规模的政治镇压。

走向统一的两条道路

金日成主席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平壤市群众欢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中教导说：

“美国根据‘尼克松主义’推行两面手法，在朝鲜发表了南北联合声明、北方和南方开始了对话以后，也仍然没有停止怂恿南朝鲜好战分子的阴谋活动，妄图使朝鲜人打朝鲜人，永久分裂朝鲜，制造两个朝鲜。”

美国一九四五年进驻朝鲜后就压制朝鲜人民的自决意志，为了维持韩国这个亚洲的反共基地，疯狂地企图阻挠朝鲜人民实现自主和平统一。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朴政权也根据这个企图发表了“关于和平统一外交政策特别声明”，明目张胆地抛出了实际上要维持“两个朝鲜”的方针。朴正熙提出了南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的方案。

以高丽联邦共和国单一国号加入联合国，是北朝鲜方面针对这个方案提出的。

对这一点，金日成主席在同年九月十九日做了如下的教导：

“‘两个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的方案，清楚地暴露了美帝国主义和日本的一些反动派蓄谋已久的永久分裂朝鲜的真正意图。也就是说，这真实地暴露了他们对朝鲜所抱的野心的真面目。

“‘两个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的方案，也是他们为阻挠联合国大会讨论从南朝鲜撤出美军的问题而提出的。

…………

“东西德的情况和我国的情况，性质根本不同。

…………

“过去，我国不是侵略别国的国家，而是作为殖民地获得解放的国家。和我国邻近的国家都不认为我国统一后会侵略别国。

…………

“尤其重要的是，南北朝鲜人民自己都不希望国家的分裂。朝鲜民族具有作为单一民族长期生活在统一国家里的历史，所以决不愿意被分裂。

…………

“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朝鲜统一，我国为什么要被分裂呢？我们二十八年来在被分裂的情况下生活就够痛苦了，为什么今后还要继续遭受这种痛苦呢？我们坚决反对‘两个朝鲜’加入联合

国。

…………

“我们所主张的联邦制，是暂时保留北方和南方现存的两种制度，组成联邦国家。因此，在这里重要的是，双方互相信任，实现民族大团结。

“我们认为，首先要召开大民族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广泛协商和解决与国家的统一有关的问题。

…………

“我们的立场是：不要把门关起来，而要继续推进北方和南方的接触和对话。问题将取决于南朝鲜当权者的态度。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还有待观察。”

另一方面，韩国的朴正熙说：

“使共产主义者屈服的唯一的途径，除了在政治、经济、社会的一切领域‘显示’比他们‘优越’以外，别无他法。

“我们把我和同志们的信条用‘胜共统一’这句话集约起来，把它作为革命政府的口号提了出来。”

我们可以知道，朴正熙想的南北统一，归根到底是用实力打败共产主义，用实力实现统一，在七·四南北联合声明中提到的“自主和平统一”不过是装装样子的东西。他们希望的是胜共，他所信靠的是“实力”。

因此，他在国内也一样，对不顺从政府的人严加镇压。

毋庸赘言，这样的“统一”包含着再次爆发战争的危险，它和真正的自主、和平、民族大团结的三大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值得注目的是韩国的局势无论从理念上还是从现实上来看，都处于极其危险的状态。

一九七五年十月，在大马士革进行的“世界法律工作者支持朝鲜人民争取自主和平统一斗争大会”通过决议，要求解散联合国军，要求撤走打着联合国旗号的美军，希望按照朝鲜人民的民

族要求和爱好和平人民的希望解决朝鲜恢复统一的问题。

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

朝鲜的分裂不是朝鲜人民所要求的，而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国方面根据情况采取军事政策所引起的。

朝鲜问题，本质上应在没有别国干涉的情况下，根据朝鲜人民的自主意志加以解决。这符合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援引的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原则。而且应该以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统一的方法，也有和朴正熙主张的一样，一方打倒另一方的武力统一，但那种方法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牺牲、最大的不幸和悲剧。这是朝鲜战争所清楚地证明了的。这样看来，除了通过南北之间的合作，具体地说，实行有伸缩性的联邦制，互相深入进行经济、社会、文化的交流，加深互相理解和信赖，逐渐促进统一之外，没有别的方法。

北方早已提出了“高丽联邦共和国”这个具体的方案，而且朴正熙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这一方案。

不应该把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南北联合声明变成一纸空文。

在实现这个声明方面确实有着许多障碍，但是如不克服这些障碍，就不能给朝鲜人民带来真正的幸福。必须强调，集中民族的智慧实现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是朝鲜人民和爱好和平的全世界人民的热切愿望。

有关侵略朝鲜的联合国决议体系和日美安全条约体制



日本评论家
藤岛宇内

本文摘自日本“合同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发行的《朝鲜的统一和人权》一书。

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一日到十五日，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人民团结会议通过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决议”中，对民族独立的含义做了如下的规定：

“会议认为，有下列的情况时，不能说是民族取得了真正独立。

“（一）没有博得人民的完全同意的法令以人民的名义制定下来的时候；

“（二）所谓独立国的领土上驻外国军队或有外国军事基地的时候；

“（三）一国人民成为由殖民主义国家领导的共同体的一员或参加同帝国主义国家缔结的军事同盟的时候；

“（四）一国人民在执行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计划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民族主权所具有的职能的时候；

“（五）世界人权宣言里规定的个人的基本自由得不到尊重的时候。”

这五个条款都完全符合“韩国”的实际情况。因此，“韩国”不能说是独立国家。“韩国”的“法令”是按照美帝国主义支配下的“总统”的意志制定并予以公布的。“韩国国会”没有掌握代表主权的议会所应有的权限。美军根据“韩美共同防御条约”，“无限期”地驻扎“韩国”，并按照“韩”美之间的协定，把“韩国军”置于他们的指挥之下，因此“韩国军”没有独立性。如果没有美国、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的“援助”，“韩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的“各项计划”就不能执行，也不能继续存在，因此，人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民族主权所具有的职能。世界人权宣言里规定的个人的基本自由在“韩国”根本得不到尊重，这是举世皆知的，甚至在美国国会上也常常遭到谴责。

今天，不结盟运动把能够否定上述条件的第二项，即执行不允许在自国领土内驻扎外国军队或建立军事基地的政策，当做参加这个运动的资格中最重要的一项。一九七五年八月，“韩国政府”要求参加不结盟运动的申请遭到拒绝的原因就是没有具备这个最重要的资格。

一九七五年八月正式参加不结盟运动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自从一九五八年十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走后，一直贯彻执行不容许外国军队驻扎或建立基地的政策。

“韩国政府”是扼杀人权的政府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签订了“日韩基本条约”。与此同时，签订了“关于旅日韩国人法律地位的协定”，随之，日本制订和公布了国内法“出入国管理特别法”。

这条法令第六条第三款规定，对于那些根据“关于旅日韩国人法律地位的协定”获得“韩国国籍”的条件下得到“永住”日本许可的“韩国国民”可以施加如下的镇压：

即“第六条（三）对于因对外国的元首、外交使节或其公馆的犯罪行为被处以监禁以上刑罚的人中，法务部长认为其犯罪行为严重地危害日本国家的外交利益的人”，日本政府可以“驱逐出境”。

把“对外国元首、外交使节或其公馆的犯罪行为”当做不同于对一般人的犯罪行为的特殊犯罪行为惩罚的规定，日本宪法里是没有的。然而，唯独对于具有“韩国国籍和协定规定的永住权”的旅日朝鲜人运用不同于其他旅日外国人的特殊的镇压法。这是明显的歧视，是对日本法律秩序的破坏。尤其是，这条镇压法没有具体规定什么样的行为是“犯罪行为”，因此日本官宪可以按照自己的判断，随便把在日本不成其为犯罪的行为也看做是“犯罪行为”。举例说，针对民族主权、世界人权宣言都在“韩国”遭到蹂躏的情况，有人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提出意见，要求屈从外国的“总统”下台，那末，日本政府可以根据这个条款把它当做“犯罪行为”加以镇压。再说，就南朝鲜中央情报部在日本迫害旅日朝鲜人的行径向“韩国”驻日大使馆提出抗议，也可以把它看做是“犯罪行为”，加以镇压。

总之，如果旅日朝鲜人作为“韩国国民”取得“协定规定的永住权”的话，就不得不承认自己处在民族主权、基本人权全被剥夺的法律地位。这意味着，由于“日韩基本条约”的签订，“韩国”内部的镇压体系扩大到旅日朝鲜人了。

一九七三年二月七日，前“韩国”总统候选人金大中在亚非研究会（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有志议员的集会）上讲话时，对“韩国”的民族主权和镇压人权的情况做了说明。他举例说明了在“韩国”，当权者怎样随便动用“反共法”这条镇压法。他说：

“韩国的反共法是非常严酷的法律，稍一不慎就会被处以死刑。这个反共法，如果惩罚那些抱着有益于共产党的目的所犯的目的犯，那是另一回事，最成问题的是，即使没有抱有益于共产党的目的，但从其结果上来看，赞成它的话，就算违法。其第四条明文规定，鼓励和赞成共产党是违法。要说鼓励和赞成，其范围很广。举例说，北方说，我们是同一个民族，必须和平地实现统一。在南方，即使和北方毫无关系，但说了同样的话，就算违法。他们说，既然是同样的论调，不就是和它一样吗。

“前几天我跟宇都宫先生也谈过，乞丐也会犯反共法。假如北方报道说：‘南方政治搞得很坏，人民生活得不到安定，有沿街乞食的乞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乞丐们在南方挨门挨户地乞食，就等于他们与北方的报道采取了同一步调。所以也就犯了法。乞丐虽然没有抱那种目的，但他是要犯法的。他们说既使不是有目的的违法行为，也要按犯法加以惩罚。他们的法律就是这样严酷的。”

这个反共法是为了加强拿它可以给人扣上“执行反国家团体的目的”的罪名处以死刑、无期徒刑及其他刑罚的“国家保安法”并扩大其运用范围而制订和公布的。一九七〇年“韩国”最高检察厅负责公安的检察官韩沃申写的解释文《国家保安法、反共法概说》中说，把违反“国家保安法”嫌疑分子用“间谍”之名处罚时，

“无须另举证据”。

这就是说，扼杀“韩国国民”作为朝鲜民族具有的主权和人权的镇压制度，在“韩国”内是早已存在的。为了把这一制度扩大到旅日朝鲜人而制造的凭据便是跟着“日韩基本条约”制订的“关于旅日韩国人法律地位的协定”、“出人国管理特别法”。当然，这些同破坏日本宪法体制有密切关系的法律，由于日本的民主力量和旅日朝鲜人团体的反对，未能得到实行。但是，一九七四年，为了加强它，曾搞出了企图要把镇压网扩大到全体旅日朝鲜人的“椎名备忘录”的阴谋。而且正如从一九七三年对金大中的绑架和杀害未遂事件和其他事件中看到的一样，日本政府拉进许多南朝鲜中央情报部人员搞很多罪恶活动并实行默许这个活动的政策，但声称：“没曾有过日本主权遭到外国国家权力的侵犯的事实。”这也是对旅日朝鲜人加强镇压的手法之一。

回顾历史，所谓“韩国政府”本来就是占领南朝鲜的美军为镇压南朝鲜人民而炮制出来的，它从一开始就是用来扼杀南朝鲜人民的主权和人权，分裂南和北的工具。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占领南朝鲜的美军为了在“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的“监督”这一伪装了的干涉下炮制“韩国政府”来蹂躏朝鲜民族的主权，把朝鲜分割成南北，强迫南朝鲜人民参加只在南朝鲜举行的“选举”。一九四八年七月，日本政府的外务省（当时美军对日本也实行了占领统治）为“供工作上作参考”而编的内部资料《战后朝鲜的政治形势》中写道：

“美国政府公布，将在南朝鲜进行选举时，把一艘巡洋舰派往仁川，把一艘驱逐舰派往釜山，命令地面部队负责警戒，派空军在南朝鲜各地上空进行示威飞行，进行监督，以便防止左翼分子在选举中引起纷争。

“由于随着选举日临近，以济州岛为中心在各地左翼分子的怠工、恐怖等妨碍选举的行动表面化，美军政长官为了帮助维持

秩序，赋予地方的爱国的朝鲜人乡保团以协助警察的权限，并针对五•一节危机，使美国妇女撤出了济州岛。同时，在二十八日，下令驻南朝鲜美军整装待命，禁止夜间外出。

“选举按照原订计划在五月十日上午七点在所有地区开始。南朝鲜全境部署了六万武装警察、一百万民间警备队。美军方面也采取了除了动员宪兵以外，还动员军政要员和一般美国人来维持治安的措施。司令霍奇、军政长官迪安也巡视了汉城市内。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也把三十五名监督员分成九个组派往各地。济州岛的暴动甚至发展到战斗状态，在汉城发生了袭击美军师司令部的事件，各地也发生了妨碍选举的事件，但投票是比估计较平稳的。”

所谓“爱国的朝鲜人”是当时在美军的指使下炮制出来的暴力团，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日本的帮凶，对朝鲜人民来说是民族叛徒、卖国贼。当时，赞成这种骗人的“选举”的政治领导者，只是美军政的傀儡李承晚和金性洙。除了他们之外，从主张贯彻民族自主的左翼到右翼民族主义，所有领导者都反对了这个选举。正因为如此，美军在南朝鲜全境采取了临战姿态，出动所有警察和暴力团，恣意镇压、逮捕和屠杀南朝鲜人民，强迫进行了“投票”。

这实际上是美军抛出“选举”这个宣传词句，用暴力扼杀南朝鲜人民的自决权，炮制傀儡政权的阴谋。

因此“从一开始就能估计到南朝鲜选举结果以右翼的胜利结束。问题并不在于左右翼两者中哪一方取胜，而在于这个选举能不能排除北朝鲜和南朝鲜反对派的妨碍和抵制，按照预定步骤顺利进行”。（同上文件《战后朝鲜的政治形势》）

这里所指的“右翼”，不是本来的右翼民族主义者，而是成为新殖民主义统治的走狗，站在反共卖国立场的李承晚一伙。本来的右翼民族主义者站在民族自决的立场上，与共产主义者携手，

一同反对了这种“选举”。

美军根据这种“选举”结果，同年八月十五日炮制了“韩国政府”（李承晚政权），它作为美军的走狗，把扼杀朝鲜民族的主权和人权当作首要任务，是理所当然的。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韩国政府”仿效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在朝鲜公布的旨在完全扼杀朝鲜民族的解放斗争和人权的“治安维持法”，制订了“国家保安法”。

“韩国政府”如此继承前日本朝鲜总督府肆行的镇压的事实，明显地表明了要由老殖民主义过渡到新殖民主义的计划。

美帝国主义为统治南朝鲜，分裂南北朝鲜，用武力侵略北朝鲜而调动军事力量进行不当的干涉炮制出来的工具——“韩国政府”，决不是因为从那时起过一定的时间所能正当化的东西。

但是历届美国政府为制造在国际上使它正当化的借口，一贯利用了本应尊重“人民的平等权和自决原则”的联合国。

被利用的联合国

根据这种非法“选举”炮制出“韩国国会”和“韩国政府”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美国政府（杜鲁门政权）使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决议。这个决议不外是要利用联合国，把上述的在南朝鲜的新殖民主义统治的阴谋加以“正当化”的又一个阴谋。该决议如下：

第三届联大决议第一九五（三）号（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赞成四十八，反对六，弃权一）

大会，

顾及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大会关于朝鲜独立问题的第一一二(二)号决议，

业已审查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以下称“临时委员会”)的报告书，及大会临时委员会关于与朝鲜临时委员会諮商的报告书，

注意到由于临时委员会报告书中所述的各种困难，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决议所列举的目标未能全部达到，特别是朝鲜的统一尚未实现，

一、兹同意临时委员会报告书的结论；

二、宣布：一个合法的政府（大韩民国政府）业经成立，该政府在临时委员会所能观察与进行諮商并为朝鲜人民大多数所居住的那一部分的朝鲜实行有效的控制与管辖；该政府是根据选举而产生的，这种选举乃是这一部分朝鲜选民自由意志的真实表示并曾由临时委员会观察；并且该政府是朝鲜境内唯一的这种政府；

三、建议各占领国尽速将其占领军队撤离朝鲜；

四、决议：为了完全达到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决议所列举的目标，应设立朝鲜委员会，由澳大利亚、中国、萨尔瓦多、法国、印度、菲律宾、叙利亚组成，以继续临时委员会的工作并执行本决议的规定，并应注意本决议所规定的朝鲜政府的地位，该委员会特别应：

甲、从事斡旋，以便按照大会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决议所规定的原则实现朝鲜的统一及合编朝鲜所有的保安部队；

乙、设法促成消除由于朝鲜分裂而引起的对于经济、社会及其他友好往来的障碍；

丙、对于根据人民自由表示的意志而产生的代议政府的进一步的发展，担任观察与諮商；

丁、观察占领军队的实际撤退，并于撤退时，查明撤退实情；为此目的，该委员会如愿意的话，可要求占领国双方军事专家予以协助；

五、决定：该委员会

甲、应于本决议通过后三十日内前往朝鲜，在该地设立会址；

乙、应被认为是已代替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决议所设立的临时委员会；

丙、有在朝鲜全境旅行、諮商与观察之权；

…………

六、请秘书长对委员会供給适当的人员及便利，包括所需要的专门顾问在内；并授权秘书长支付该委员会各委员国的代表及副代表各一人的费用和每日津贴；

七、号召各有关会员国、大韩民国政府、及全体朝鲜人民，对该委员会在执行其任务时予以一切协助及便利；

八、号召各会员国，对于联合国为实现朝鲜完全独立及统一的已获得或将获得的结果，避免作任何有害的行动；

…………

联合国违反联合国宪章

当时的联合国大会为什么干出这样肯定和支援在南朝鲜实行的新殖民主义统治的罪恶勾当呢？

这个原因大体上可以说有两个。首先，当时的联合国会员国大部分大受美帝国主义的支配或它的影响。今天加入联合国的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当时还没有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还没有成立。拉丁美洲各国虽然加入了联合国，但它们本身处在美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统治之下。这种事实明显地表现在表决数字上。反对和弃权的只有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和东欧国家。另一个原因，是联合国大会被美国操纵，违反联合国宪章，早从一九四七年起就干涉了不该由联合国干涉的朝鲜问题。

联合国宪章作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在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必须发展建立在尊重人民的平等权和自决原则基础之上的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还在第一百零七条规定：

"本宪章的任何规定也不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与本宪章签署国的敌方国家有关的行动负有责任的政府这次战争的结

果所采取的或允许的事项宣布无效或加以排斥。”

然而，联合国大会屈服于美国政府的要求，在没有朝鲜民族的代表参加或同意的情况下，从一九四七年起一直讨论和干涉了朝鲜问题。这是蹂躏朝鲜民族的自决权和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的行为。

这又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七条，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由盟国方面的有关保证朝鲜独立的决议变成无效或加以排斥的。

一九四七年 十一月 十四日 第二届 联大通过的决议第一一二(二)号，便是这样违反联合国宪章的。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的“投降文件”都明文规定，朝鲜必须成为“自由独立”国家。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也就尊重朝鲜民族的自决权和实现它的途径问题作了决定。

然而，美国政府（杜鲁门政权）却蹂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所作出的这一切决定，把朝鲜独立问题提到从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六日起召开的第二届联合国大会，在九月二十三日的大会本会上以四十一比六、弃权七的多数，强行通过了把它列为议程的决议。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美国政府在没有朝鲜民族代表参加和同意的情况下，使联合国大会通过如下的决议，甚至设立了“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这样一个干涉机构，使它协助占领南朝鲜的美军。

第二届联大决议第一一二（二）号（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赞成四十三，反对〇，弃权六）

一

鉴于大会目前所讨论的朝鲜问题首先是朝鲜人民自己的事并关系着他们的自由与独立；并认识到如果没有当地人民的代表参加，这个问题无法获得正确而公平的解决，

大会

一、兹议决：邀请朝鲜人民所选出的代表参加本问题的讨论；

二、又议决：为便利和促成其参加并为观察此等朝鲜代表确系经朝鲜人民正式选出，而不仅是驻朝鲜诸军事当局所指派的人起见，立即设立一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驻在朝鲜，并有权在朝鲜全境旅行、观察及諮商。

二

大会，

认识到朝鲜人民对于独立的迫切和正义的要求；

深信朝鲜的民族独立应予重新建立，然后所有占领军应在尽早可行的日期撤出；

追述大会以前的结论，即如果没有朝鲜人民的代表参加，朝鲜人民的自由与独立，无法获得正确而公平的解决；并追述大会所作关于设立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以便利和促成朝鲜人民选出的代表参加的决定。

一、兹决定：该委员会应由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萨尔瓦多、法国、印度、菲律宾、叙利亚及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组成；

二、建议：选举应以成年普选权和秘密投票为基础，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前举行。委员会得以此次选出的代表諮商关于朝鲜人民迅速获得自由和独立的事项。这些代表所组成的国民议会可建立朝鲜全国政

府。各选举地区或选举地带的代表名额，应与当地人口成比例，选举应在委员会的观察下举行；

三、又建议：一俟选举完竣，应尽速召开国民议会并成立全国政府，并将其成立一事通知委员会；

四、又建议：全国政府一经成立，该政府应立即与委员会踏商下列各事：

甲、组织自己的国家保安部队并解散所有不包括在此保安部队内的军事或半军事组织；乙、自北朝鲜和南朝鲜军事司令部和民政当局接管政府职权；及丙、与各占领国洽商于最早可行期内自朝鲜境内完全撤出各该国武装部队的办法，如属可能，在九十日内撤毕；

五、议决：委员会应参照其在朝鲜的观察及踏商的结果，促成并加速上述实现朝鲜民族独立与撤退占领军的计划的完成。委员会应将经过情形及其结论向大会提出报告，并得根据情况的发展与大会临时委员会（如经设立）就本决议的实施进行踏商；

六、要求各有关会员国在委员会履行其任务时，给予一切协助与便利；

七、要求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在朝鲜完成独立前的过渡准备期间，除遵行大会的决定外，勿干涉朝鲜人民的事；并在此后完全勿采取任何及一切损害朝鲜独立和主权的行为。

在这个决议中可以看到，后来历届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所惯用的骗人的论调，即提出冠冕堂皇的提案后实际上灵活运用侵略手段的那种论调。举例来说，决议指出，朝鲜问题“首先是朝鲜人民自己的事”，“如果没有当地人民的代表参加，这个问题无法得到正确而公平的解决”，可是实际上却在没有“当地人民的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尤其是不顾朝鲜人民的反对，通过了这种干涉性决议。再举一例，他们说，“为观察”通过选举“选出”的“代表”“不仅是”占领南朝鲜的美军所“指派的人”起见，设立“委员会”，但实际上，叫那个“委员会”向联合国报告时把那些美军任

命的冒充“朝鲜人民的代表”的傀儡说成是根据民主选举选出的人。他们就是这样耍出欺骗联合国会员国的伎俩的。这个决议把“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纳入了“委员会”。可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从一开始就站在反对联合国的这种干涉的立场上，拒绝了投票，乌克兰代表从表决前起表示不参加那个“委员会”。尽管如此，他们却无视当事者的意志，厚颜无耻地在决议中加进乌克兰，装民主。

根据这种非法的“联合国大会决议”，一九四八年，美国政府在用美军的力量蹂躏南朝鲜人民的意志的所谓“选举”的名目下进行镇压，炮制出了“韩国国会”和“韩国政府”。然后，使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把它描写成以“选民自由意志的真实表示”为基础成立的“合法政府”。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联合国大会决议。

拿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爆发的朝鲜战争来说也一样，美国政府早在战争爆发前就作好了利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联大决议来制造投入美军，在国际上使其“正当化”的借口的准备。但杜鲁门政府一直把这个事实保密，直到战争爆发一年后，在美国国会上被追究时为止。

一九五一年六月五日，负责联合国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约翰•D•希卡逊在参议院岁出委员会关于国务院预算的业务性公开报告会（关于国务院、司法部、商务部及法院预算的参议院岁出委员会的公开报告会）上迫不得已作的证言说，美国事先准备了爆发战争时提交安理会的提案。

联合国有关对北方进行武装侵略的决议体系

在国际上，最先报道战争爆发的消息的是在一九五〇年六月

二十五日清晨平壤广播电台的广播。平壤广播电台报道说：

“南朝鲜傀儡军，于今天六月二十五日拂晓， 在全三十八度线地区向三十八度线以北地区开始了突然的进攻。

“发动意外进攻的敌人，从海州西部、金川方面、铁原方面，侵入到三十八度线以北地区一公里乃至二公里。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务省， 已命令共和国警备队击退侵入三十八度线以北地区的敌人。现在共和国警备队正展开激烈的防御战来抵抗敌人。共和国警备队已击退了从襄阳方面侵入三十八度线以北地区的敌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已指令共和国内务省警告南朝鲜傀儡政府当局，假如南朝鲜傀儡政府当局不立即停止对三十八度线以北地区的冒险的战争行为时，则即采取决定性措施压制敌人，同时敌人须负因这一冒险的战争行为而引起严重后果的一切责任。”

但是，当天，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要求，突然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 只依据“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借用“韩国总统”和“外务部长官”的话提出的报告——“六月二十五日上午四时左右，北朝鲜军在三十八度线全沿大举进攻”， “通过”了美国政府事先准备好了的决议案。

作了那样的报告的“联合国朝鲜委员会”是根据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联大的非法决议炮制的。尤其是美国政府在使第四届联合国大会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通过的决议第二九三(四)号的本文第一条甲款中， 事先规定了这个委员会的一项任务：“观察及报告可能导致或酿成在朝鲜的军事冲突的任何发展”。战争爆发当时，这个“联合国朝鲜委员会”按照美国政府的意图只在南朝鲜进行了活动。

尤其是，连这个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也没有提到委员会本身对于战争怎样开始这个问题的调查和判断。结果安理会只机械地接

受美国政府的要求，“通过”美国政府在六月二十五日的战斗开始前编造的决议案，干出了极为不负责任的、蹂躏联合国宪章的行为。该决议如下：

安全理事会，

追述大会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决议中所作判断，就是大韩民国政府是一个合法建立的政府，“该政府在临时委员会所能观察及进行谘商并为朝鲜人民大多数所居住的那一部分的朝鲜实行有效的统治与管辖；该政府是根据选举而产生的，这种选举乃是这一部分朝鲜选民自由意志的真实表示并曾由临时委员会观察；并且该政府是朝鲜境内唯一的这种政府”；

顾及大会在它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和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的两项决议中对于各会员国如不避免采取有害于联合国为促成朝鲜的完全独立与统一所欲达到的结果的行动所可能产生的后果所表示的关切；又顾及大会所表示的关切，即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在它的报告中所叙述的局势威胁着大韩民国以及朝鲜人民的安全与幸福，并可能导致在该地的公开的军事冲突；

对于来自北朝鲜的部队对大韩民国的武装进攻深表关切，

断定这个行动构成对和平的破坏，

一、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促请北朝鲜当局立即把它们的武装部队撤退至三八线；

二、请求联合国朝鲜委员会

甲、尽速提出它经过充分考虑的关于局势的建议，

乙、观察北朝鲜部队撤退至三八线，并

丙、将本决议的执行情形随时通知安全理事会；

三、号召各会员国对联合国执行本决议给予一切协助，并勿对北朝鲜当局给予援助。

“……南斯拉夫代表有勇气和健全的判断力，主张：‘理事会似乎缺乏正确的情报’来断定责任的所在。南斯拉夫代表强调了停战。他反对不进行慎重的调查就断定北朝鲜为侵略者的作法。”（I·F·斯顿《朝鲜战争秘史》第一部第七章）

苏联当时对不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事表示抗议，拒绝参加安理会，所以无法行使否决权。

但是，美国政府考虑到苏联可能会急忙来参加会议行使否决权，早已策划了阴谋：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发表非难苏联的声明，要求秘书长召开联大紧急会议。联大紧急会议是根据安理会或联合国过半数会员国的提议，由秘书长召集的。要是考虑当时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压倒的影响力，"过半数的提议"是有可能的。美国政府策划又一个类似的阴谋的事实，一年后在美国国会上也揭露出来了。

但是，第一个阴谋已奏效，不需要第二个阴谋了。这样，美国政府先根据安理会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决议，硬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贴上"和平的破坏者"的标签，并以此为前提，用自己的军队开始了对北方的武装进攻。

美国总统杜鲁门还借这个非法"决议"，发出了投入侵略战争的命令。这个"决议"并没有"要求"美国参战，这个"决议""要求"联合国各会员国"对联合国…… 给予一切协助"，没有要求给予"韩国"以"援助"。尽管如此，杜鲁门根据这个"决议"，在六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七日期间，竟下了如下的投人侵略战争的命令：

"由安理会采取措施之后（着重点部分，原文是斜字体），美利坚合众国根据安理会的决议条款采取了援助大韩民国的办法。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高级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人参加下于六月二十五日星期日晚上召开会议之后，责成麦克阿瑟元帅根据互相防御援助计划提供的方式向韩国政府提供追加供应军需物资和援助。"（美国务院《朝鲜问题白皮书》）

据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在那以后在国会上作的证言，最初的命令是于六月二十七日上午三点左右下达的。内容是命令美军参加战争。从此过了九个小时后，杜鲁门于六月二十七日十二时发表声明说："我已命令美国的空海部队给予韩国政府

部队以掩护及支援。"这样宣布了美军参加战争。尤其这个声明，恬不知耻地夸口说："美国将继续支持法律统治。"

过了三个小时后，在六月二十七日下午三点召开的安理会，杜鲁门政府强迫会议追认上述的措施，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七日安全理事会决议第八三号（赞成七、反对一、没参加投票二、缺席一）

安全理事会，

业已断定来自北朝鲜的部队对大韩民国的武装进攻构成对和平的破坏，

业已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为，又

业已促请北朝鲜当局将它们的武装部队撤至三八线，并

业已注意到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的报告，内称：北朝鲜当局既未停止敌对行为，也没有将它们的武装部队撤至三八线，必须用紧急的军事措施来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又

业已注意到大韩民国向联合国呼吁采取迅速而有效的步骤，以确保和平与安全，

兹建议联合国各会员国向大韩民国供给为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该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必需的援助。

杜鲁门把这一"决议"解释为允许美军突破三八线和武装侵略北朝鲜。他对这一"决议"怎么会做出这种解释，实在使人费解。

"六月三十日，总统发表说，根据安理会的决议，'授权美利坚合众国空军对北朝鲜的特定军事目标执行任务'，'命令海军武力封锁全朝鲜沿岸'。他还发表说，授权麦克阿瑟元帅'动用一定的地面支援部队'。"（《朝鲜问题白皮书》）

平壤广播电台已在六月二十九日广播说，六月二十九日美空军二十七架轰炸机轰炸平壤，投掷了许多三百五十至五百磅重的

炸弹。

总之，美国政府借安理会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的两个非法决议，表面上采取对付来自北方的"南侵"的"防御"形式，事实上一开始就把它作为推行战争计划的法律根据，按照周密地计划和准备的侵略计划把自己的侵略武力和傀儡军赶出来进攻北方了。

杜鲁门政府于七月七日在安理会强行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九五〇年七月七日安全理事会决议第八四号（赞成七、反对〇、弃权三、缺席一）

安全理事会，

业已断定北朝鲜部队对大韩民国的武装进攻构成对和平的破坏，

业已建议联合国各会员国向大韩民国供给为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该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必需的援助，

一、欢迎联合国各会员国政府与人民对安全理事会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及二十七日关于援助大韩民国防御武装进攻，借以恢复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议所给予的迅速而有力的支持，

二、指出联合国各会员国已经通知联合国愿提供对大韩民国的援助，

三、建议所有依照前述决议提供军事部队和其他援助的国家将该项部队和其他援助交由美国指挥下的统一司令部使用，

四、请求美国指派该项部队的司令官，

五、授权统一司令部在对北朝鲜部队作战时除使用参加各国的旗帜外同时斟酌使用联合国旗帜，

六、请求美国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关于在统一司令部指挥下所采行动的适当报告。

该决议案表决时，南斯拉夫、埃及、印度等国弃权，苏联缺席。

杜鲁门政府把这个“美国指挥下的统一司令部”改称为“联合国军司令部”。

这的确是偷天换日的鬼把戏。把本不是“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美国指挥下的统一司令部”改称为“联合国军司令部”，允许它使用“联合国旗帜”，从而犯下了偷天换日的智能罪。因此，各国提供给这个“统一司令部”的军队，实际上不是“联合国军”，而是置于美军指挥之下的傀儡联合军。

据联合国宪章规定，决不能把“美国指挥下的统一司令部”改称为“联合国军司令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关于威胁和平、破坏和平的、侵略行为的行动”的第四十二条至第四十七条规定了派联合国军的方法。但是，美国政府派往朝鲜的名为“联合国军”的美军，是与这些规定毫无关系的。上述安理会的三个决议，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九条通过的。

“第三十九条　安全理事会决定威胁和平、破坏和平及侵略行为的存在，同时为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进行劝告并决定根据第四十一条及第四十二条采取何种措施。”

安理会于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通过的两个决议，是不顾第三十九条的后一段即规定了派联合国军的“……根据第四十二条”，而只根据该条的前一段“劝告”这一规定通过的，而且根据这些决议“劝告”联合国各会员国向朝鲜派兵了。所以很明显各国根据上述决议派出的军队，决不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联合国军。

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二条规定：

“非安全理事国的会员国或非联合国会员国为安全理事会所讨论的国际争端的当事国时，应敦请当事国无投票权地参加该争端问题的讨论。安全理事会为使非联合国会员国参加讨论规定认为公正的条件。”

然而，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安全理事会并没有采取任何“敦

请"同来犯的美军战斗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参加讨论的措施。这在朝鲜人民的立场来看，是对主权的严重的蹂躏。如此否定主权，是完全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的。

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七条还规定，安全理事会的一切决议均以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在内的九个理事国赞成票通过。但是，"劝告"派兵朝鲜的决议，是在没有得到苏联的同意、中国的正式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安理会的合法地位还没有恢复的情况下，利用苏联缺席的机会"通过"的。因此，这一"表决"本身就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尽管如此，一九五〇年七月七日安理会通过的决议，却允许根据上述两项非法决议的"美国指挥下的统一司令部"使用"联合国旗帜"。据此，美国政府用骗人的手法把使用"联合国旗帜"的"美国指挥下的统一司令部"叫做"联合国军司令部"了。

这样，只要一考察这一经过就会清楚，为使人称美军为"联合国军"，美国政府怎样屡次干出骗人勾当，连续制造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事实，做夸大的解释，强迫追随国来承认。

因此，用这种欺骗行为制造的假"联合国军"，不能具备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联合国军应具备的任何一项条件，是理所当然的。例如，它若是真正合法的联合国军，应该根据以联合国宪章第四十二条为基础签订的特别协定来派遣，其统帅权应由安理会掌握。然而，这个假"联合国军"并没有根据那种特别协定组成，尤其掌握它的统帅权的是美军司令官——美国总统，而安理会没有任何统帅权。联合国宪章第四十六条规定，联合国军使用兵力计划，由安理会在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它由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总参谋长或其代表组成）的协助下拟定。然而，这个假"联合国军"的使用兵力计划是美国政府无视安理会，恣意拟定和执行的。

所以很明显，这个叫"联合国军"的美军和它的傀儡军显然是非法的，它蹂躏了朝鲜人民的基本权利——自决权，践踏了联合

国宪章。尤其是安理会从那以后过了二十多年的今天还不解散或撤走借联合国安理会的各项非法决议侵占并一直驻扎的美军。

连续不断制造非法的法律措施

为了补充和加强安理会的那些非法决议，美国政府又制造了几项非法的法律措施。

其中的一个，就是美国政府怂恿英国等八个国家提交联大通过的一九五〇年十月七日第五届联大决议第三七六（五）号。这项决议在本文一、甲，“建议”“采取一切适当的步骤以保证全朝鲜情况的稳定”。日美两国政府把这一项解释为联大事后追认了根据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的安理会决议允许“联合国军”武装北侵的事实。

这项决议在本文二、甲，决定由澳大利亚、智利、荷兰、巴基斯坦、非律宾、泰国、土耳其等国组成“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

从那以后，这个“委员会”长期在南朝鲜进行活动，每年照例向联大提出伪造的“报告”，说什么“有来自北方的南侵威胁”啦“民主地举行了选举”啦等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多次要求解散这个“委员会”。后来，随着退出这个“委员会”的国家逐渐增加，它丧失了自己的机能，但一直到一九七三年联合国大会解散委员会为止，它作为美国政府的走卒，蹂躏了朝鲜民族的自决权。

美国政府还在第五届联大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强行通过了决议第四九八（五）号。这项决议，认定从一九五〇年十月起向朝鲜前线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直接援助和协助业已在朝鲜进行侵略的人，而且对联合国在朝鲜的部队从

事敌对行为，它自己已在朝鲜从事侵略”（本文第一条）。这项决议成了长期妨碍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借口，一直存在到由于一九七一年联大通过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大的合法席位的决议使该项决议失效为止。

对于日本人民的最严重的法律措施，便是以根据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六月二十七日、七月七日安理会决议和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联大决议进行朝鲜战争的美军（假“联合国军”）利用日本为条件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

最初的日美安全条约（日本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安全保障条约）于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签订，于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生效。

在朝鲜战争中利用日本

假“联合国军”（美军）不利用日本，就不能进行侵朝战争。在侵朝战争中利用日本，这不是单纯地使用基地，而是全面利用整个社会体制。为了采取以法巩固它的措施，缔结了“对日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

日本在一九四五年败战后，置于美国军队的单独占领之下。从这以后过五年，爆发了朝鲜战争。盟军司令部（实际上是美军司令部）从朝鲜战争爆发的几年前起在日本实行的政策，自然着重于朝鲜战争的准备。这个时期正是占领南朝鲜的美军以暴压炮制“韩国”，进行备战的时期。

盟军司令部在占领日本的初期，在采取一定的民主化措施的同时，以G2（参谋第二部）为中心搜罗前日本陆海军的情报军官、右翼分子、战犯政治家等来重编美国走狗，推行了把日本变成

在军事经济上侵略亚洲的最大根据地的政策。从这时起，过去日本军的各种特务机关编入美国特务机关，被派到南朝鲜去进行了对北朝鲜的破坏活动。一九四七年九月，美国国会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法”，并根据这条法设立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把日本作为对亚洲进行阴谋活动的最大据点开始了活动。

让我们按年度考察一下从那以后盟军司令部推行的政策。

一九四八年：

一月六日，美国陆军部长路依尔发表声明，提出了这样的方针：取消削弱日本的战争能力等的“排除产业集中”政策，结束日本的非军事化政策，使日本作为“反共堡垒”“自立”。

三月十三日，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宣布撤消“FEC230号文件”（排除日本经济力过分集中的计划）。

四月二十日，美军下令封闭东京的朝鲜人学校。

四月二十五日，驻日美军兵库县军政府，在神户地区宣布紧急状态，镇压朝鲜人为反对封闭民族教育学校而举行的示威，搜捕许多朝鲜人。

六月二十三日，开始逮捕与昭和电工事件有关者。以这一事件为转机，在盟军司令部内部，促进日本民主化的GS（民政局）的新政派被挤掉，G2（参谋第二部）的号称“法西斯先生”的威尔路比掌握了主导权。

十月十九日，盟军司令部指使吉田茂炮制政权。吉田茂曾在一九二八年以奉天总领事的资格参加过田中义一政权提出侵略大陆基本方针的“东方会议”。他具有侵略亚洲的思想，并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七月三十一日，公布政令二〇一号，剥夺了国家及地方公务员的团体交涉权和罢工权。

十二月二十日，公布公共企业劳动关系法。

十二月二十四日，释放了十九名甲级战犯嫌疑者（其中二名

在获释前死亡），岸信介、儿玉誉士夫、 笹川良一等人也是包括在这十九名之中的。他们被认为当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政治工作员，后来对日本政治的反动化给了很大的影响。

一九四九年：

四月四日，公布了"团体等规制令"。为镇压民主团体，设立特别审查局。（后日的公安调查厅）

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的"下山事件"、 七月十五日的"三鹰事件"、 八月十七日的"松川事件"等后来由于日本民主力量的调查而被认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其走狗策划阴谋制造的事件接连发生，由于以此为转机肆行镇压，工人运动很快地转入了低潮。

八月十日，公布"出入国管理令"。九月八日，盟军司令部根据"团体等规制令"下令解散了旅日朝鲜人团体。

"一九四九年九月八日拂晓， 几百名武装警察包围东京车站八重洲口前的朝联会馆，封锁了其附近的交通。此日，日本政府以法务总裁植田俊吉的名义对旅日朝鲜人联盟（朝联）和旅日朝鲜人民主青年同盟（民青）下达了解散命令。理由是这些团体与"团体等规制令"第二条相抵触。同时，日本政府拿一张纸条没收了由中央至支部、分会的朝联和民青的竟达数亿圆的财产。接着又下令封闭、接管和改编了所有朝鲜人学校及教育设施。（中略）

"十月， 由于对日本军需工厂的PD、 LR等美军管理供应制度的建立，东日本重工业（前三菱重工业）的下丸子工厂、富士汽车厂（军部直属工厂）、小松制作所的相模制作所 （前陆军兵工厂）、日本制钢赤羽工厂（前陆军赤羽兵工厂） 等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大企业被编入美国的军需生产网，全部投入了生产。

"一九五〇年度预算案的一般会计里， 预先纳入了七百二十三亿圆国债偿还费，战争刚开始，一夜之间用它来制造了警察预备队。（参看：井上、小此木、铃木《现代日本历史》下，第四五二至四五三页）"（刘浩一《现代朝鲜历史》）

一九五〇年：

一月一日，麦克阿瑟在新年演说中强调了“日本的自卫权”。一月三十一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到日本发表声明说：要加强冲绳岛及日本本土的美军基地。二月十三日，给东京都二百四十六名教职员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革了其公职。五月三日，麦克阿瑟表示要把日本共产党非法化；六月二日，东京都警视厅禁止集会和示威（这个禁令施用范围扩大到全国）。六月六日，盟军司令部解散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革除全体中央委员的公职；六月七日，下令放逐《赤旗报》的编辑部干部；六月二十五日，发动朝鲜战争；翌日二十六日下令停刊了《赤旗报》；从七月二十八日起，撵出报道机关里的赤色分子。

当时任盟军司令部外交局长的西巴尔杜在回忆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日本局势时说：

“当时，日本给联合国和总司令部的最大援助，也可以说是日本立即同意了国内治安部队的建立。这在一九五〇年七月八日麦克阿瑟给吉田的一封信里说得很清楚。总司令部允许日本政府编成七万五千名的国家警察预备队，增加八千名海上保安队员来担任海岸警备。

“……宪法条款规定禁止武装和发动战争，但警察预备队，不久变成了‘自卫队’，并有可能发展成为防卫军……‘自卫队’编成五个师，不久用坦克等重武器装备起来了。有数千名警察队，用美国制来福枪和手枪武装起来，警备占领设施、贮藏场及军需品保管场。

“的确，新的日本军和美国编成的军队一样。我访问训练野营地，起初误认为是不是来到了美军基地，因为他们带的枪支，直到工作服，都是和美军士兵着用的一样。看到日本人士兵用筷子吃饭，才觉察到他们确是承担新使命的新一代日本人士兵。

“……日本政府根据麦克阿瑟的要求，朝鲜战争刚一爆发，

就采取了镇压共产党活动的措施，但是怠工和破坏活动的危险依然存在。可是，不知是因为增强了警察预备队，在朝鲜战争期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怠工事件。

“日本还为战争，向美军提供了不少间接的援助。从日本机场起飞的美国飞机和从日本军港起航的美国舰艇，大大依靠了日本方面的劳动力。日本的工业提供设备和技术人员，修理了陆海军的各种装备。堆积如山的补给物资，经由日本运到了朝鲜战场。日本的偏僻地区为从美国新来的部队的再训练提供了宿营地。美第十军所属陆军七师的约一半人员是韩国人。他们派到日本来和美国士兵一起被编入了混合师。

“日本人在联结前线的地区附近劳动的事实，恐怕知道的人是不多的。

“大半数的日本船舶被动员起来向韩国输送了军队和物资。把第十军运到仁川登陆地点的七百二十艘船舶里有三分之一是日本人船员。日本人船员还搭乘约二十艘的扫海艇，根据合同进行了对朝鲜两岸的扫海作业。还有数百名日本人码头工人派到仁川、元山、兴南等前线附近的港口，帮助了卸货作业。

“总之，日本同情并完全协助了联合国在韩国的活动。而且，政府和国民也都积极响应了局势的要求。”（西巴尔杜《回忆占领日本的外交》）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日《朝日新闻》报道：“是否利用日本船员（向韩国运美军的任务）〔三十日华盛顿特电——法新社特约〕三十日夜晚，华盛顿的消息灵通人士说：美国在日本拥有向韩国运地面部队的足够的船舶。这些船舶是普通的输送船和卸坦克用的LST舰艇。这些船舶是曾由满洲撤回日本人俘虏时使用的。这里有精通朝鲜沿海航路的日本人船员。据华盛顿军部方面的消息，为把美军由日本运到韩国，美军司令部可能原封不动地使用这些日本船员。”

据当时的商船管理委员会委员长有吉义弥（后为日本邮船社长）回忆当时写的《被占领下的日本海运》说，他由于事先接到了麦克阿瑟亲信的预告，做好了一切准备，以便战争一爆发，就毫不惊慌地立即动员船舶，协助美军。“在朝鲜事变的整个期间，商船管理委员会属下的船运工作一直很忙，这说明它为联合国军的活动作出了贡献。这是因为占船队大部分的LST舰艇很便于输送大型军需器材和在偏僻的海边卸货，并且日本人船员精通朝鲜沿海每个角落的地理，比来自遥远的美国的本国船员非常有用。”（同上书）

根据“对日和约”（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生效）首任美国驻日大使墨菲在他的回忆录《军人中的外交官》说：“日本人以惊人的速度把他们的四个岛屿变成了一座大仓库。如果没有它，美国可能在朝鲜战争中不能打仗。”“仓库”，这个说法不恰当，应该说日本在这个战争中变成了美国军需工业的承包工厂。

日本满足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特别需要获得的外汇收入，仅在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期间，每年平均达：根据特别需要合同获得的约三亿五千万美元，根据广义的特别需要获得约六亿美元。它在外汇收入总额中所占的比率是：一九五〇年为百分之十四点八，一九五一年为百分之二十六点四，一九五二年为百分之三十六点八，一九五三年竟达到了百分之三十八点二。（井上晴丸《日本经济的“成长”和军事化》，小椋广胜、岛恭彦《战争与经济》）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给美军筹措了相当于太平洋战争中消耗的军需物资十一倍的七千三百万吨军需物资，花费了二百亿美元的军费。其中的一部分在日本消费，这就很快地加强了垄断资本对军需工业的统治。一九五二年三月八日，盟军司令部指示日本政府重新投人武器生产。实际上已经在这以前，美军把接管的旧日本陆海军工厂，变为军部直辖工厂或民间企业的委托工厂，使它修配武器，并向它订购了武器。一九五二年三月八日的指令下达

以后，对这些旧日本陆海军工厂及其他军需工厂免除了被指定为赔款的工厂的义务，以廉价卖给了日本垄断资本。

在朝鲜战争前夕，美军准备了包括喷气式飞机在内的战斗机三百七十五架、夜间战斗机四十架、轰炸机八十架、运输机五十架等共五百四十五架飞机和太平洋舰队二百八十艘军舰作为远东武力。一九五〇年八月，杂志《生活》就备战情况写道："在我国历史上，象这场战争开始时那样做好一切准备的实例在过去的任何一次战争中也未曾有过。"

在战争爆发前夕，美国政府向"韩国"傀儡军队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其中也有日本造武器。例如，一九四九年提供了价值达一亿九千万美元的武器。其中包括十万五千支美国造步枪和四万支日本造步枪、二千门以上的火箭筒及其炮弹四万发、大量的一〇五公厘榴弹炮、三七公厘及五七公厘反坦克炮、火焰放射器、六〇公厘至八〇公厘迫击炮及其炮弹七十万发、地雷、两千多挺机枪和自动步枪及四千九百多辆汽车。在这次战争中，美军向三八线以北地区投下的炸弹达四十九万五千吨，相当于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向日本投下的炸弹总数的三倍。

还有，战争爆发后不久编成的日本警察预备队七万五千名中的部分人员和驻日美军所雇佣的日本人中的部分人员秘密地投入了朝鲜战场。

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日本人作为义勇军参战的问题被提出来了，这从宪法的原则来看，是不能容许的。可是，在美军根据联合国的警察措施出动的情况下，一部分人员遵照占领军的命令从事战斗行动及其他工作是应当的。"（一九五〇年七月二日《产业经济新闻》）

十月十六日《朝日新闻》报道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于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四日，就"几百名日本军队参加朝鲜战

争”一事向联合国大会主席和安全理事会主席提出了抗议。

一九五二年九月三十日《朝日新闻》报道了如下的消息：

“纽约二十九日讯：美联社特约哥伦比亚广播电台（CBS）东京分台负责人乔治•赫门通过该电台说：以八千名组成的‘幽灵部队’出现在朝鲜战场，同联合国军并肩作战，他们是由日本来的朝鲜人。他继续说：这个‘幽灵部队’穿戴的是美军的服装和军帽，供应也和美军一样，但美军司令官们一概否认它实际存在的传闻。可是，看来，他们就是共产方面所主张的所谓‘来到朝鲜的日本义勇军’，也就是共产方面所说的‘在朝鲜打仗的日本海盗军队’”。

可是在战争的整个期间，应旅日“韩国”居留民团的征兵而参战的旅日朝鲜人，共有七百二十五名（其中战死者六十一名）。（旅日大韩战友会调查。李瑜焕《旅日韩国人五十年史》）

一九五一年十月三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劳动新闻》发表了日本俘虏兵安井达文（二十四岁）的如下谈话：

“我是在大阪开缝纫机针修理业的。朝鲜战争爆发后过不几天，我们日本青年在所谓韩国救命义勇军的名目下被拉到朝鲜战争。当然，我们义勇军的大部分人员是经过那些美帝国主义进驻日本后，同它的走狗吉田反动政府合谋勾结，在所谓预备警察的名目下进行的军事训练培养出来的实际上的正规军，其中有很多人是过去有军籍，被指名为战犯，后来被吉田政府释放的战犯军官。我是为生活困难和强迫所逼，作为第二次韩国救命义勇军队员被拉到朝鲜来的。我们部队共有二千名，都是二十岁到三十岁的日本青年。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我们一行到达东京后，在美军第七师穿美军军装，到埼玉县朝霞市住了三天。我们在这里受了美军打背包、搭帐篷的方法等训练之后到横滨去坐船，在美军的监视下第四天到达了朝鲜的仁川港。我们到达仁川后，重编队伍，分别编入另一支联合国军部队了。”

“令人吃惊的是，联合国军的损失中， 甚至有日本人死亡者四十八名，被俘三名。”（杂志《日本》一九六五年第八期， 小山内宏《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

另外， 在旧日本帝国主义曾在中国东北制造的殖民地“满洲国”进行了细菌战研究和实际战斗的日本军（关东军）石井四郎（中将）等人也在朝鲜战争中参加了假“联合国军”的细菌战。

受骗的大多数日本人

这样，日本在朝鲜战争中所起的侵略性作用是很大的，但是一般来说，日本人民对它的认识很不足，其原因是盟军司令部控制了言论，但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许多日本人民不但没有认识到首先应尊重朝鲜人民的主权，而且没有看穿美国政府利用联合国安理会炮制假“联合国军”的阴谋活动，受了骗，不把美军的行动看做是侵略， 误认为他们进行的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的正义战争。

让我们看一下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三日《朝日新闻》的社论：

“在朝鲜战争中，联合国立即采取有力的行动， 这为今后日本的安全保障给了宝贵的暗示。不用说，实际的军事行动大都是由美国进行的。但美国通过联合国采取行动，联合国对美国的行动赋予了国际权威。 因此，它是更有力的， 而且具有更高的权威。”

同年七月十五日，《读卖新闻》也发表社论说：

“关于联合国用实力排除侵略的措施和行动， 是保卫没有武装的日本的安全的唯一保证……我们在可能的范围内协助联合国的行动，这可以说是应该的。”

以朝鲜战争为前提的"日美安全条约"

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在旧金山签订了"对日和约"和最初的"日美安全条约"。这些都是以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利用日本的现实作为前提签订的条约。特别是，吉田与艾奇逊之间交换的有关日美安全条约的信件很清楚地说明"日美安全条约"和朝鲜战争的关系。因为在互相交换的信件中表明的日美双方的宗旨相同，而且日本方面接到美国方面的信件后表示了同意，所以在这里只援引日本方面的信件。

内阁总理大臣给美国国务卿的信件

谨致这封信。本大臣荣幸地通知贵长官今天发出的信件已收到。您在信中作了如下的通报：

今天签订的和平条约一生效，日本将承担联合国宪章第二条规定的义务：要求对"联合国根据它的宪章采取的任何行动给予一切援助"。

我们都知道，在朝鲜发生了武装侵略。对此，联合国及各会员国正在采取行动。根据安全理事会一九五〇年七月七日的决议，建立了美国指挥下的联合国军统一司令部。联合国大会于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通过决议，号召所有国家与当局对联合国的行动继续给予一切援助，而对侵略者勿给予任何援助。日本经盟军总司令的同意，对派军队参加联合国行动的联合国各会员国提供设施及劳动力，从而对联合国的行动已经而且正在给予重要的援助。

将来是否继续需要或者再次需要为支持联合国行动的日本的设施及劳动力，那是很难估计到的，所以本长官荣幸地希望您代表贵国政府确认：和平条约生效后，一个或两个以上的联合国会员国军队在远东参加联合国

行动的时候，日本许可参加联合国的这种行动的一个或两个以上的会员国的军队驻扎在日本国内及其附近，并提供方便，而且使用日本的设施及劳动力的费用，按照现行的方法负担，或者按照日本和各该联合国会员国之间另行达成的协议负担。合众国在使用日本提供的设施及劳动力时，如果超过行政协定（行将制定的美日安全条约细目）规定的限度，其费用则按照现行的方法由合众国负担。

本大臣在充分了解贵函的内容的情况下，代表政府荣幸地确认：和平条约生效后，一个或两个以上的联合国会员国军队在远东参加联合国的行动的时候，日本许可参加联合国的这种行动的一个或两个以上的会员国的军队驻扎在日本国内及其附近，并提供方便，而且使用日本的设施及劳动力的费用，按照现行的方法负担，或者按照日本和各该联合国会员国之间另行达成的协议负担。合众国在使用日本提供的设施及劳动力时，如果超过行政协定（行将制定的美日安全条约细目）规定的限度，其费用则按照现行的方法由合众国负担。

本大臣向贵长官表示敬意

一九五一年九月四日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外务相　吉田　茂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签订的“朝鲜军事停战协定”第四条六十款规定如下：

“六〇，为保证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双方军事司令官兹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的三个月内，分派代表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

实际上，该政治会议没有在三个月内召开，从第二年即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起在日内瓦召开。然而，美国于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签订了“韩美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于一九五四年十一

月十七日生效；还同日本签订了以维持派朝鲜的假“联合国军”为前提的“关于联合国军在日本的地位的协定”。

这一事实说明美国政府参加日内瓦会议当初就没有撤走假“联合国军”的诚意，而且看来，六月十五日单方面地中断会议也是他们按照预定计划干出的行为。

它的内容与“日美安全条约”的“行政协定”（签订第二次“安全条约”后是“地位协定”）相似，规定随着“日美安全条约”的地位协定的修改，而修改这一协定。这一协定证明了驻日美军基地同时成为假“联合国军”基地这一双重性。如果说基于“日美安全条约”的驻日美军的“地位协定”是表面的话，那末其里面有基于“联合国决议”的“联合国军地位协定”，从而两者形成一体。“联合国军地位协定”在其前言中规定了假“联合国军”的任务和日本的立场。

特别要注目的是，在这一协定中明文加进了联合国的各项决议这一事实具有的意义。安全理事会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决议规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和平的破坏者”；联合国大会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的决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后者，由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实际上被取消了，但前者因为是成为派假“联合国军”的证据的决议，只要不解散“联合国军”就依然生效。尤其是，日美两国政府解释说，假“联合国军”武装进攻北朝鲜是根据安全理事会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及二十七日的两项决议允许的。虽然历届日本政府继续申明日本实行和平主义，没有特定的“敌国”，但是在日本政府向其性质已有规定的假“联合国军”提供基地，自卫队同那些兼备着假“联合国军”性质的美军一道进行联合作战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和自卫队从军事上不能不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作为假想“敌”，追随武装进攻北朝鲜的计划，这是当然的事。

一九六〇年签订的第二次“日美安全条约”（“日本和美利坚

合众国之间的互助及安全条约”；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九日签订，同年六月二十三日开始生效）规定了日本政府和自卫队的这种立场。在这以前签订的第一次“日美安全条约”军事上着重强调了延长占领期间的问题，而且美军、自卫队和“韩国军”实际上已有紧密的联系，但条约里没有规定日本政府和自卫队的积极的军事作用。可是，在第二次“日美安全条约”中，第一次规定了这个问题。

普韦布洛号事件

日本外务省声称：一九五〇年六月根据安全理事会决议派假“联合国军”的行动，是局限于当时的，即使今天朝鲜战争再度爆发，假“联合国军”也不能根据当时那样的解释进行基于其决议的行动。还说什么联合国采取新的措施制止那种事态的发生，所以没有问题，或者说因为有“朝鲜停战协定”，没有问题。然而，“普韦布洛号事件”表明了那种说法不过是没有任何保证的诡辩。

一九六八年一月下旬发生了美国武装间谍船普韦布洛号侵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山前面的领海，被朝鲜人民军海军截获的事件。当时，美国政府把核航空母舰企业号等第七舰队的主力急忙派到日本海，进行威胁，造成了一触即发的局势。对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主席提出**“对于他们的全面战争将以全面战争来回答”**的方针。

当时，朴政权以“国防长官”的名义给日本防卫厅长官写信，要求给予军事援助。他们提出这一要求的根据是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假“联合国军”成员国的“联合政策宣言”。

关于朝鲜停战的联合政策宣言

把本国军队派往朝鲜参加军事行动的我们联合国会员国，支持联合国军司令部总司令关于签订停战协定的决定。我们在这里确认，我们决心完全地、忠实地履行这一停战协定各条款。我们期望这一协定的另一方当事者也同样细心注意遵守其各条款。

今后的任务决不是轻松的。我们支持联合国根据联合国早已确定了的关于建立统一、独立、民主的朝鲜的原则，为谋求朝鲜问题的公平的解决而作出的努力。我们支持联合国为支援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而作出的努力。

我们重申我们对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的信念、我们对在朝鲜依然负起的责任的自觉、我们要诚实解决朝鲜问题的决心。我们宣布：如果再次发生违背联合国的原则发动武装进攻的事件，我们为世界和平，重又一致奋起立即展开抗战。这样违反停战协定将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而且敌对行为也不可能只限于朝鲜境内。

最后我们表示：这个停战协定不应该威胁亚洲其他地区和平的恢复和保障。（着重点是援引者加的）

这个"联合政策宣言"是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板门店签订"朝鲜停战协定"的那天，在华盛顿发表的。后来，虽然十六个签署国几乎都脱离了，但一九六八年普韦布洛号事件证明了它依然存在。

普韦布洛号事件发生后过两个月的三月二十二日，日本政府（佐藤荣作政权）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发表了如下的政府的统一见解：

"一、 三月十二日三木外务相的答辩说明了一九五〇年十月七日联大决议第三七六（五）号是联合国大会对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的行动提供道义上的保证的事实。

“二、要站在严正的法律立场上说明政府的见解：

“（甲）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建议联合国各会员国向韩国提供为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所必需的援助。所以认为，这并不排斥联合国军为上述目的，必要时越过三八线行动。

“（乙）认为，一九五〇年十月七日联大决议，对联合国军的行动，以上述的安全理事会决议为背景，提供了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进行行动的道义上的保证。

“（丙）所以越过三八线进行武装行动的法律根据是什么呢？我们认为那就是安全理事会决议。”

同年四月十七日在夏威夷举行“韩”美首脑会谈后发表的“朴、约翰逊联合声明”指出：“约翰逊总统重申了美国关于使曾在朝鲜战争时期支持了韩国的十六个国家继续坚持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签署的联合政策宣言的方针。”

对美国政府来说，这个“联合政策宣言”，是“朝鲜停战协定”的一个部分。不仅如此，“联合政策宣言”贯穿着日美两国政府解释为允许假“联合国军”武力北侵的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的安全理事会决议，这一事实，把两者这样一对比起来就一目了然了。

因此，在战争再次爆发时，日本外务省所相信的那种“联合国加以制止”是不可能有的。即使安全理事会想通过“制止”的决议，但在美国行使否决权的条件下，他们依然搬出安全理事会关于“武力北侵”的决议，因而无法制止以此为基础的“联合政策宣言”为依据的行动。

而且，在“停战协定”遭到破坏，战争爆发的时候，“因为有停战协定就没有问题”这种论调是不能成立的。“联合政策宣言”反映了美国政府在战争再次爆发时立即用武力北侵的侵略政策。

取代侵略性联合国决议体系

——"日美安全条约"和"韩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结合

那些以在朝鲜战争时期非法编造的关于朝鲜问题的侵略性决议体系为基础炮制出来的假"联合国军"，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是每年根据以美国和参战国为中心提出的共同提案的通过来维持下去的。尤其是每年通过的这个决议本身就是在不允许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联合国讨论的情况下通过的非法决议。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非洲许多国家接连获得独立，在世界上，第三世界力量显著地加强了。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在国际上广为知晓。随之，为使假"联合国军"的维持"正当化"的决议的表决，一年比一年不利于美国方面了。一九六五年缔结"韩日条约"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制止这种倾向。从一九六六年的联合国大会起，日本政府作为美国方面提案的主要成员，带头进行了获得赞成票的活动。尤其是这一倾向越来越加强了。

考虑到驻"韩"美军、驻日美军无法借"联合国军"名义驻扎的情况会到来，而策划把"日美安全条约"和"韩美共同防御条约"结合起来的就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发表的"日美联合声明"（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这个声明对以尼克松主义为基础的"日美安全条约"作了新的解释，即新加进去了所谓"韩国条款"、"台湾条款"，美国政府把冲绳施政权移交给日本政府等内容， 从而不改条文的情况下， 实际上把"韩美共同防御条约"和"台湾美国共同防御条约"结合起来了。在这里， 考虑到根据尼克松主义美

中将接近，因此对“台湾条款”比较一般地指出了它的意义。但是对“韩国条款”却赋与了重大的意义，采取了都是按照日本方面的主张制定它的形式。“韩国条款”如下：

“总理大臣和总统特别注意到在朝鲜半岛依然存在紧张局势。总理大臣高度评价联合国为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而做出的努力，并指出，韩国的安全为日本本身的安全紧要。”

这里说的“联合国的努力”，指的是联合国每年通过决议，为维持以在上面叙述的朝鲜战争当时的侵略性决议体系为基础炮制出来的假“联合国军”提供借口。

佐藤首相在联合声明刚发表后，在全国记者俱乐部所作的演说里谈到了日本方面对此的解释。他说：

“特别是，如果发生对韩国的武装进攻， 那就对我国的安全给予严重的影响。因此，如果对韩国的武装进攻发生，并且美军为对付这种情况不得不把日本国内的设施和地区用于战斗作战行动的出发基地的时候，日本政府将以这种认识为基础，采取对于事前的协商正面地迅速地决定态度的方针。”

“正面地迅速地” 这句话英文是 positively and promptly，应译成“积极地、迅速地”，但外交官员们对日本国内故意译成模棱两可的话了。同一天，美国副国务卿约翰逊在一再强调这一点的基础上，作了如下的“背景说明”：

“对于日本就朝鲜、台湾等问题进行协商的时候的态度， 联合声明作了一般的说明，这不是只适用于有关冲绳问题，而同样适用于有关日本本土东南部美军基地 (our base in South-east Japan proper) 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是有某种变化的。”

这个变化是很大的。佐藤首相的说明，只有同美国副国务卿约翰逊的说明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明白它的意思。在这个联合声明发表以前签订的“日美安全条约”， 保证美军在仍做假“联合国军”的条件下，和朝鲜战争当时一样任意使用日本基地。 根据这

个“联合声明”，新加进“韩国条款”，把冲绳施政权归还日本（一九七二年实行）以后，即使美军被剥夺“联合国军”的名义，也能够根据“日美安全条约”和“韩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结合，在对朝鲜的作战中，任意使用日本基地。尤其是日本以“韩国的安全为日本本身的安全紧要”这一侵略性的、干涉内政的借口表明了予以积极协助的态度。

这个“联合声明”发表以前，日本国土中，只有由美国掌握施政权的冲绳属于“韩美共同防御条约”（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签署，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生效，无限期有效）的适用范围之内。然而，美国副国务卿约翰逊的说明表明，根据这一“联合声明”，冲绳的施政权归还日本以后，由于“日美安全条约”适用于冲绳，“韩美共同防御条约”同它结合起来，甚至连日本本土的基地也同冲绳基地一样受条约上的约束。

日美两国政府是要针对联合国大会关于朝鲜问题的表决越来越不利于美国，加上由此而来的道义上的压力使美国在安全理事会上被孤立，不得不放弃假“联合国军”赖以立足的决议体系这一事态，策划“日美安全条约”和“韩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直接结合，来代替迄今从军事上联结美日“韩”的假“联合国军”的。

后来，美国政府暗地里屡次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硬要求说：“在新加进韩国条款的情况下，日本应该增加维持‘韩国’的军事负担。”并且促使日本政府说出“为了日本和亚洲的安全，有必要维持驻韩美军”这一借口，以图维持驻韩美军。这样的企图在一九七五年八月的日美首脑会谈（三木——福特会谈）后发表的“日美联合新闻公报”中新加进去的所谓“新韩国条款”中更明确地表露出来了。

侵略性的"新韩国条款"和"两个朝鲜"政策

一九七五年八月五日和六日三木首相和福特总统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后，在八月六日的"日美联合新闻公报"中，提出了旨在对付印度支那解放力量全面胜利后的局势的所谓"新韩国条款"：

"总理大臣和总统讨论了印度支那武装纷争结束后的亚洲整个形势。总统认为亚洲在维护世界和平和进步方面是重要的，并再次重申美国在这个地区继续起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履行条约上的义务。总理大臣和总统对许多亚洲国家为加强自己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地盘而做出的努力表示了欢迎。双方指出，日美两国愿意继续对这种努力予以援助和合作。双方一致认为，韩国的安全为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紧要，而且为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为维护包括日本在内的东部亚洲的和平与安全所需要。双方注意到保障安全的现行各决议对维护这个地区的和平所具有的重要性。同时，双方热切希望为缓和紧张局势，进而实现和平统一，南北对话得到进展。与在联合国的朝鲜问题联系起来，双方表示希望，所有当事者认清维持保障目前停战的体制所具有的重要性。"（着重点是援引者加的）

加着重点的部分，就是所谓"新韩国条款"。在它刚发表后，美国副国务卿帮办哈比卜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此作了如下的"背景说明"。

"问：如果在朝鲜发生军事纷争，美国对日本期待什么？你认为日本对我们保持友好的中立吗？

"答：让我们把这一问题弄清楚吧。只要你注意到联合新闻公报，就可以知道那里特别指出了这一点，所以希望你注意这个

条款。那里有几项意味深长的叙述。我完全理解你提出的问题。

“在那文章开头指出：‘双方一致认为韩国的安全为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紧要，而且为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为维护包括日本在内的东部亚洲的和平与安全所需要。’接着下面指出：‘双方注意到保障安全的现行各决议对维护这个地区的和平所具有的重要性。’所谓保障安全的现行各决议，当然包括有关美军留驻韩国的决议和停战协定，而且与美军留驻日本有关的，当然包括日美安全条约。我认为你在这一点上可以理解这个文章的意思。”（着重点是援引者加的）

①有关美军留驻“韩国”的决议；②停战协定；③日美安全条约这三者中，保证①美军驻“韩国”的，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二十七日、七月七日）和“韩美共同防御条约”。从一九六九年有了“韩国条款”以后的经过来看，应该说，在这里，重点转到后者了。然而，美国还不肯丢掉根据安全理事会决议起的“联合国军”这个假名，企图把它作为推行“两个朝鲜”政策的交易手段来利用。

这一“背景说明”表明，日美两国政府采取把“日美安全条约”和“韩美共同防御条约”结合起来并借此维持“停战协定”的方针。“停战协定”是暂时停止战争的协定，是不能不考虑战争再次爆发的可能性的协定。这样一来，到了“新韩国条款”的阶段，日美两国政府决定把早从一九六三年进行“三矢研究”的时候起秘密设立并活动的美日两国现役军人的常设联合作战协议机关改为政府之间的公开的军事协议机关即防卫厅长官和美国国防部长定期进行协商的、日美现役军官的常设军事协议机关。

这个日美军事协议机关是从一九七六年起开始活动的。它的下面设了治安、运输、气象、科学技术及其他必要的小组委员会，它的任务中可能包括调查和协商日美对朝鲜联合作战的“国家总动员体制”。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防卫局长丸山在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的答辩中说：

“现在外务省和防卫厅酝酿着有关协议机关的基本设想，还根据需要准备设立那种专门的小组委员会”。“我认为考虑到对日本的武装进攻发生时会造成国内骚乱的事态，不得不采取治安措施”。至于自卫队的“防卫出动”所需的物资和运输机关的征用来说，在自卫队法里还没有如同一〇三条政令那样的内容等，有不完备的地方，在这一点上“有很多应由日本自己决定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虽说日本方面的体制这样还不完善，但由“日美安全条约”和“韩美共同防御条约”保证的驻日、驻“韩”美军，在有了“新韩国条款”后，频繁地制订如下的作战计划，来整顿了体制。其作战的性质依然继承了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二十七日安全理事会决议和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联合政策宣言”的性质。

“据汉城某家广播电台报道，霸占南朝鲜的美侵略军主力和傀儡军的联合武力‘韩美联合第一军’军长豪灵魏德这个战争狂人，最近明目张胆地叫嚷说，准备出动‘韩美联合第一军武力’越过军事分界线‘向北进攻’。据说，美国的《芝加哥每日新闻》刊载了美帝国主义战争狂人的这一狂言，《旧金山时报》一日转载了这条消息。豪灵魏德狡猾地企图把自己蛮横无理的战争挑衅狂言合理化，拿出根本没有的‘北朝鲜军的南侵’说，说什么‘首先要使步兵巩固阵地’，‘实际上越过停战线发动进攻’。这个好战的美帝国主义杀人将军的呓语，虽然表面上采取了针对来自北方的‘南侵’的‘防御’形式，但实际上暴露了要根据从头周密地做打算和准备的侵略计划出动自己的侵略武力和傀儡军向北进攻的企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中央通讯社一九七六年一月六日平壤讯，评论文章。着重点是援引者加的）

《韩国日报》一九七六年一月六日以《南侵时越过停战线反

击，韩美第一军军长豪灵魏德用七天战可以消灭》的标题刊载了报道这个问题的"合同通讯社"一月三日华盛顿讯。

这样"韩美联合第一军"的侵略战争计划得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承认。这个事实公布于世的是一九七五年八月末，美国国防部长施莱辛格访问日本和"韩国"的时候。他的访日、访"韩"的目的在于具体地促进八月上旬举行的三木福特日美首脑会谈（三木福特会谈）承认的所谓"新韩国条款"。

上述的报道中提到的是"用七天战消灭北朝鲜"的战争计划，此外还报道了"九天"或"五天"计划。据《韩国日报》报道，施莱辛格指示无论如何要制订"两个星期以内结束战争"的战争计划。一九七五年上半年，美国总统福特、美国国防部长施莱辛格等人多次恐吓说要在朝鲜"先发制人地使用核武器"，这使人联想起曾在朝鲜战争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作了同样恐吓的事实。和当时不同的一点是，今天美国在南朝鲜实际上配备了许多核弹头。（据一九七五年十月九日布鲁肯斯研究所罗伯特•贝门博士等人的话，驻"韩"美军拥有最多七百二十个核弹头。"全威力达一万三千公吨，等于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约达六百倍"）

与驻"韩"美军直接连在一起的驻冲绳美军增强到和越南战争时一样的程度（只为对朝鲜的作战而改编），从一九七六年起频繁地派到南朝鲜进行军事演习。

与民族基本权背道而驰的"两个朝鲜"政策

美帝国主义的这种军事恐吓和日美两国政府的"两个朝鲜"政策，应该说是一个统一体。

今天的"两个朝鲜"政策，又是在从越南战争的失败中吸取教

训的基础上炮制的。

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中作侵略借口的，是为了对付“来自北方的侵略”，遵守与南方傀儡政府的约定。然而，这个阴谋宣传在越南南北解放力量提出的“民族基本权”这一国际法上的主张面前，完全遭到了道义上的惨败，美国政府在国际上陷于孤立了。“民族基本权”这句话通过越南战争成了符合国际法的术语。越南解放力量主张的内容，是争取“独立、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南部越南人民的自决权”的权利。

今天，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略上仍然宣传陈旧的“来自北方的侵略”。朝鲜战争当时，这种宣传和利用联合国的阴谋都收到了效果，但目前，它在朝鲜人民对如下的民族基本权利的主张面前失去了效果。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宪法**“第五条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在北半部实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在全国范围内排除外来势力，在民主基础上和平统一祖国，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而斗争。”**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在大马士革举行的“支持朝鲜人民争取自主和平的重新统一的斗争的世界法律工作者会议”通过的“一般宣言”解释说：

“朝鲜人民争取重新统一的基本的法律诸原则——朝鲜重新统一问题，本质上就是重新统一被外来帝国主义者非法分裂的国土和人民的问题，是关于一个全民族的主权遭受侵犯的问题。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从本国被分裂的第一天起就提出在没有外来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自主地根据民主原则，用和平方法重新统一自己国家的正确路线，并为贯彻这一路线展开了积极的斗争。

“这一路线与国际法和现时代关于各国之间的和平关系的各项原则完全一致。这一各项原则阐明了所有人民完全而不可侵犯

的民族各项权利和人民自决的权利、人民的内政不受干涉的权利、禁止诉诸武力的原则、诚实的原则、纷争的和平解决原则等等。”

为了践踏朝鲜人民的这种民族基本权，日美两国政府抛出“两个朝鲜”政策取代了摇摇欲坠的联合国决议体系。他们的目的是要通过南北互相承认，使南北朝鲜军事分界线“国境化”。实现了这一目的，就是放弃了安全理事会的侵略性决议也能够把依靠“日美安全条约”和“韩美共同防御条约”推行的干涉和侵略加以“合法化”。而且在南朝鲜也能够抓住“干涉内政”的口实对人民争取以主体思想为指导方针建立民族主权的斗争进行镇压也可以“合法化”，容易摆脱国际上的非难。从而“永远”固定南北的分裂。这就是今天日美两国政府推行的“两个朝鲜”政策的目的。

为此，他们施加软硬的各种压力。上述的武力北侵作战和核讹诈，就是他们惯用的主要伎俩。“两个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韩国’（其统治地区限于南方）单独加入”，“中苏、美日四大国交叉承认南北”等提案，也都是属于这一类的。“韩国政府”提出缔结以维持“停战协定”（美军驻扎）为前提的“互不侵犯条约”；日本政府一方面维持“日韩条约”体制，积极支援“韩国政府”，另一方面在不承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条件下，扩大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接触，也是属于这一类的。

在维持南方傀儡政权法西斯体制的基础上，建议进行“南北对话”；日“韩”反动势力企图剥夺旅日朝鲜人民族基本权的阴谋，也都是它的一环。

这样，今天，“两个朝鲜”政策，不是单纯的敌对政策，它越来越带有浓厚的新殖民主义的性质。所以，朝鲜人民自不必说，日本人民也不应为它的表面上的多样性所迷惑，有必要识破其本质，严密对付。

从上述的观点考察，在一九七五年联合国大会上，为对付支

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提案，以日美两国政府为中心提出的提案追求的目的也是很明显的。

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提出的提案

联合国大会

1，注意到虽然朝鲜南北分裂已过三十年，停战已有二十二年， 但朝鲜还没有实现统一；

2，回顾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关于平等、民族自决、 不干涉内政等原则所负的义务；

3，认为鼓舞朝鲜人民以自主、和平统一、 民族大团结的三大原则为基础，尽早实现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并为此创造良好的条件，是符合宪章各项原则的；

4， 希望南北朝鲜根据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联合声明的精神和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二十八届联合国大会欢迎这个声明的决议，促进祖国的统一；

5，认为照旧维持现在的停战状态，是无法期待持久的和平的；

6，认为为了保证朝鲜的持久和平，促进自主和平统一， 迫切需要采取新的决定性措施，在这个地区结束外国的干涉，消除紧张局势，防止武装冲突；（下文为本文）

一、认为有必要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撤出在联合国的旗帜下驻在南朝鲜的一切外国军队；

二、与之联系起来号召停战协定的真正当事者把朝鲜停战协定换成和平协定，作为缓和朝鲜的紧张局势，维护持久和平的措施；

三、要求南北朝鲜遵守南北联合声明的原则，停止增强武力，把双方军队大大裁减到同一水平，防止武装冲突，采取实际措施保证互不诉诸武力，并且借此消除武装冲突，维护持久和平，促进自主和平统一；

很明显，这个决议的目的在于支持朝鲜人民争取民族基本权利的斗争，创造保证实现它的国际环境，这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从南北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建议，是早在一九五三年“朝鲜停战协定”第四条第六十款所规定的：

“为保证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双方军事司令官兹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的三个月内，分派代表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

虽然如此，美国破坏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政治会议，违背这个建议，再次把朝鲜问题提到联合国去了。然而，朝鲜方面，没有等待政治会议的召开，自愿实现了这个建议的第一个目的，于一九五八年十月使中国人民志愿军撤走了。因此，从那以后美国政府就负有早日从南朝鲜撤走美军，保障朝鲜人民的民族基本权的法律上和道义上的义务。然而，美国直到今天，不履行这个义务（撤走美军）， 这就自行证明了他们根本没有诚意履行停战协定最重要的一点。

这样长期蹂躏停战协定的美国和日本，在一九七五年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了支持“韩国”的提案：

联合国大会

1， 注意到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通过的决议第三三三三号所表明的大会的希望；

2， 希望根据朝鲜人民的自由意志达到朝鲜的和平重新统一目标方面取得进展；

3， 满意地回顾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在汉城和平壤发表的联合声明和要继续进行其声明中宣布的对话的意志；

4， 明确注意到联合国大会于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八日通过决议第七一一号承认同年七月二十七日的停战协定的事实和紧接着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一日通过的决议第八一一号中有这样的一条规定：停战协定中，在未为双方共同接受的修正或增补或者经双方政治级和平解决的适当协定代替以前，继续有效；

5、 但认为朝鲜的紧张状态没有完全消除，停战协定为维护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依然不可缺少；

6、注意到美国政府于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七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写信，确认在双方直接当事者就为维持停战协定而缔结双方可以接受的、能够代替它的协定问题达成协议的条件下，愿意于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

7、注意到韩国政府于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发表声明，确认为维持停战协定愿意缔结协定的事实；

8、 认识到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关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目的和原则，为在朝鲜半岛实现这个目的继续负有责任；（下文为本文）

一、再次确认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联合国大会（全场一致）通过的声明中各会员国所表明的希望，要求南北朝鲜为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继续进行对话；

二、表示希望，所有直接当事者为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保障持久和平，进行有关缔结能够代替停战协定的新协定的交涉；

三、促成所有直接当事者考虑到有必要继续遵守停战协定，保证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完全维持，首先要作为第一个步骤，迅速开始协商，以便缔结维持停战协定的协定，同时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

四、还希望为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和不让联合国旗帜下的军队直到同一天留驻朝鲜半岛南部，要结束这个协商，签订旨在维持停战协定的新协定。

这个决议在逻辑上是混乱的。主张维持"停战协定"，拒绝缔结和平协定，这不外是要继续保留旨在重新发动战争的备战体制。这同和平主张是不相容的。"停战协定"是由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和"联合国军"司令三者签订的，所以，主张维持"停战协定"，这不外是主张维持"联合国军"，这就说明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提案是假的。而且一方面支持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的"南北联合声明"，另一方面，在日美之间制定"新韩国条款"，决定用"日美安全条约"和"韩美共同防御条约"

来保障"停战协定"。 这归根到底不过是要使美军继续赖在南朝鲜，阻挠南北的自主的和平对话，蹂躏民族自决原则的。而且，一方面，不让南北对话根据朝鲜民族的自主进行；另一方面把美军指挥下的"韩国军代表"拉进讨论"代替停战协定的新的协定"的会谈，这也是无论如何要否定朝鲜民族的自决权， 使基于"日美安全条约"和"韩美共同防御条约"的干涉得到国际上的承认。

粉碎这种无理的侵略主张，不仅是为贯彻朝鲜人民的民族基本权而需要， 而且为使日本本身贯彻国民主权的原则， 朝着民主、和平、中立的方向发展，也是必不可缺少的迫切任务。

社会主义力量和不结盟力量必须团结起来积极支援朝鲜的统一



马耳他《马耳他消息报》主编
乔·贝尔拉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领导着具有光荣的艰苦斗争历史和为实现国家的统一，摆脱帝国主义支配而斗争的光荣历史的国家。

朝鲜人民是为从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及种族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国家而斗争的世界人民的光辉典范。事实上，许多国家都具有在实现自由和社会主义理念的事业中经历了考验和斗争的动人的历史。

马耳他曾在特权阶层和反动势力的羁绊下呻吟过，这些反动派在马耳他人民为争取完全的民主、社会进步与和平而进行神圣斗争的时期，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一向利用了我国人民的优良品质。但是马耳他终于成功地实现了自己要建设没有外国支配的马耳他的这一热切希望。我们的斗争将在两年内结出胜利果实。在这一期间里，外国军队将最终地撤出我国海岸，马耳他将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力量和不结盟力量必须团结起来支援朝鲜

的统一。

统一的朝鲜，将对世界和平做出巨大贡献，对于那些为反对新老殖民主义，摆脱外来势力的长期支配，争取真正的独立而斗争的国家，将成为鼓舞力量。

我们要求本国的政府和各社会团体采取必要的措施，迫使驻扎在南朝鲜的外国军队撤走。支持朝鲜人民为实现统一而进行的斗争并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当做真正的很好的朋友的马耳他完全支持朝鲜人民所选择的道路。马耳他一向从精神上支持了朝鲜人民统一国家的斗争，并今后也将依然支持他们直到获得最后胜利时为止。

朝鲜的统一，只有依据主体思想才能实现。

正如伟大的领袖所教导，主体思想，就是认为革命和建设的主人是人民群众，推动革命和建设的力量也在于人民群众这样一种思想。换句话说，就是认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是自己本身，开拓自己命运的力量也在于自己本身这样一种思想。

由于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被分裂成南北两部分的朝鲜，面临了许多问题，但是，朝鲜人民在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和革命的党的领导下，胜利地战胜了最艰苦而困难的条件，显示了自己坚强的力量。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曾是一个没有经营管理国家和经济的经验的落后的国家，但如今已建设了沿着没有压迫和剥削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新国家了。

需要解决重大而复杂问题的这个事业，由于美帝国主义发动残酷的侵略战争而遇到了障碍。那是因为由于战争，朝鲜变成了废墟，工厂和住宅、医院、工人和农民的一切财产都遭到了破坏。

朝鲜人民不仅在改造经济方面，而且在建设可靠地保障人民幸福生活的以社会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新经济方面也取得了成就。

和朝鲜人民一样，我们也确信，在革命和建设中必须坚持的最正确的立场和态度，是抱着革命的主人的自觉，相信自己本身的力量，依靠自己本身的力量，根据人民的利益和本国的实际情况解决一切问题。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说，革命走过了并正在走十分复杂而艰险的道路。朝鲜人民每次遇到困难和考验的时候坚持革命的主人的态度，克服一切难关，取得了光荣的胜利。这一过程使朝鲜人民更加确信了只有坚定不移地依靠主体思想，才能站稳工人阶级的革命立场，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确信：朝鲜人民忠于自己的领袖，已充分做好了按照自己的愿望自己开拓自己命运的准备。

朝鲜人民过去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因为朝鲜人民始终相信自己本身的力量发挥高度的热情和创造的积极性，解决了在革命中产生的问题。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为人民的自由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朝鲜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从剥夺人们的自由、把人当做牛马使唤的外国统治的羁绊下解放民族的斗争。

经济自立是政治独立的物质基础。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经济上附属于别的国家，就不能坚持政治上的自主。只有实现了经济自立的国家，才能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势力的恐吓，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

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创立了主体思想，朝鲜始终一贯坚持了政治上的自主、经济上的自立、国防上的自卫的原则。这三项原则是互相密切联系着的。

世界的许多国家人民，对于朝鲜人民为使外国军队撤出南朝鲜，根据民主原则、用和平的方法统一被美帝国主义长期分裂的国家而进行的斗争，表示支持和声援。

和在一九七二年达成协议的一样，朝鲜人民希望和平地实现国家的统一，但是由于美帝国主义势力追求分而治之的目的，从那以后过了五年的今天也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全世界进步的社会主义的组织，始终一贯地支持朝鲜人民争取和平统一的斗争。马耳他在支援朝鲜人民方面起着自己应起的作用。马耳他人民自己本身曾直接饱受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所以他们支持朝鲜人民的正义的主张。

由于第三世界国家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的加强，他们之间的紧密合作和互相帮助以及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共同努力，近年来国际形势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了。

这一有利的形势，包括各国之间关系的新的领域，扩大到世界的其他地区，使在亚洲地区和在由于中东、塞浦路斯的紧张局势而引起人们深深忧虑的我们地区，也造成了能够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的更有利的可能性。

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特别迫不及待的问题是：创造条件，使朝鲜人民和平地解决朝鲜问题，消除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实现国家的统一（对朝鲜人民来说，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自由地自主地和平地而且在没有外来势力干涉的情况下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

一九七二年，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出政治倡议的结果，开始了实现这一目的的对话，并就组织南北朝鲜协调委员会达成了协议。

但是，汉城傀儡“政权”在美日反动派的唆使和支持下，采取了破坏为实现和平统一而做出的努力的立场。由于南朝鲜方面采取否定和破坏的立场，在联合声明中达成协议的事项尚未得到履行。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做出精力充沛而坚持不懈的努力，为终结帝国主义者对人民内部问题

的干涉，带来一些肯定的结果，提出了种种切实可行的倡议。

马耳他是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支持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提案的国家之一。该提案要求外国军队撤出南朝鲜，从而为民主地和平地统一朝鲜创造条件。

横在和平统一朝鲜的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是外国军队驻扎在南朝鲜，这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南朝鲜“政权”的顽固不化的态度，不仅妨碍了前进，而且实际上妨碍了实现朝鲜的民族统一的事业，并使之变得更复杂了。

但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阐明了自己的意志，要继续努力创造有利于朝鲜半岛的统一的形势。

相反，据最近的消息，美帝国主义政府企图向南朝鲜傀儡政权提供包括相当于几百万美元的战争武器在内的无数的装备，这一消息将更加刺激朝鲜人民为争取自由而继续进行更加顽强的斗争。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今后也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取得巨大成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今后也将为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保卫朝鲜人民的和平劳动继续做出伟大的努力。

马耳他同社会主义国家和进步力量一起，在国际舞台上将继续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将继续帮助朝鲜人民的正义事业取得胜利。

我表示我们最大的愿望，希望朝鲜人民在朝鲜人民最敬爱的领袖金日成主席的领导下，胜利地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根据社会主义的理念永远享受自由。

未来的祖国是一个整体



拉丁美洲记者联盟秘书长
赫纳罗·卡尔内罗·切卡

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教导说：

“朝鲜革命现阶段最重要的问题，是实现祖国的统一。统一被分割的祖国是我们民族最大的愿望和至高无上的革命任务。”

“我们的民族是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单一民族，是自古以来就为反对外来侵略者和历届反动统治集团而进行顽强斗争的勇敢而有气魄的民族，是对发展人类的科学和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有才能的民族。”

这两个命题中，第一个是一向慎重地、满怀信心地进行一切思考和活动的金日成元帅直接对我说的。这是对朝鲜革命的实际情况和前景做出的不可置疑的英明规定。

另一个命题也慎重地、正确地规定了朝鲜革命的最大任务。

我曾有机会听到他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说，在一个血管里流的血是不可分离的。

这是所有朝鲜人，无论是男子和女子，还是儿童，都具有的

激动人心的共同的感情。 这又是民族最大的向往和最热切的希望。男子们为了在实现统一的那天送给南方兄弟们以大量礼物而辛勤工作，正在储备各种财富和粮食；女人们盼望着同南方的姐妹们结成象那各种各色的高尚的民族衣裳的衣带一样美丽而充满爱情的纽带的那天早日到来；儿童们盼望着能够同南方的儿童们一起在一个游戏场里欢蹦乱跳，把同一种鸟食给祖国的鸟儿吃。

要把朝鲜、朝鲜人民、劳动、公路、国歌和国旗统一起来，这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同志和这个国家人民的最大愿望。

在昔日的某一个时期在朝鲜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的高丽王国曾实现过坚如盘石的大团结。

这一团结，后来在为反对侵略、保卫国土而斗争的几世纪期间一直保持下来了。在反对封建清朝的侵略的斗争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中，即使敌人在一个国土上划定了并非国境的国境，架设了铁丝网和各种大炮，朝鲜人民还是一直团结得坚如盘石，继承了同一血统，并没有分裂。

因此，日本帝国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者及那些主张并强硬地要求把疆土和旗帜、 对内对外政策和风俗习惯都分裂成"两个朝鲜"的帝国主义走狗即实际上同卡因（古代希腊神话里杀害自己哥哥的坏人） 一样的民族叛徒们的政策， 在兄弟中间激起了憎恨，遭到了在金日成元帅的政府下的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即朝鲜半岛和海外的真正的朝鲜人的反对和谴责。

在朝鲜，没有比妄图分裂和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活动更叫人憎恶的东西。

这是因为它意味着带来卖国的、反民族的、反历史的、令人痛心的现实，意味着外部势力的策划和外部势力对朝鲜人民的强制以及对在一个疆土上的儿女的生存和美梦的干涉。

这是美帝国主义把它强加于朝鲜人民身上的结果招致的。

分裂持续了三十多年。造成这一令人痛心的不幸的一切责任在于美帝国主义者。

人们都知道，美国佬的这一分裂主义活动的历史，充满着把分裂强加于朝鲜并阻挠朝鲜统一等种种恶劣勾当。

与此相反，政府、人民、军队、党及其领袖金日成同志为实现统一而采取的态度一向是明确的。

世界上的人们都认为抗日游击队员们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祖国的那天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开辟了在整个半岛上全面建设新祖国、新朝鲜的阶段。

但是，在同一个时期，美国佬爬进了南朝鲜，因而悲剧就开始了。

以三十八度线为界划定的临时的单纯的界线，由于麦克阿瑟军队，变成了固定的界线。他们阻挠了南半部人民参加在整个疆土上建立起来的政权机关——人民委员会，支持金日成元帅的统一领导。尽管如此，在全国范围内举行最高人民会议议员选举的时候，北半部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七的选民参加了选举，南半部不顾美帝国主义的镇压，有百分之七十七点五二的选民参加了选举。南朝鲜的傀儡们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同掌握了一切殖民地特权的美国佬勾结起来炮制了傀儡“政府”。

南朝鲜变成了对北半部即一九四八年九月由全朝鲜人民真正的唯一代表建立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挑衅和法西斯侵略的发源地。

这一侵略，由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于一九五〇年发动的肮脏的战争达到了顶点。结果给被分割成两个部分的朝鲜带来了悲剧和如同死亡的痛苦。

三年后的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其军队迎接了战胜日，但是祖国仍被分裂成两个部分。

金日成同志在着手进行重建共和国的工作的同时，一贯主张统一，并为统一国家，提出了最正当的方案。

南北的全体朝鲜人民都支持了这一主张，特别是南半部人民在只要 说一句统一 就遭很大灾难的 情况下也积极支持了 这一主张。

对美国佬来说，统一意味着损失庞大的财产，也意味着失去用来能够监视和进攻亚洲的一切革命变革的南朝鲜这个武装到牙齿的一大块土地。

卡特政府关于从南朝鲜撤走美军的所有诺言，只不过是一个欺骗宣传而已，是由五角大楼放出的乌黑的烟幕。

对日本人来说，朝鲜的统一意味着他们在花花搭搭的星条旗的庇护下搞的一切生意（贸易地区）遭到破产。

金日成元帅 给全体朝鲜人民 阐明了 统一朝鲜的 三大根本原则：

第一，要不依赖外来势力，不受外来势力的干涉，自主地实现统一；

第二，彼此不诉诸武力来反对对方，而要用和平的方法实现统一；

第三，超越思想、理念和制度的差别，谋求民族大团结。

为了消除成为分裂危机的焦点的南北之间的军事对峙状态，金日成元帅提出了如下的五项建议：

第一，停止增强武装力量和军备竞赛；

第二，把南北军队 分别裁减到 十万或十万以下， 并缩减军备；

第三，停止从外国运进武器和战争物资；

第四，使包括美军在内的一切外国军队从南朝鲜撤走；

第五，南北之间缔结旨在保证解决上述问题和保证彼此不诉诸武力的和平协定。

这一建议，不仅在包括南朝鲜人民在内的朝鲜，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共鸣。世界许多地区的人民、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知识分子纷纷支持这个建议，说南朝鲜傀儡政府应该响应这个建议，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进行对话。

结果，发表了旨在早日实现金日成元帅提出的自主、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这三大原则的“南北联合声明”，组成了“南北协调委员会”。

可是，南朝鲜傀儡及其追随者们抹杀了这一切。他们更加野蛮地镇压了渴望统一的南朝鲜爱国者。以朴正熙为头子的汉城“政权”变成了用各种形式搞肮脏交易的场所，成了亚洲的美国追随者集团。

他们的挑衅不止是这些。

南朝鲜傀儡们提出了“两个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的主张。这完全是分裂主义的阴谋活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粉碎他们的这种阴谋活动，提出了新的建议：为了团结，采取一切积极的措施，召开由各阶层代表参加的大民族会议；为了加入联合国，作为单一政府成立一个以历史上有过的国号为国号的高丽联邦共和国。这一联邦共和国只要人民希望，就可以照旧保留北方和南方现存的不同的政治制度。

但是，傀儡们及其追随者们对此没有作出任何答复。

南朝鲜变成了美帝国主义用原子武器在亚洲大陆上发动战争的最危险的地区。

为了消除将会招致不可挽回的后果的紧张局势，于一九七七年一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政党、社会团体写信给南朝鲜的各政党、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海外公民，建议重新进行旨在实现统一与和平的协商。

信中指出：

第一，实现向往统一的北方的社会主义力量和南方的爱国民

主力量的大联合；

第二，缓和北方和南方之间的紧张局势，消除核战争的危险；

第三，消除民族内部不和的根源，制造民族大团结的气氛；

第四，为协商上述各项问题，召开南北的各政党、社会团体和各阶层人民的代表参加的南北政治协商会议。

全体与会者和爱国人民发出了如下的呼吁：

“如果南朝鲜现当权者取消‘两个朝鲜’政策，停止‘反共’，停止对爱国人民和民主人士的镇压，放弃在‘南侵威胁’的借口下推行的战争政策，那末我们愿意同他们面对面地坐下来，而且也不反对他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历史等待着回答……

从朝鲜人民和朝鲜革命的民族及国际斗争的角度来看，统一是关键性问题。北方正在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支持南朝鲜人民的爱国运动，正在加强同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友谊。这是进步的堡垒。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加入了不结盟运动，其成员国拒绝了南朝鲜傀儡参加不结盟运动。几十个国家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兄弟关系，并赞扬和敬仰对朝鲜革命的主体的领导。在第三十届联合国大会上，以压倒的多数通过了关于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方案。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理胡阿里·布迈丁指出：

“由于金日成主席的领导和主体思想的指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了第三世界的骄傲。”

比谁都熟悉自己的历史事业的金日成元帅，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了这一点和划时代的事变。他说：

“……我国最终地消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经济及技术的落后状态，成为世界先进国家行列中堂堂的一员；我国人民永远摆

脱了过去因为经济落后而受尽种种欺侮和蔑视的处境，作为强大而发达的民族，享有和世界上所有大小民族同等的权利，昂首挺胸出现在国际舞台上。”（《金日成著作选集》第五卷，中文版第三七五——三七六页）

社会主义成了这一革命及其领袖的钢铁基地。

金日成元帅就在这战无不胜的基地、创造的基地、光辉的基地，自豪地总结了过去的业绩， 满怀信心地、 满意地展望着未来。

心怀对他的敬仰之情，谨献这篇表达战斗的、革命的情谊的简短的文章。

（摘自赫纳罗·卡尔内罗·切卡
《金日成，为社会主义贡献一辈子》）